俞曲園先生著

諸子平議

雙流李氏刊

俞曲園先生箸

諸子平議

雙流李氏棃

B
126
.Y87
v.1

雙流李氏栞

諸子平議

俞曲園先生著

B
126
.Y87
v.1

序

曲園先生敘孫仲容先生札迻云余喜讀古書每讀一書必有校正所著諸子平議凡十五種而其散見於曲園俞樓兩雜纂者又不下四十種俞先生好讀書必加校正書經先生讀後則古人受先生之益多矣後之讀古人書者又受先生之益先生前不見古人而古人感謝於泉壤後不見來者而來者歡迎於兩間余往年涉獵諸子有不解者證以先生之平議而瞭然故喜讀先生之書然讀書之心雄於我者不乏其人獨惜先生之書蜀中流傳甚少近聞版片已壞遂絕來源因重刻先

生諸子平議十五種又於此十五種外補刻二十種即
先生所謂散見者也名之曰諸子平議補錄
中華民國十一年歲在壬戌中秋月雙流李天根澄波
敘於念劬堂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譔樾有羣經平議三十五卷已自爲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勦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卽抴之叚字謂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而詩

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
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尙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
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
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
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
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
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
載魄于西而知僞孔傳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
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皇甫謐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
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周乃祠之叚字祠祠即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叚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顚到錯亂讀者難之樾治經之暇旁及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置匧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祕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閼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葢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讎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霨字偉如曰李君鴻裔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

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卿曰沈君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此書足以傳乎抑愛樾而姑以徇其意乎樾固不足以知之

諸子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　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爲飭詩六月篇戎車既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竝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古順訓通用尚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宋微子世家訓並作順是其證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是矣讀璋爲章未得其字璋乃墇字之誤說文土部墇擁也經典多以障爲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墇塞卽墇擁也此云不墇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同義若

非誤作璋亦必改而爲障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杕杜篇不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

正者可置以爲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爲長下文可奉
以爲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形勢
樾謹按祈當讀爲𧗵說文血部𧗵以血有所刏涂祭
也周官或以幾爲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
刏爲之士師職凡刏珥是也或以祈爲之肆師職及
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
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爲刏是知祈爲叚字
矣依說文正當作𧗵凡作幾者𧗵之省凡作刏者音
同也陸德明云刏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刏衈釁

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此云祈羊正毛者曰刉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祭耳卽衈之壞字葢以衈釋刉也刉衈雖有毛羽之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郭璞注曰刉亦割刺之名夫雞豚竝言刉是刉衈通稱之證尹注以鬻羊釋祈羊未乖古義因衈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幷祈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樾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

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樾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即治器又據方言蜀一也謂抱蜀即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一也影宋本弟一卷音釋曰蜀音獨宋謂猶乃獨字之誤是固然矣然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當作抱檲檲即櫝字也詩葛生篇傳韣而藏之釋文曰韣本作檲又作櫝是韣檲櫝三字通用古者國之

寶器皆櫝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而陳國所分肅愼氏之貢亦藏於金櫝事見魯語抱櫝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櫝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櫝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樾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

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然則蜚蓬之問卽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見矣[illegible]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樾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眾必比之此未達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遒便易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材兆物韋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裁大者眾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

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裁字竝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曉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

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人之懷卽尹注之迂回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當據後解訂正

曙戒勿怠後稺逢殃

樾謹按既勿怠矣又何逢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曙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樾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尙書堯典賓于四門鄭

注以賓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
上文云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樾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
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權修

樾謹按刑當作形孝經形于四海釋文曰形又作刑
荀子彊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形同成相篇讒夫弃
之形是詰注曰形當爲刑是形刑古通用也惡之有
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徵驗

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水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水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閒欺

樾謹按尹注曰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閒欺並言之本旨閒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閒左穀竝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 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況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

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

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薇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樾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仁乃人之叚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卽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衆人卽衆也

草木不植成

樾謹按植本作悳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

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竝其證也此云草木不悳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悳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葢言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𠂤宀交覆深
屋也𠂤猶衆也以屋覆衆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
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别製从
食之館字說文𠂤部有官食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
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
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屨注曰官
謂朝廷治事處皆即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
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
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既布乃致
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即致令于君則

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卽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子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卽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

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牽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

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樾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與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 乘馬

樾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

通矣葢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卽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葢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

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删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繹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樾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

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旣夕篇
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樾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
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
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
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樾謹按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
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縣

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三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此即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樾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爲義解曰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爲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績曰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漑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漑可以比於澤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
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
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
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
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
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
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
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
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
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

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誤春秋繁露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爲潦以潦爲旱兩義顛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爲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爲善此注非也辟卽闢之叚借字闢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誼卽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 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爲語辭王氏引之釋詞

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葢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

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主則不然

樾謹按實乃寶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枉

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叚叚字古作皀闕其上半則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叚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叚主猶彼稱叚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即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 版法

樾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悳字之誤古德字也悳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悳故版法解曰天悳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悳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樾謹按嗣讀爲司尙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敺養 幼官

樾謹按毆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爲苗害者時毆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毆當讀爲嘔莊子人閒世篇以下傴拊人之民釋文引崔注曰傴拊猶嘔呴謂養也字亦作嫗禮記樂記篇煦嫗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嫗覆育其義正同嘔卽嫗也養卽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葢榮華二字義本相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

行夏令華行春令榮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僇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此妄說也僇者翏之叚字說文彡部翏細文也器成於僇與下句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翏聲與翏聲相近故穆字從翏得聲而昭穆或爲昭繆穆公或爲繆公然則以僇爲翏猶以繆爲穆矣

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

樾謹按戒一字爲句承上爲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秋冬夏之常祭倉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倉者飭之壞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爲儀說文人部儀行貞也廣雅釋詁儀

袤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是以義爲俄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卽立四義而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叚借之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侯旣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

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卽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旣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一至則太疏闊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人部僟精謹也幾卽僟之叚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由守不愼

樾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陴

死亡不食

樾謹按倉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卽此飭字之義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樾謹按爲詐當作僞詐爲乃僞之叚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是其證

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樾謹按執讀爲慹漢書陳萬年傳豪彊執服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悑也悑卽今怖字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慹與上文審於

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恡執失之

愼將宿五輔

樾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愼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相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旣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俻俻誤作脩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然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

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竝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葢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竝同此

毋監于讒 宙合

樾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啗監本從䘓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嚂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嚂其口嚂卽啗字葢古或以監爲啗因卽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叚字淮南子作嚂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葢卽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樾謹按說文癶部癶足剌癶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卽

乖之叚字刺乖則有不正之意故與正爲對文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撥弓曲矢中亦是以撥爲乖又或以發爲之考工記弓人曰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不依其樂

樾謹按依讀爲殷禮記中庸篇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然則管子書以依爲殷正齊言耳不殷其樂謂不盛其樂也說文㐆部曰作樂之盛稱殷

業明而不矜

樾謹按業明而不矜謂業盛而不矜也淮南說林篇

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威字之誤其威可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爲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

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
卽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瀷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酒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薄字卽
酒之叚字廣韵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卽
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酒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
踰瀷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酒是水
之淺者因以薄爲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樞言

樾謹按無字衍文旣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

日不食無國土而行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𢀳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埶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矣

雙流謝家玉覆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

諸子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管子二

敎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衆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

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
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𠬝聲古或止作𠬝與及相似
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
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尚書呂刑
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
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
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
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

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

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衺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叚借之旨

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卽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

樾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去乃法字之誤言法本非其人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故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樾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絕而定

樾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 重令

樾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爲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樾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

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爲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 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失其旨矣

況主倨傲易令

樾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
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
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儗謂其人有善即從而軒冕之不
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儗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
有罪即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
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

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豈上有私寵即可以軒冕許儗之下有私憾即可以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謂之媒言君臣會合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

亦通用也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嘏于主人鄭注曰古文嘏爲格瑕之爲格猶嘏之爲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

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譌因
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
輕其產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
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
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攷則此文尙有錯誤當作
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樾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强以制

樾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强可縱然縱字殊爲無義當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强以制謂有制則强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

佾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
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閡也旁通而不
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
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
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
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

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敎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樾謹按諸敵字竝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敎之
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
命而適者則敎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
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敎者不能用適
卽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既
不利敎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

不一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敎之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尙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閒 大匡

樾謹按廣者曠之叚字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

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
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樾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糾然上文曰夫國
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
必屬諸兒子糾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
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樾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

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卽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竝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糺一人死也尹注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挋儀禮士喪禮挋用巾古文挋作振

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刷同義此云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叚字尹注曰振救也未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樾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樾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並用且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文故爲說之

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召忽雖不得衆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尚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鄭君注尚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尹注不知祿爲錄之叚字而云空食齊國之祿夫食
齊國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
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葢卽上語而申
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
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

同此說非也葢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卽其例也當讀國病為句臣願賞而無罰為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衞國之敎危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衞國之敎危謂其政敎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魯邑之敎好邇而訓於禮

樾謹按邇當讀爲爾說文㸚部爾麗爾猶靡麗也然

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也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

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爲摲文選長揚賦麾城摲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摲拍取也摲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

樾謹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葢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
乘馬篇曰士閒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
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並稱
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葢自有
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

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
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
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
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
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摙是其證也連
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
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樾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

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敎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卽可證此文發

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中匡）

樾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已飲酒也仲父猶仲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葢自毛公解尙父爲可尙可父鄭君亦以尙父爲尊稱後人

因疑仲父之稱猶尙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尙父亦
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
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衞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爲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猝
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僇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小匡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葢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爲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illegible]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埶文類聚禮部能作

乃漢書何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乃作能竝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樾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奉公子糺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小白得天而公子糺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違戾甚矣

糞除其顚旄

樾謹按尹注解顚旄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顚毛韋昭注曰顚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糞字疑𢍏字之誤糞篆文作𦰏與𢍏字相似故誤也𢍏卽今所用頒賜字亦或以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𢍏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𢍏也除乃敘字之誤敘與序通𢍏敘卽班序也𢍏誤作糞後人乃改敘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嘗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

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耰之是其證惟齊語
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
矣因俗書總字作揔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
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
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樾謹按政乃征之叚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存曾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鄢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鄢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鄢陵又爲一事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泠支
樾謹按制乃掣字之誤齊語作掣令支韋注曰掣擊
也
握粟而筮者屢中
樾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
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旁正謂此類
而蓬蒿藜藋並興
樾謹按藋乃藋字之誤卽藋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藜
藋柱乎鼪鼬之徑釋文曰藋本或作藋

⿰木⿱亠囷載而歸

樾謹按⿰木⿱亠囷字當從禾卽稛字也說文禾部稛絭束也從禾囷聲此作⿰木⿱亠囷者又變從⿱亠囷聲⿱亠囷字亦從囷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培夏

樾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卽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樾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

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大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賓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賓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

五子不合遂幷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葢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入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莫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莫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則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二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

德淸俞樾

管子三

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霸形

樾謹按尹注曰紉猶摩也此訓未知所本楚辭離世篇情素潔於紉帛王逸注曰紉結束也紉胸疑卽結束之義亦若僖二十八年左傳魏犫束胸歟

於是令之縣鍾磬之榬

樾謹按尹注曰榬所以嚴飾之此未得其義也玉篇木部榬禹煩切絡絲籰也或作簑說文無榬簑二字

蓋卽繯字說文系部繯落也落與絡通廣雅釋器曰繯絡也此文檴字當訓爲絡又下文兩言鍾磬之縣疑此文本作於是令之檴鍾磬之縣陳歌舞竽瑟之樂故下文曰於是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卽承此文而言也所謂檴鍾磬之縣者鍾磬本在縣更從而繫絡之使牢固也尹注飾字雖非而嚴字則是觀尹注以嚴飾爲解疑其所據本正作檴鍾磬之縣故解爲嚴飾若如今本則爲縣鍾磬之嚴飾矣於義豈可通乎

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

樾謹按此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止卽禁也故下文曰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後人因下文是禁字遂改不止爲不禁而傳寫者又或誤合之故宋本作楚取宋鄭而不止禁也今本作不知禁則又因止禁連文於義重複故易止爲知耳夫楚取宋鄭而不止者非不知也乃不能也不曰不能禁而曰不知禁是可見其文之誤矣下文曰知失於內兵困於外知失於內猶云計失於內此知字乃智慮之智非知識之知不得因此而疑本文之非誤也

東存吾公於南

樾謹按此承上西伐秦北伐狄爲文自秦而言則晉在東矣自狄而言則晉在南矣故曰東存晉公於南尹注曰自伐楚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此得東字之義而未得南字之義

兼正之國之謂王霸言

樾謹按上之字疑宅字之誤宅卽他字也故尹注曰兼能正他國者王

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樾謹按伐乃代字之誤上文化人易代宋本代誤作伐卽其例也管子原文本作世不謂貪言一世之人

不以爲貪也唐人避諱改世爲代因又誤爲伐耳

國在危亡而能壽者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能壽猶能保也晏子春秋雜下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亦猶保三族也說文土部𡏟保也古壽字作𠷎與𡏟字竝從𠷎聲故義亦得通矣

繼最一世

樾謹按繼乃彊字之誤草書糸旁與弓旁相似又涉上文繼絕世而誤耳下文云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宋本作彊最一代代卽世也然則此云彊

最一世彼云彊最一代兩文正同此彊字誤爲繼彼
代字誤爲伐而兩不可通矣
因其大國之重
樾謹按其字衍文下文因彊國之權因重國之形竝
無其字
霸王不在成曲
樾謹按尹注曰在於全大體然成曲之義殊有未安
曲疑典字之譌霸王不在成典言圖霸王者不必拘
守成法也曲與典形近而誤國語周語瞽獻曲注曰
曲樂曲也宋明道二年槧本如此今本曲皆作典是

其例矣

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

樾謹按齊讀爲濟詩載馳篇不能旋濟毛傳曰濟止也周易雜卦傳既濟定也定亦止也天下之兵可濟謂天下之兵可止也上文云彊國之兵可圉也圉亦有止義

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問

樾謹按行此道也乃總承上文以起下文尹注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作一句讀大謬王氏讀書雜志已辨正矣尹解舉知人急爲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亦

不然收民篇地辟舉則民留處尹彼注曰舉盡也此舉字義與彼同舉知人急者盡知人急難之事也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

樾謹按離讀爲儷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也不養而出離謂出而儷偶於他族若後世贅壻矣

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樾謹按尹注曰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然身任士職以家臣自代疑無是理卽有之亦私事無從核其數也士葢

出字之譌言身出而以家臣自代也隸書出字或似
士如賣之爲賣敖之爲敖皆是故古書士出二字往
往相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詳言之
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
人
樾謹按尹注曰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
此釋率字未得其義小匡篇曰十邑爲率十率爲鄉
然則率子弟者率之子弟也下文曰男女不整齊亂
鄉子弟者有乎鄉子弟率子弟蓋當時有此名尹氏
不達以謂由國子弟率之使然非其義矣國子弟與

率子弟文正相對

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

樾謹按冗乃問字之誤與上下文一律尹注不釋冗字則所見本未誤也

是其事

樾謹按是猶視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暘倞注曰是蓋當爲視卽其證也上云視其色此云是其事文異而義同尹注謂是正其事失之

遏信傷德

樾謹按尹注曰遏人失信故傷德也然遏人失信不

得謂之邊信於義殊不可通邊當讀爲籩籩卽今篾字
也玉篇竹部籩篾也然說文無篾字籩卽篾也籩信
者小信也小信傷德正與上文小利害信小怨傷義
一律尚書君奭篇文王蔑德正義引鄭注曰蔑小也
然則小信謂之籩信猶小德謂之蔑德矣顧命篇敷
重蔑席孫氏星衍疏曰蔑俗從竹當爲蔑卽籩叚音
字據此知籩爲正字蔑爲叚字篾爲俗字管子之籩
信與尚書之蔑德文異而義同矣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
功成
戒

樾謹按云字陳字皆絕句下而萬物化言天氣下行而萬物自化也下而萬功成言君道下行而萬功自成也王氏引之謂云即運字得之謂上句下字涉下句而衍則非也兩句一律不得參差由失其句讀故耳

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

樾謹按妾人聞之當作妾聞之先人侈靡篇作吾聞之先人是其證

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樾謹按尹注曰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此注

於義未安矍疑獲字之誤隸書獲字或作獲見祝睦碑又或作獲見靈臺碑其左旁皆與矍相似缺其右旁因誤爲矍矣請者問也儀禮士昏禮聘禮鄭注竝曰請猶問也君請者君問也君請獲已乎言君有所問不得已而爲此對也下文將歷言鮑叔牙諸人之短故以此發之

東郭有狗嘊嘊旦暮欲齧我猳而不使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據宋本朱本注中猳字作枷訂正文猳字爲枷字之誤又云枷者迦之叚字引說文迦互令不得行以說其義竝勝舊解惟讀我字絕句則

猶未爲得也此當以旦暮欲翳爲句我枷而不使也爲句我者管仲自我也

用日維夢　參患

樾謹按尹注曰用吉日襲吉夢此不然也雖武王伐商有筮襲於夢之說然亦偶然之事豈用兵者必以夢爲主乎今按夢覺字依說文本作㝱非此夢字夢隸夕部與夜篆相次其說解曰不明也然則夢之本義爲夜不明故此以夢與日對用日維夢謂將於其日有事必先於其夜預爲之計是所以用日者在夢故曰用日維夢也因經傳夢字皆㝱之叚借而無用

其本義者故於此文莫得其解耳
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君臣上
樾謹按修與從二義不倫修乃循字之誤下文云下
之事上也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正作循義從令
可證此文修字之誤
上下相希
樾謹按希讀爲睎說文目部睎望也上下相睎謂上
下相望也故下句曰若望參表
其誠也以守戰
樾謹按誠當爲成言人嗇夫敎成之後可用以守戰

也涉上文賞在信誠句而誤爲誠耳然誠與成古亦通用

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上云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此云法制有常則民散而上合兩文正相對散者散其朋黨也昔文王庽政於臧丈人而列士散植壞羣見莊子田子方篇此所謂民散卽散植壞羣之義後人不達其旨而妄增不字非管子原文也

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

樾謹按奉乃救字之誤上云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

也此云奔走而救其敗事不可勝救也兩文相對今誤作奉其敗事不特義不可通且與不可勝救句亦不合矣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

樾謹按主當作立涉上文兩主字而誤下文曰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身立德正卽承此文立身正德而言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樾謹按尹注曰君意委曲隨於女謁若倉之充口其說甚迂且如此則君倉婦人之意非婦人食君之意

矣食當讀爲蝕周易豐彖詞月盈則食釋文曰食或作蝕是古字食與蝕通說文虫部蝕敗創也婦人能蝕其意者婦人能敗其意也正與下文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文義一律下篇云便辟不能食其意義亦同此

是故歲一言者君也

樾謹按周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司農注曰言言問其不如濾度者此言字與彼同義歲一言者謂每歲一言問其不如濾度者也下文云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言問亦有省察稽考之意尹注曰謂正歲

之朝布之縣象是未解問字也

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

樾謹按兩若字竝當訓乃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國語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此文言君必知其臣乃任之以事臣必知己乃量能而授官授當作受周官典婦功職曰凡授嬪婦功司儀職曰登再拜授幣鄭注竝云授當爲受是古授受得通言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謂量能而受

官矣

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君臣下

樾謹按功當作貢說文貝部貢獻功也貢能於上猶上文言歸親於上也周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曰貢荀作功是功貢相通之證

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

樾謹按尹注曰讓猶距也然此以治斧鉞治軒冕者言非以受之者言尹解讓字殆非其義讓當讀爲攘禮記曲禮篇左右攘辟鄭注曰攘古讓字是攘讓古字通也此文兩讓字竝當爲攘竊之攘不敢讓刑不

敢讓賞謂不敢擅竊刑賞之權也

穆君之色

樾謹按續漢祭祀志注引決疑要注曰穆順也穆君之色卽順君之色下句曰從其欲從亦順也尹訓穆爲悅未得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樾謹按偏者車數卒者人數成七年左傳杜注引司馬法曰百人爲卒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是也有偏卒之大夫蓋謂大夫之家有車徒者耳尹注未得

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樾謹按威乃戚字之誤戚者滅也劉氏績謂是戒字之誤非是

若稽之以眾風若任以社稷之任

樾謹按兩若字並當訓乃說詳上篇此承上文而言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乃稽之以眾風乃任以社稷之任也眾風者眾人之風謠尹解非是

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 小稱

樾謹按尹注斷去惡充三字爲一句解曰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此說殊未安去惡充以求美名七

字爲句惡充美名相對成文詩山有扶蘇篇毛傳子
充良人也正義曰充者實也呂氏春秋正名篇不肖
者之充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高誘注竝訓
充爲實然則惡充者惡實也正與美名相對求乃來
字之誤上文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字正作來可證也
去來亦相對成文去惡充以來美名謂自我而去者
爲惡實自人而來者爲美名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
曰又可得乎上文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此皆惡
之實也尹氏不知充有實義故失其解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

樾謹按身上衍之字葢涉上文澤之身去之身審行之身審去之身四句而衍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兩文相對今作之身者於義難通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酒食則慈 四稱

樾謹按酒食則慈謂有酒食必分以予人以見慈惠之意也或疑其當作辭非是

見賢若貨

樾謹按此本作見貴若貨與下句見賤若過相對成義謂見貴者則趨之若貨財然見賤者則若行者之

相過不相顧也因涉上句以攻賢者句而誤貴爲賢
尹注曲爲之說非是
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唯趣人詔
樾謹按鬬一作通詔一作訟竝當從之不友善士故
讒賊與通不彌人爭故唯趣人訟四句之義皆上下
相承而通與訟又韵也今作鬬詔則失其韵矣訟之
與詔以形似而誤鬬字則因注文而羼入者尹注云
其見人爭則恣令鬬無彌縫之心此自解不彌人爭
之意鬬卽爭也豈正文有鬬字乎
遷損善士

樾謹按尹注曰善士則遷改而損弃之疑正文及注文損字均捐字之誤惟是捐字故尹氏以弃字足成其義耳宜訂正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亙天子故平 侈靡

樾謹按應亙天子義不可通亙疑卽養之壞字應之言承也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釋文引李巡注曰小者聲音相承故曰應應承也說文手部承奉也然則應養猶奉養也言耕以自養而以其餘奉養天子也養字闕其上半而誤爲亙尹氏曲爲之說曰有時有賦曰亙謬矣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樾謹按尹注曰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如注義則當云今周公之法於文方足不得但云今周公也疑周公二字乃用法二字之誤法字奪水旁止存厺字與公相佀因誤為公後人因用公二字無謂妄加口於用下而為周字耳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曰今用法謂時所用法也後人據已誤之正文而改注文遂幷注義而不可通矣

而死民不服

樾謹按此本作而民死民死不服言民至死不服也民死

二字傳寫誤倒尹注遂斷而死二字爲句失之矣
若夫敎者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
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
流水使人思之
樾謹按動人心之悲當作動人心以悲與下文動人
意以怨一律古以而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動人心以悲猶云動人心而悲也動人意以怨猶
云動人意而怨也今作之悲則不詞矣蓋涉上句有
之字而誤耳藹然若夏之靜雲當作藹然若夏雲之
靜與上秋雲句一律惟雲不能及人之體尹注增成

其義曰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此曲說也疑
管子原文本作藹然若夏雲之靜動人意以怨與上
文摽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以悲相對成文乃及人
之體當在鵾然若謞之靜下鵾然句不可解疑當作
寫然若高山與下蕩蕩若流水相對成文山字與篆
文之字相似而誤又涉上文夏雲之靜句而衍靜字
後人因若高之靜義不可通乃加言旁作謞耳鵾字
字書所無乃寫字之誤因其字從宂從鳥篆文宂字
與隸書冃字相似傳寫者誤從冃後人因從冃之字
皆在左旁作月因變而為鵾矣墨子備城門篇有櫝

字卽實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墨子可以爲證乃及人之體乃字衍文卽及字之誤而複者也及讀爲岌文選羽獵賦天動地岋注引韋昭曰岋動貌窵岌若高山岋人之體言如登高山動人之體也管子此文最舛譌難讀今考正之如此

薄德之君之府囊也

樾謹按尹注但云德薄之君皆囊而藏之不釋府字之義疑府乃所字之誤隸書所字作所與府相似而誤管子原文本云薄德之君之所囊也故尹注止解囊字也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

樾謹按尹注解易卿句曰黜不肖立仁賢解易事句曰去故而取新皆非管子之意也管子蓋謂鄰國之君俱賢則不得王故必待其有變忽然而易卿忽然而易事皆就鄰國言之易卿而移易事而化皆謂變而不善使我有可乘之機也故下文曰變而足以成名尹注失之

故日月之明

樾謹按故疑放字之誤唐石經桓九年穀梁傳則是

放命也今本放誤作故即其例也放日月之明正尹注所謂與日月齊其明者若作故字則文義未足矣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樾謹按上長字衍文下長字當訓爲上呂氏春秋貴公篇用管子而爲五伯長勿躬篇雖不知可以爲長高注竝曰長上也此文當以吾君來獵爲句君長虎豹之皮爲句君長虎豹之皮者君上虎豹之皮也與下文上金玉幣上甲兵文異而義同尹注曰君好虎豹皮故來獵則其所據本尚未衍上長字若如今本則君長二字連文君長虎豹之皮文義未明尹何以

云君好虎豹皮乎注文好字正釋長字之義長卽上
也上之是好之也後人不達誤以君長連讀遂於上
句亦增長字而文義失矣
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
樾謹按百乃自字之誤言自振作而食非獨自爲也
兩自字正相應因涉上句百姓字而誤自爲百文不
可通
有雜禮我而居之
樾謹按有當爲肴我當爲義並壞字也肴讀爲殽說
文殳部殽相雜錯也漢書食貨志殽雜爲巧亦以殽

雜連文

强而可使服事辯以辯辭智以招請廉以標人堅强以桒六廣其德以輕上位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

樾謹按國亡之郄當依注作亡國之郄與下文成國之法正相對成文然則此七句者非美事也而尹注皆失之今爲釋其義曰强而可使服事者言下不順從上令强之而後可使服事也辯以辯辭者下辯字當讀爲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其例也謂以辯給變亂人之辭也智以

招請者請讀爲情荀子成相篇聽之經明其請楊注曰請當爲情是其例也國語周語曰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此招字義與彼同言恃其智以招人之情實也廉以標人者標讀爲剽後漢書崔寔傳剽賣田宅李賢注曰剽一作標是其例也說文刀部剽砭刺也廉而剽人言恃其廉而傷人也堅强以乘六者尹注曰君能堅意强力以乘上之六者然上文竝無六者注說非也六乃下字之誤草書相似故也國語周語曰乘人不義韋注曰乘陵也堅强以乘下言堅强以陵下也廣其德以輕上位者位字當屬下讀廣其德以

輕上與堅强以乘下正相對成文言廣樹其德以分上之權若齊之陳氏也位不能使之而流徙者位字據尹注作任故云可以分其上之任是位乃任之誤也此文當作任不能而使之流徙言不能之人任之以事而使之得罪流徙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今而字在使之下乃傳寫誤倒又誤任爲位而屬之上句遂不可曉矣

好緣而好駔

樾謹按上好字乃惡字之誤尹注曰緣卽捐也怯惡者必亂故弃之是其所據本正作惡緣惟尹解此句

未得其義緣之言循也廣雅釋詁曰緣循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緣循仗物而行者也然則緣與騶義正相反惡緣而好騶謂惡因循而好壯健也

開國閉辱知其緣地之利者

樾謹按以下文證之其字當在開字之下閉字乃門字之誤辱知下有神次二字而今奪之管子原文本作開其國門辱知神次下云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辱知神次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斝皆舉此文而釋之也因傳寫奪誤遂不可讀尹注以知其二字屬下緣地之利者爲句不知緣地之利者亦是舉

上文而釋之不當有知其二字也

奈其斝辱

樾謹按辱字當屬下知神次者爲一句乃覆舉上文而釋之也奈其斝三字竝衍文卽下文執其斝之誤而衍者執字闕壞止存左旁之㚔因誤爲奈矣尹曲爲之說非是

若是者必從是囂亡乎

樾謹按尹注曰囂卽梟字也洪氏筠軒曰囂疑器字之譌王氏讀書雜志從之謂尹注亦似作器字解其實非也此字實偏之古文說文偏相敗也從人䦈省

聲管子疑本作器亦從人從畾省而止省去中閒一回猶鸓字從鳥畾省聲與儡字同而籀文作鸓止省去中閒一回也儡之義爲相敗故以儡亾連文猶言敗亾也字誤作器於是其字義俱失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

樾謹按尹注以大王亶父爲說非也古之賢王多矣何獨舉一亶父乎大王葢泛言古之王者曰大者尊之之辭猶言盛王也說詳羣經平議禮記

賤寡而好大

樾謹按法法篇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尹

彼注曰大猶衆也然則賤寡而好大猶賤寡而好衆

謂不問是非曲直但以衆寡爲斷也尹此注非

先後功器事之治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尹注曰功有大小器有精麤各

定其先後之差也是其所據本無事字

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

樾謹按掌當爲黨字之誤也祭禮有賓主故有賓黨

主黨天子諸侯之祭亦然故曰君臣黨

無使其內使其外

樾謹按此當作使其內無使其外與下句使其小毋

使其大一律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樾謹按如以予人財者如以予人食者當作如以財予人者如以食予人者不如無奪時當作不如無奪其時

親戚之愛性也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亦曰親戚韓詩外傳曾子曰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也親戚之愛句性也正見人子之於父母其愛出於天性與君臣之以義相屬

者不同也尹注非
人死則易云生則難合也
櫶謹按說文雨部雲山川气也從雨云象雲回轉形是云字本象回轉之形故有旋繞之義詩正月篇昏姻孔云毛傳曰云旋也鄭箋曰云猶友也葢旋繞即有相親之義故得訓友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有與友通古者謂相親曰有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云訓有即相親有也襄二十九年傳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猶言其誰親之也此以易云難合相對爲文易云者易親也古人族葬故有死

則易云之說下文多賢可云亦言可親也故下曰則
士云矣言士親之也尹注以爲可言非是
其亟而反其重陔動毀之進退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尹注曰或遲重滯凝久而不去
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是三者並
列不當有之字
禨之亦變
樾謹按亦乃天字之誤亦古作夾與天字相似又涉
上句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因而致誤禨之天變與下
句觀之風氣兩句一律尹注非

古之祭者有時而星有時而星熺有時而熰有時而胸

樾謹按此四句皆以天象言謂方祭之時天象不同如此卽上文所謂視之天變觀之風氣也星者詩定之方中篇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晴也次句星字涉上句而衍當作有時而熺熺者禮記樂記篇天地訢合鄭注曰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正義曰言天地氣之蒸動猶若人之喜也熺熹一字耳熰字他無所見疑亦以氣言胸者昫字之誤說文日部昫日出溫也

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樾謹按應字若字皆衍文也尹解上句曰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爲祈福祥而祭之不釋應字之義則上句無應字也應卽廣字之誤而複者耳尹解下句曰言祭時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也以花落連文卽正文華落字也然則華落兩字之閒不當有若字因注言若花落遂誤羼入正文耳管子原文本作鼠廣之實句陰陽之數也華落之名句祭之號也雖其義不盡可通而其文猶可考也華落對文鼠廣疑亦對文漢書五行志曰鼠盜竊小蟲憙者以鼠喻小故與廣對歟

諸子平議卷三

雙流謝家玉覆校

1385

諸子平議卷四

德清俞樾

管子四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上

樾謹按此不當有故曰二字涉下解而衍

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樾謹按宋本作神不留處當從之下解曰不潔則神不處是其證

求之者不得處之者

樾謹按下之者二字衍文也求之者不得處謂不得

其處也尹注謂不知其處而得之是其所據本衍

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

樾謹按伐乃貸字之誤貸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代因誤爲伐矣據下解曰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以無過釋不伐則不伐是不貸之誤明矣禮記月令篇宿離不貸鄭注曰不得過差也是貸之義爲過差周易豫彖傳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忒與貸同日月曰不過四時曰不忒文異而義不殊然則此文言不貸而後解言無過正合古義且言天地者當美其不

差貸不當言不伐天地之大誰能伐之乎於義求之既不可通貸字與上文邑字則字爲韻今誤作伐則於韻求之又不合矣是不可不正也

以無爲之謂道

樾謹按以衍字尹注曰無爲自然者道也是無以字

法者所以同出

樾謹按尹注曰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如其說當曰與禮同出乃曰所以同出義不可通矣出疑世字之誤世隸書或作卋故與出相似而誤也所以同世謂所以齊同一世之人下文曰故殺僇禁誅以一之

也卽所以同世之義

莫人言至也

樾謹按此云莫人句言至也下云不宜句言應也又云不顧句言因也皆釋上文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之義不宜卽不義也然則莫人乃直人之誤疑管子原文本作直人言正也蓋以正釋直禮記曲禮篇直而勿有郊特牲篇直祭祝於主鄭注竝曰直正也以正釋直乃古義也直與莫正與至皆以形近而誤

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樾謹按非吾所顧當作非吾所取此與上文應也者

非吾所設相對成文據下文云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又云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竝以所設所取對言故知此文亦當作所取也廣雅釋詁取爲也尹氏作注時文尚未誤故釋其義曰非吾所爲故無顧以爲訓取正本廣雅義或據尹注謂正文亦當作爲則是尹氏㝠舉正文無所訓詁無爲貴注矣

闕其門

樾謹按據上文是開其門此誤開爲闕

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禮記月令篇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是其證也此言變化則僞生僞生則亂而尹氏以本字讀之曰謂有爲於營生失之

慕選者所以等事也 心術下

樾謹按慕乃纂字之誤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是選有齊義韓詩作舞則纂兮葢選與纂聲近而義通此云纂選者所以等事也正以纂選之義竝爲齊也賈子等齊篇

曰撰然齊等是其義也纂與慕字形相似因而致誤

尹注曰或占慕之或選擇之失其義矣

金心在中不可匿

樾謹按尹注曰金之爲物彌精心之爲用彌明故比心於金此說迂曲誠不可從劉氏績謂當依內業篇作全今按內業篇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此劉所據也又曰心全於中形全於外則所謂全心者或卽心全之說然心全於中文義俱安全心在中則有未安矣內業篇又曰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疑金心全心皆正心之誤正誤爲全全又誤爲金耳正心者誠心也論

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鄭注曰魯讀正爲誠是正與誠古得通用誠心在中則自不可得匿矣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下文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義亦同此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

樾謹按兩之字皆心字之誤此承上文正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而言正心者誠心也言明王誠心以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誠心以惡天下故天下可離也下云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

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正見愛惡之在於心
耳若但云明王之愛天下暴王之惡天下安見其愛
不以貨惡不以刑乎又按貨字乃賞字之誤賞與刑
相對爲文今作貨則不倫矣內業篇云賞不足以勸
善刑不足以懲過彼篇文義多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白心
檝謹按此本作出者而不傷人傷人者自傷也今本
奪傷字入卽人字之誤尹注曰出者旣主生則不當
傷人遺而傷人是還自傷也注中有兩傷人字知正
文必有兩傷人字注中無入字知正文亦無入字矣

故曰有中有中

樾謹按此本作不中有中故尹注曰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今誤作有中有中義不可通

孰能已無已乎

樾謹按已無已猶云我喪我也尹注曰能效天地者其唯忘已乎此乃說其義如此王氏念孫謂已無已當作忘已非是

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觽解不可解而後解

樾謹按王氏讀書雜誌曰此當作事有適句無適而后適句觽有解句不可解而后解句言事之有適也

必無適而后適觽之有解也必不可解而后解其說
誠是然必改參差之文法以爲整齊轉非古書之舊
矣小爾雅廣言曰若乃也管子書君臣上篇若任之
以事若量能而授官下篇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
稷之臣諸若字竝猶乃也此文若有適亦當訓爲乃
有適言事有適而無適乃爲有適觽必解其不可解
而後能解也如此則從舊讀義自可通無庸增改
爲善乎毋提提
樾謹按提當讀爲湜說文水部湜水清底見也從水
是聲詩曰湜湜其止爲善毋湜湜者卽老子知其白

守其黑之意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以湜湜爲戒湜與提竝從是聲古音相同得相通用尹注曰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是誤以本字讀之淮南子說林篇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提提與的的竝言其義可見高注曰提提安也亦失之矣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剌剌者不以萬物爲筴

樾謹按筴字義不可通當讀爲㥦說文心部㥦快也廣雅釋詁㥦可也不以萬物爲㥦正與不以天下爲憂相對言萬物不足以快其心也筴㥦竝從夾得聲故叚用之耳

知苟適可爲天下周

樾謹按周字無義疑君字之誤可爲天下君猶下文言可以爲天下王也君古文與周相似而誤

君親六合以考內身

樾謹按此君字乃周字之誤與上文可互證尹注曰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葢以遍釋周是其所據本未誤也惟親字無義尹亦無注或視字之誤周視六合其義甚明故尹注不及耳

無遷無衍

樾謹按尹注曰無遷移無寬衍然遷移與寬衍兩意

不倫恐非也衍當讀爲延周官大祝二曰衍祭鄭注曰衍字當爲延又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注曰衍讀爲延詩椒聊篇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十九引作蕃延盈升是衍延古通用也遷延乃疊韻字古有此語襄十四年左傳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也無遷無延猶曰無遷延耳不當分爲二義

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水地

樾謹按淡字義不可通尹注曰能濟諸生以適中故曰淡亦未知淡字作何解也淡疑本作澹淮南子原道篇富澹天下而不既齊俗篇智伯有三晉而欲不

澹高注並曰澹足也又主術篇求寡而易澹注曰澹給也蓋贍足之贍說文無之古人書贍字每作澹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字皆作澹師古注並云澹古贍字是其證也水兼利萬物諸有生之物皆于水取給故云諸生之澹正合古人澹字從水之義而後人又以澹淡爲一字文選潘安仁金谷集詩綠池泛淡淡注引東京賦淥水澹澹云澹與淡同於是諸生之澹改爲諸生之淡而其義始晦矣

違非得失之質也

樾謹按違當讀作韙隱十一年左傳犯五不韙杜注

曰韙是也韙非猶曰是非正與得失一律

萬物莫不盡其幾

樾謹按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曰幾期也萬物莫不盡其幾言無不盡其期也猶云終其天年耳尹注非

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

樾謹按淑當作啾湫當作啾竝以聲言說文口部啾嘆也啾小兒聲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蟜與慶忌

樾謹按生字衍文也據下文云或世見或不見者蟜

與慶忌無生字可證

涸川之精者生於蟡

樾謹按於字衍文王氏讀書雜志已訂正矣惟此文尚有可疑上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是則當有生字者也若此文言涸川之精者則卽是蟡矣何得更言生乎據太平御覽妖異部法苑珠林六道篇引此文川下竝有水字疑管子原文本作涸川之水生蟡因涉上文此涸澤之精也而誤若此文已云涸川之精者生蟡而下文又云此涸川水之精也則於文義複矣知非管子原文也

秦之水泔㝡而稽𣃁滯而雜

樾謹按尹注曰㝡絕也稽停留也謂秦之水絕甘而味停留葢尹所據本作甘㝡而稽故其說如此然義實未安當以今本爲長說文水部周謂潘曰泔潘淅米汁也冂部㝡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㝡此二句之義葢謂泔汁會聚而停留淤泥沈滯而混雜也尹據誤本爲說非是宋本㝡作㝡則依尹注爲文耳未足據也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

樾謹按齊與晉聲相近周易釋文曰晉孟本作齊是

也管子原文本作晉之水聲誤爲齊校者旁注晉字傳寫并入正文遂作齊晉之水矣尹注謂是齊之西而晉之東此曲說也王氏雜志謂涉上文而誤夫上文有齊之水楚之水越之水秦之水何獨誤作齊乎是猶未明其致誤之由也又按運字無義乃渾之叚字惟其枯旱是以渾濁故曰枯旱而渾也

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四時

樾謹按使不能爲惛下有闕文據上文使能之謂明聽信之爲聖則此文當有聽不信爲忘六字忘讀爲芒莊子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釋文曰芒

昧也蓋與惛同義七臣七主篇有芒主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

樾謹按直當爲悳乃壞字也悳古德字言爲下者自以爲德也九變篇曰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蓋有數焉注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此文悳字義與彼同因字誤爲直尹氏卽以肆直釋之誤矣

星者掌發爲風

樾謹按此本作星掌發發爲風與下文日掌賞賞爲暑歲掌和和爲雨辰掌收收爲陰月掌罰罰爲寒文

法一律令衍者字奪發字

除急漏田盧

樾謹按除急二字衍文也尹注曰田中之盧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不及除急之義是尹所據本無此二字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

樾謹按當作所惡必察兩句一律下文云所求必得所惡必伏亦兩句一律是其證

鬭譯跽

樾謹按此三字之義爲不可曉據尹注曰譯傳言語

相疾忌爲鬭訟者是其所據本作譯忌鬭因傳寫奪鬭字誤補之譯字之上而忌字又從足作跽此是所傳之異非尹本之舊也然尹說亦不可通上文曰禁博塞圉小辯上一字皆禁止之意下二字皆實指其事此文疑亦當同忌鬭連文雖未詳其義然譯必睪之叚字說文夲部睪司視也從横目從夲令吏將目捕罪人也然則睪有捕治之義禁圉之不止從而捕治之亦事之相因者矣

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　五行

樾謹按六多之義未詳尹氏曲爲之說殆非也街字

義亦難明劉氏績曰街猶通也然則街當作衕字之
誤也說文行部衕通街也衕之訓通正得其義而其
誤爲街亦有由矣字亦作迵玉篇迵通達也淮南子
要略篇通迵造化之母上德篇德迵乎天地王氏念
孫讀書雜志謂迵字竝迥字之誤是也卽可以說衕
天地之義矣
修槩水上以待乎天堇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上當作土然此與下文治祀之
下以觀地位相對爲文則上字不誤也其義未詳
沓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

樾謹按土師當作工師此官在唐虞爲共工在周官爲司空司空即司工空者工之叚字也故小宰職曰冬官掌邦事不曰冬官掌邦土漢世說經者有司空主空土之說僞古文遂曰司空掌邦土矣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工師作土師葢以形近而誤然與經義違矣故不可不辨

睹甲子木行御

樾謹按睹字義不可通疑當爲都都古字作覩因誤爲覩後人遂書作睹耳爾雅釋詁曰都於也都甲子木行御言於甲子之日木行御也下文睹丙子火行

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諸
睹字竝當作都
不誅不貞
樾謹按貞乃賞字之誤上文於春曰賦祕賜賞於四
境之內於夏曰發臧任君賜賞是皆有賞也下文於
秋曰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
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於冬
曰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
所閉藏也是皆有誅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古制
如此至戊子土行御則不誅不賞但務農事而已故

不誅不賞農事爲敬賞字闕壞遂誤爲貞尹注從而爲之辭斯曲說矣

其氣不足則發攌瀆盜賊

樾謹按發字涉上句而衍據尹注無

不釋巨少而殺之

樾謹按釋乃擇字之誤

君危不殺太子危

樾謹按殺當爲發聲之誤也釋名釋用器曰鏺殺也釋名一書皆以聲取義鏺從發聲而訓爲殺是殺與發聲近詩噫嘻篇駿發爾私毛傳曰發伐也廣雅釋

詁曰伐殺也發訓伐而伐訓殺然則殺之與發義亦得通矣君危自爲句不發又自爲句上文曰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順草木也此文承上而言故曰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發太子危家人夫人死所云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與上文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及禁民斬木相應所云不發與上文發故粟相應蓋當發故粟而不發故其災禍如此也不發正與不賦不賜賞一律因字誤作

殺尹注遂誤以君危不殺四字爲句解曰若君雖危
而不見殺則又太子危而家人夫人有死禍也此由
說不可從下文曰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
榭君危外築城郭臣死君危爲一事臣死爲一事然
則此文亦當以君危爲一事太子危爲一事非君危
不見殺而後太子乃危也

動靜者比於從動作者比於醜動信者比於距動詘者
比於避勢

樾謹按四動字皆當作重與任法篇重愛曰失德重
惡曰失威兩重字義同蓋靜作信詘各有所宜偏重

之則非矣尹注皆迂曲未合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故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廣雅釋器曰衣隱也是依隱義同也此云隱於德猶云依於德禮記少儀篇曰士依於德是其義矣尹注謂隱而修德失之

形於女色

樾謹按此女字讀如爾女之女形於女色猶言形於其色耳葢既裕德無求則其安徐正靜必有見於顏色者故云然尹注讀如本字以為女之容色失之

秉時養人

樾謹按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秉時養人者順時養人也尹注曰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訓秉爲持未得其義

萬物崇一 正

樾謹按崇讀爲宗尚書牧誓篇是崇是長漢書谷永傳崇作宗是古字通也廣雅釋詁宗本也萬物宗一言萬物本乎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樾謹按刑以弊之當作弊之以口其口方與下文令

之以終其欲遏之以絕其志意養之以化其惡明之
以察其生文法一律因弊之下奪四字遂據上文於
弊之上加刑以二字非其舊矣
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樾謹按致刑致政致德致道皆二字爲句其民屬下
讀言上能致其刑政德道故其民如此也蔽字與聽
靜爭不協韻蔽蓋敬字之誤爾雅釋詁庸勞也釋訓
庸庸勞也是庸之義爲勞上能致其刑則其民勞心
而敬矣尹據誤本作注又誤讀致刑其民爲句遂以

庸心以蔽爲就上之人言解曰不用心以斷則濫及不辜乃其解下文和平以靜付而不爭又就民言何也夫四句一律下二句旣以民言則上二句亦以民言故知其民二字必屬下讀不屬上讀也付而不爭當作附而不爭古字通用尚書梓材篇皇天旣付中國民釋文曰付馬本作附周官小司寇職附刑罰鄭注曰故書附作付竝其證也附而不爭謂民親附而不爭尹注曰人被道則相付任而不爭未達叚借之旨

出令時當曰政

樾謹按尹注曰令當於正時之謂也疑正文及注均有誤正文當曰出令當時曰政注文當曰令當於時政之謂也茲傳寫者到之正之與政則古通用字耳

正衡一靜能守愼乎

樾謹按尹注曰衡平也言但能守愼則政平而靜一是尹所據本作正衡靜一今作一靜誤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

樾謹按上云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愼敬能日新乎此承上文而言當作能服信此謂正紀能日新此謂行理上句政字涉上文臨政官民而衍下句服字

卽涉上句能服信而行

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　任法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是事與勞義通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獲鄭注曰勞猶事也然則事亦猶勞也不事心者不勞心也至動字亦無意疑勤字之誤不事心不勞意不勤力三句一意

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樾謹按遇讀爲愚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是遇與愚通愚其主者自以爲知而以其主爲

愚也尹注訓遇爲待則失其義
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樾謹按此本作有國者國法不一則不祥有國者三
字總冒下五句國法不一則不祥與下民不道法則
不祥一律因寫者奪有國者三字而誤補之則字之
下則與下文句法不一律矣國法不一句又誤疊法
字尹注遂斷國法二字爲句解曰有國者有法也增
益以成其義足知其非
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樾謹按上下文凡四言不祥則此亦當作不祥傳寫

奪不字耳立法固所以典民然成法具在必更易之
則不祥矣尹所據本奪不字故失其解
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樾謹按尹注曰法敝則當變故不恒此說雖若有理
然以上下文求之殊不可通上文曰故黃帝之治也
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此乃云法不可恒則
非置法不變之謂矣其不可通一也既云法不可恒
而下文乃曰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
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則又
非法不可恒之謂矣其不可通二也反覆推求三恒

字皆愼字之誤法者不可恆也本作法者不可不愼也故其下卽曰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乃申明不可不愼之意禁藏篇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主愼之正與此文同義自愼誤爲恆而又奪不字遂失其義矣明王之所恆者二當作明王之所愼者二此二者主之所恆也當作此二者主之所愼也愼字右旁之眞隸書作真闕壞而爲互故愼誤爲恆矣夫兩言所愼文義甚明若作所恆便爲無義其誤顯然所宜訂正

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

樾謹按尹解諶杵曰杵所以毀碎於物者也謂姦詐之人僞託於諶以毀君法此說殊爲迂曲殆非也諶杵疑當作諶斟乃疊韻字後漢書馮衍傳意斟愖而不憺兮李賢注曰斟愖猶遲疑也此作諶斟者諶與愖同杵乃斟字之誤古書斟字或作卄故斟鄩亦作卄鄩見玉篇土部又或作抖見漢書地理志應劭注管子原文疑本作抖因誤爲杵也習士者俗士也說文人部俗習也習與俗雙聲故義亦得通諶斟習士謂流俗之士意識遲疑者也此指愚不肖者而言下

川文6

云聞識博學之人則指賢知者而言此兩等人皆能出其私議以亂國法者也

卿相不得翦其私

樾謹按上云翦公財以祿私士此乃云翦其私義不可通此翦字當讀為濟聲之誤也爾雅釋言翦齊也郭注曰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是齊與翦聲相近又涉上文翦公財而誤耳

夫曰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樾謹按失君當作人君涉上文失君則不然而誤

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

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明法

樾謹按令求不出據後解作令本不出然則下情求不上通亦當作下情本不上通後解奪本字遂并此文而無從是正矣尹注曰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兩求字亦本字之誤

比周以相爲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

樾謹按是下奪故字後解作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佼以進其譽可證也尹注誤讀是字絕句劉氏已訂正矣惟匿字亦當從後解作慝言比周而爲姦

卌卌乂

慝也匿慝古字通洪範五行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側匿漢書孔光傳作側慝

不一圖國

樾謹按當從後解作不一圖其國

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正世

樾謹按尹注曰倪傲也則墮當讀爲惰惰與傲義相

近輕重戊篇歸市亦惰倪是其證

不繁匿

樾謹按匿亦當爲慝說見上篇下文曰法禁不立則

姦邪繁繁慝卽姦邪繁也

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

樾謹按合於傷民者足於傷民也合與給通給足也故合亦有足義論語子路篇始有曰苟合矣言苟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言足於王也說詳羣經平議

治莫貴於得齊

樾謹按水經濟水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齊度也周官亨人以給水火之齊鄭注曰齊多少之量又酒正辨五齊之名注曰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是齊有度量之義治莫貴於得齊謂得其度量也史記孝

武紀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此齊字讀當與彼同尹注非是

諸子平議卷四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五

德清俞樾

管子五

謀乎莫聞其音內業

樾謹按謀乎乃形況之辭與下文卒乎冥冥乎淫淫乎一律尹注曰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此大誤也謀卽禮記玉藻篇瞿瞿梅梅之梅正義曰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正與莫聞其音之義合梅或體作楳與謀並從某聲故得通用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釋文引李注曰媒媒晦貌謀與媒亦同

飢不廣思飽而不廢

樾謹按下飽字疑飢字之誤上文曰飢則廣思尹注曰飢而廣思則忘其飢然則飢不廣思其飢益甚矣故曰飢而不廢言飢不止也尹注曰廢止也是其義也今作飽而不廢義不可通蓋後人不達其旨而臆改耳

是謂雲氣

樾謹按下文云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疑此文雲氣亦靈氣之誤隸書靈字或作霊見王稚子闕與雲相似故誤爲雲耳尹注曰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此其所據

本已誤故曲爲之說

不可爲數

樾謹按不可爲數猶言不可勝數言天下之精材皆聚於我不可爲之計數也尹注非

守戰遠見有患

樾謹按尹注曰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尹氏葢以遠見有患連讀而解爲預見其患甚爲不辭遠見卽外知也下文曰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

知此兵之三闇也卽承此文而言故知遠見卽外知
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若不吉則筮遠日鄭注曰遠日
旬之外日呂氏春秋有始覽冬至日行遠道高注曰
遠道外道也是遠卽外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
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是見卽知也

而憂之以德

樾謹按說文夊部憂行之和也凡經傳憂字皆㥑之
叚字此則其本字憂之以德謂和之以德也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

樾謹按若乃君字之誤王氏引之巳訂正矣至尹氏

謂此句蒙除字爲文解曰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䙝去之也果如此則䙝㒵已疵之言未始不善公何爲不說乎葢一除一與自是兩事除者䙝去之與者求與之也多虛而少實謂致力者少而收功者多下文曰又與君之若賢亦是此意䙝之意以爲不賢固不可然必實賢則勞矣故以若賢爲䙝也此二句正所謂婦寺之忠桓公怒而將誅之是可以責難矣管仲是以知其可霸也

中有卷城

樾謹按卷當讀爲圈大元交次六大圈閎閎小圈交

之范望注曰圀國也是圀有國邑之義故與城竝言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

樾謹按冠下本有冕字說苑辨物篇作有人長尺冠冕是其證也今本奪冕字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開元占經諸書所引竝作冠冠則又因奪冕字而誤補冠字

右袪衣

樾謹按說苑作左袪衣是也說詳後

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樾謹按水而及冠是滅頂矣又何涉乎說苑作從左

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疑此文冠字亦當作踝以聲近而誤也左至踝右至膝是左淺而右深也自踝誤作冠則爲左深而右淺遂改上文之左袪衣爲右袪衣左方涉爲右方涉皆非管子之原文矣

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

樾謹按尹注曰干江邊地齓毀齒也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此注於干字未得其義干當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蓋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郎其

地矣此文吳干戰吳干乃兩國也國子乃干國之人故曰爲干國多言此役也國子在干國中戰功爲最也尹氏不知干爲國名誤解爲江邊地則吳與戰者何國也且其解爲干國多句更文不成義矣

皆要審則法令固　七臣七主

樾謹按尹解皆要爲事皆得要殆非也下句曰賞罰必則下服度皆要與賞罰相對爲文若從尹解則不倫矣皆當作比大戴記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戰國秦策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秦篇比作皆並其例矣周官小司徒職及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司農云五家
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然
則比要者大比之簿籍大比之簿籍審則法令固矣
管子多本周制於此可見

不訢則國失勢

樾謹按訢乃悟之叚字言不覺悟則國勢必失也上
文曰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然則過主能
早自覺悟或尚可爲不悟則已矣下文凡言不訢者
其義竝同尹注謂訢古伍字謂偶合也非是

四鄰不計

樾謹按此本作四隟不計故尹注曰四隣與己爲隟不計度而知之四隣與己爲隟正解四隟之義今作四隣不計者卽涉注文而誤下文曰故上愲則隟不計文與此同彼奪四字耳

瑤臺玉餔不足處

樾謹按尹注曰玉餔猶玉食然云不足處則當是居處之事餔疑圃之叚字餔與圃並從甫聲故得通耳玉圃猶瑤圃也楚辭涉江篇曰吾與重華遊於瑤之圃

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

樾謹按者字衍文也此以國家言故曰非無壤土若有者字則以人言不當云壤土矣下文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竝無者字故知此者字誤衍

苴多𦽨𦵔

樾謹按苴與菹同孟子滕文公篇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曰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

斷名泱

樾謹按尹注曰依名而斷泱則其所據本當作名斷泱故下文曰名斷言澤

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禁藏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古字通用說見大匡篇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詭其命者反其命也謂反易其命也與上句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一律

民之承敎重於神寶

樾謹按爾雅釋詁神重也此言神寶卽上言重寶因句有重字故變重言神耳尹注曰夫寶有靈故曰神寶失之

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

樾謹按適猶節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

欲高注曰適猶節也情欲篇情有節古樂篇有節有
侈注竝曰節適也是適節義通適車輿猶節車輿也
與節宮室一律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

樾謹按穀讀爲慤禮記祭義篇其親也慤正義曰慤
謂質慤氣情不營則耳目質慤矣尹讀如本字非

苴笠以當盾櫓

樾謹按尹注曰取苴澤草以爲笠然則當云草笠不
當云苴笠且與上文被蓑以當鎧鑐文義不倫殆非
也苴者組之叚字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

纓然則組笠猶言纓冠正與被蓑相對成文

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樾謹按功當作攻上文云耕農當攻戰此承上文而言故曰農事習則攻戰巧矣尹注曰習農則當攻戰卽依上文爲說功亦應作攻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楊注曰攻當爲功是攻功古通用然覩尹注則其所據本似本作攻今作功者聲近而誤

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約當爲得草書相似而誤而未及忠字之義忠當讀爲中枚氏古文尚書仲虺之誥

建中于民釋文曰中本或作忠是中忠通用也中人之和猶言得人之和周官師氏職曰掌國中失之事鄭注曰故書中爲得呂氏春秋行論篇以中帝心高注曰中猶得戰國策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竝古人謂得爲中之證得人之和正與得地之宜一律荀子富國篇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仁和文義與此相近可以證成王說

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

樾謹按所以下有奪字下文云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戸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可證

而謀有功者五

樾謹按當作謀而有功者五

外內蔽塞可以成敗

樾謹按此欲其敗非欲其成而曰可以成敗乃因敗而連言成古語往往如此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亦因敗而連言成正與此同王氏引之謂成當爲或非是

謹其忠臣

樾謹按謹當讀爲結言與其忠臣相結也結與謹一聲之轉故古或通用桓三年穀梁傳謹言而退公羊

傳作結言而退是其證

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入國

樾謹按疾官二字連文官古館字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疾官乃有疾者所居之館舍當時葢特設之以居有疾之人故曰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尹注誤於疾字斷句則兩句皆不可通矣

虛心平意以待須九守

樾謹按須本作傾與上文靜定爲韻待訓爲備國語周語其何以待之韋注曰待猶備也以待傾者以備傾也言虛心平意以備其傾覆也今誤作須則不特

失其韻且須郎待也於義複矣鬼谷子符言篇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是其塙證

誠蕩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樾謹按見乃兄字之誤管子書每以兄爲況字大匡篇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是其證也此言精誠可以蕩天地通神明況姦僞乎言必爲其所化也古字也與邪通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然則況姦僞也猶云況姦僞邪因叚兄爲況又誤兄爲見而其義全失鬼谷子符言篇作誠蕩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其文雖不同然況字正不誤可據以訂正

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鬼谷子正作循理下文修名而督實修亦當爲循鬼谷子作循名而爲實其文雖不同而循字不誤可據訂

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

樾謹按動當作洞聲之誤也鬼谷子作是謂洞天下姦

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度地

樾謹按方言𪗋合也廣雅釋詁繙合也稽與𪗋繙並通稽著猶合著也文選七發中若結轖李善注引說

文曰輻車籍交革也義亦相近
大夫佐各一人卒部校長官佐各財足
樾謹按財足猶纔足也史記孝文本紀見馬遺財足
索隱曰財字與纔同漢書楊雄傳財足以奉郊廟師
古注曰財讀與纔同漢書以財爲纔不可枚舉此文
財足正與彼同言人數不必過多取其纔足任事而
已尹注曰財謂其祿廪非是下文云給卒財足亦言
給之以卒使纔足任事不必過多也注云財其糧用
也亦非是
可省作者半事之

樾謹按省與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禮記喪服小記篇多陳之而省納之荀子仲尼篇省求多功並以省與多對省卽讀如少矣此言雖有疾病不能多作猶可少作故半事之也尹注謂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未得其義

補弊久去苦惡

樾謹按尹注曰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此未得其義補弊久與去苦惡相對久讀爲舊尙書無逸篇舊勞于外舊爲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舊皆作久是舊久古通用詩抑篇告爾舊止鄭箋曰舊久

也文選答賓戲時暗而久章者注曰久舊也竝其證
也此文言弊舊者補之苦惡者去之兩句文義一律
若云補弊而久則不辭甚矣
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樾謹按放讀爲妨禮記月令篇毋發令而待以妨神
農之事也卽其義
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樾謹按服讀爲備謂不知四害之備也戰國策趙策
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作騎射之備是服與備古字
通

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地員

樾謹按兩句傳寫誤倒其立后而手實本在五種句前總目本篇五種無不宜自與其木宜蚖蔷云云相屬乃專說五施之土證以下文其誤自見矣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樾謹按一而三之爲三三而三之爲九九而三之爲二十七二十七而三之爲八十一是謂四開以合九九尹注誤

陝之芳

樾謹按芳當作旁字之誤也陝之旁與下文山之上

山之側一律

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

樾謹按宋本作八七五十六尺與上文六七四十二尺七七四十九尺一律當從之下文七九六十三尺亦當作九七

其草如茅與走

樾謹按如茅疑卽爾雅釋草所謂茹藘茅蒐非必二草也走未詳

山之材

樾謹按材字無義疑手字之誤手誤作才因誤作材

矣手者垂之古文見說文我部山之手即山之垂說文土部垂遠邊也是垂有邊側之義尹注曰材猶旁也正得其義但未得其字耳

其木乃格

樾謹按木無名格者格乃椵之借字爾雅釋木櫠椵郭注以爲柚屬說文木部椵木可作牀几徐鍇繫傳以爲梓屬二者未詳孰是此文以格爲椵猶儀禮古文以格爲嘏葢古音相近故得通用

有龍與斥

樾謹按尹注曰龍斥並古草名此古字殊爲無義疑

正文本作有蘢古與斥注文本作龍古與斥竝草名
傳寫奪誤耳爾雅釋草紅蘢古卽此草也

右執挾匕弟子職

樾謹按尹注曰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此說非
也古時匕有二儀禮士昏禮匕俎從設鄭注曰匕所
以別出牲體也此一匕也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
匕與敦于廩爨注曰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此又一匕
也說文匕部匕相與比敘也从反人匕亦所以用比
取飯一名柶木部柶匕也所以取飯是匕之本義爲
取飯之匕因別出牲體之具爲用略同故亦以匕名

之取飯之匕小而別出牲體之匕大易震彖辭不喪
匕鬯注詩大東篇有捄棘匕傳竝云匕所以載鼎實
葢皆別出牲體之匕也尹氏因亦襲用其說然管子
此文言弟子爲先生設食之禮豈必列鼎而食則所
謂匕者自是取飯之匕挾匕葢二物也挾讀爲梜禮
記曲禮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然則
梜也匕也正食時所必用者雖疏食菜羹不可無此
二物弟子執之正其宜矣

周還而貳唯嗛之視同嗛以齒

樾謹按尹注曰貳謂再益食盡曰嗛齒類也謂食者

則以其所盡之類而進尹氏此說於同嗛以齒未得其義齒者年也長幼之次也同嗛以齒以先生之齒言猶下文弟子乃食以齒相邀以弟子之齒言也蓋食盡則更益之有同盡者則以齒爲序先生亦或非一人自有長幼也

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樾謹按於猶爲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如於賓客者如爲賓客也尹注曰賓客食畢亦自撤也正見各徹其饋與賓客同

既徹并器

樾謹按并當爲屏尚書金縢篇我乃屏璧與珪枚傳曰屏藏也既徹屏器謂既徹之後則藏其器故尹注曰并謂藏去也

先生若作乃興而辭

樾謹按先生若作者先生謙故爲之起也弟子不敢當故必辭尹注謂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此未達其旨爲弟子者豈宜以已拚未畢而止先生之作乎

有墮代燭

樾謹按尹注曰燒燭者有墮卽令其次代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墮字竝當作惰大戴記盛德篇無度量

則小者偷墮是墮與惰古字通

治安百姓 形勢解

樾謹按治安上當有主字主治安百姓與地生養萬物相對猶上文主牧萬民與天覆萬物相對也

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

樾謹按門字無義疑明字之誤禮記禮運篇故君者所明也鄭注曰明猶尊也去其明卽去其尊上云虎豹去其幽此云人主去其明兩文正相對虎豹必居以幽僻之地故以幽言人主必居於高明之地故以明言一幽一明正管子取譬之指也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

樾謹按詩泮水篇實始翦商毛傳云翦齊也鄭箋云斷也正義謂齊卽斬斷之義此文以誠莊事斷釋濟濟卽此意也可證古詩說故特表出之

度量馬力

樾謹按此本作度量其力承上文善䛺其馬而言不必言馬也下文說明主善治其民亦云度量其力不言民力可證此文馬力之誤

奚仲之爲車器也

樾謹按車器二字不詞據下文云巧者奚仲之所以

爲器也則此文亦當作奚仲之爲器也車字葢後人妄加耳蓺文類聚及御覽引此文竝作奚仲之爲車葢反以器字爲衍而刪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也者車爲多車亦器也此文以作器爲長

備利而偷得

樾謹按備字無義疑苟字之誤苟誤作葡因誤爲備矣禮記表記篇安肆日偷鄭注曰偷苟且也是偷與苟同義苟利即偷得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

樾謹按不知下不當有於字乃衍文也下文云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不知下亦無於字可證

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樾謹按斬當讀爲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嶄文選海賦鑿陵巒而嶄鑿注鏨與嶄古字通禹鑿龍門卽此所謂斬高矣橋讀爲撟引之撟葢引而上行之意斬高橋下義正相當猶言高者下之下者高之耳

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

樾謹按能與而古字通然能戰勝攻取卽然而戰勝攻取也下文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僇者羣書治要作然而身死國亡此文正與彼對一作然能一作然而文異而義同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而互用古書往往有此

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立政九敗解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朋黨當作多黨是也惟此數句

尙有闕文當云夫多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則賢不肖不分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今本奪二句則文義不備

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

樾謹按此釋上文觀樂玩好不當專舉觀樂而釋之疑本作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玩好者珠玉聲樂也傳寫奪三字

疏遠微賤者無所告𧦝則下饒版法解

樾謹按饒當爲譊說文言部譊恚呼也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鄕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

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

樾謹按不親則不明句當爲衍文上下文均無此意且下文曰明教順以道之是明屬君不屬民故知此句衍文也不教順則不鄉意下尙有闕文據下文當曰不利則不勝任

故莫不得其職姓

樾謹按得職猶得所也漢書趙廣漢傳小民得職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此文以職姓連文甚爲不詞疑管子原文止作莫不得其職而佗本或有作得其姓者姓乃性之叚字言得其性也亦與得職同義而

後人誤合之遂作得其職姓耳明法解篇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所職二字亦爲不詞葢亦一本作所一本作職而誤合之

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

樾謹按撫當作橅橅即模字漢書蕭望之傳注曰橅讀曰模是也說文木部模法也所以自橅言以學自爲模範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 明法解

樾謹按有字乃明字之誤明字之下又奪於字當云明主者明於術數而不可欺也與下文審於法禁而

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文誼一律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

樾謹按羣書治要作案賞罰行其正理此非原文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兩句相對成文當猶正也廣韻正正當也正可謂之當當亦可謂之正漢書李尋傳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注曰當謂處正其罪名素問六節藏象論當其時則甚也注曰當謂正直之年也是當與正同也宜通作誼周官肆師職注引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書所謂義爲誼是誼者古義字宜乃誼之省耳故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人

古通用則義宜亦通用案其當宜猶案其正義與下句行其正理一律王氏念孫反謂當從治要本誤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樾謹按姦臣當作人臣葢人主以無實之言誅人則人臣皆事貴重以求免非必姦臣也涉上文兩云姦臣而誤

諸子平議卷五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六

德淸俞樾

管子六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樾謹按七十日陰凍釋而秇稷至百日而止則尙有三十日乃云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義不可通疑管子原文本作七十五日而陰凍釋後人但取六十日七十日兩文相對而不顧其數之不合遂妄刪五字耳易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鄭注曰五日爲一

微十五日爲一箸故五日成一候十五日成一氣然則日至六十日得三微一至者二七十五日又得三微一至者一以周書時訓篇言之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是爲驚蟄七十五日而陰凍釋是爲雨水若作七十日則不相當矣故知其誤也

王國守始　乘馬數

樾謹按下文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云云是乃無策之甚者何以謂之王國疑王國乃亡國之誤上文云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

而用足夫無求於民者上也游於分之閒而用足者
次也然則此爲最下矣王國之誤無疑也
民無糟賣子數矣
樾謹按數矣二字衍文涉上文又失諸夏秋之筴數
也而衍宋本作數也此其初衍之本今作數矣則又
誤也字爲矣字
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
樾謹按衆字義不可通疑本作補下壤之虛虛與滿
相對國蓄篇曰萬物之滿虛又曰守歲之滿虛竝其
證也隸書虛字或作𧆨故誤爲衆耳

齊諸侯方百里 事語

樾謹按內業篇節適之齊尹注曰齊中也齊諸侯者中諸侯也謂中國之諸侯也與下文負海子相對負海則非中國矣輕重乙篇作佌諸侯齊佌一聲之轉猶鱭魚之爲鮆魚也

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

樾謹按舉衍文蓋卽與字之誤而衍者

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海王

樾謹按尹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然則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曰童牙謂幼小也吾子卽牙子

其作吾者疋吾古同聲猶騶吾之或爲騶疋矣大玄勤次三曰羈角之吾其泣呱呱義與此同集韻有玡字音牙云吳人謂赤子曰孲玡葢卽疋字而加子旁耳

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樾謹按九乃人字之誤隸書人字或作九張休崕涘銘行九過茲隸續云九郎人字是也其形與九相似又因上下文多言數故誤爲九耳正人二字連文國蓄篇云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是正人正戶當時有此名目尹彼注曰正數之人若丁

壯也此正人之義亦當與彼同揆度篇曰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正人止百萬而已故曰正人百萬也王氏引之說與余同而誤以正字絕句讀爲征則猶未得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

樾謹按百字衍文上云月人三千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也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是國之常征止三十萬鹽筴之利得六十萬適加一倍故曰倍歸於上若作百倍則太多矣葢後人不察文義而妄加又按上文三千萬六千萬之數王氏

引之説最塙尹注皆非也説具讀書雜志今不録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 國蓄

樾謹按方言予讎也此予字當訓爲讎讎卽售字説文新附售賣去手也詩抑篇箋云物善則其售賈貴釋文云售本作讎葢古無售字卽以讎爲之此文言無予卽無售也猶詩云賈用不售矣下文云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言穀賤則以幣售食布帛賤則以幣售衣也兩予字亦當訓讎

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

樾謹按無予之義已見上矣半力二字義不可通疑

半分之誤下文云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半分與
什倍正相對輕重乙篇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
以五分與十倍相對義與此近

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

樾謹按鑲宋本作饟當從也傳寫誤從金耳鍾本作
種今從金旁亦誤山國軌篇尹注引此文正作種鑲
糧食可證

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

樾謹按夫國者彼國也漢書賈誼傳夫將爲我危師
古注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此夫字義亦與同以

百乘之國視千乘萬乘之國則皆彼國耳故曰夫國之君王氏念孫謂當作大國非是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 山國軌

樾謹按不度食當作不足食涉上文終歲度人食若干而誤也下文云終歲其食不足於人若干可證

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櫎出萬物隆而止

樾謹按隆當作降古字通用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是其證也此言物重則出之及降殺而後止故曰降而止廣雅釋詁⿸尸夅滅也降與⿸尸夅同

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三年二字因下文而衍當作歲守十分之參與少半言一歲之穀分爲十分守其三分與一分之少半是所守者爲十分中三分之一也成歲者順成之歲也藏十一年衍一字當作藏十年言順成之歲三十一年而藏其十年與一年之少半是所藏者爲三十一年中三分之一也今按王氏此說殊不可通所守者旣爲三分之一則但曰王者歲守三之一豈不簡而易明乃必設爲十分然後以十分之參及一分之小半迂回取數何也且果三分之

一則是三十年而藏十年也乃不曰三十年而藏十年而曰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必多此一年使成奇零之數又何也且前之少半爲十分中一分之少半後之少半爲一年之少半則多寡迥殊矣而同以少半言之使人疑誤難曉又何也是故王氏說此文未得其理此文初無衍字但三十一年當作三十七年七誤爲一所闕止一筆耳王者歲守十分之參者一歲之穀分爲十分用其七藏其三是謂歲守十分之參於是三年得九分又加一年之少半則又得一分合而爲十分是與一歲之數相當矣故曰三年

與少半成歲也三十七年之中每年三分共得一百一十一分夫一百一十分是十一年也尙餘一分是一年之少半也故曰三十七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所以必如此計算者正以三十三年以前尙不足十年之數至三十四年則十年而餘二分三十五年則十年而餘五分三十六年則十年而餘八分其所餘之數皆不能適與上文少半之數合故必三十七年方可計算也古人屬辭之密如此至歲守十分之三雖非三之一然所少亦無幾故下文曰藏參之一也王氏泥參之一以爲說宜所解之皆誤矣

桓公曰阸者所以益也

樾謹按此本作阸者所以隘也故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正承桓公此語而言今作所以益也卽涉下句益也二字而誤耳禮記禮器篇君子以爲隘矣釋文曰隘本作阸是阸隘義得相通故曰阸者所以隘也隘誤作益於義難通且管子隘則易益之言爲贅設矣

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 山至數

樾謹按肥當爲䏾乃薄之叚字也魏孝武弔比干墓文被芰荷之輕衣曳扶容之蕭裳顧氏炎武金石文

字記謂葙卽葩字然葩裳之文殊不成義葢叚葩爲薄故與輕衣相對管子此文叚䏲爲薄以輕賦稅薄籍斂相對正與彼同字誤作肥遂不可解矣下文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肥亦當作䏲而讀爲薄祿薄幣輕亦相對也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樾謹按還當讀爲環韓子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

特命我曰

樾謹按特者人名也命猶告也禮記緇衣篇鄭注曰傅說作書以命高宗是古者上下不嫌同詞以君告

臣謂之命以臣告君亦謂之命也事語篇秦奢敎我
曰佚田謂寡人曰及此篇梁聚謂寡人曰有人敎我
謂之請士曰輕重乙篇衡謂寡人曰並舉人言以問
管子則特命我曰義亦同也

上有鉛者其下有銈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銈金 地數

樾謹按玉篇金部銈送死人具也然則銈金銈銀殊
不可通疑銈字之誤五音集韻曰銈堅金也

故先王各用於其重

樾謹按各當爲託聲之誤也國蓄篇作先王爲其途
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可證揆度篇作故先

王度用其重度亦當爲託

修河濟之流

樾謹按修乃循字之誤言循流而下也循誤作脩因誤作修本書類此者不可勝舉

巨錢而天下貴

樾謹按此本作吾賤而天下貴言五穀興豐則吾國之穀價賤而天下貴矣故曰五穀興豐吾賤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今作巨錢者吾字闕壞止存上半之五遂誤爲巨至賤之與錢字形相似音又相同致誤尤易矣

故相任寅爲官都　揆度

樾謹按寅字無義疑更字之誤隸書寅作寅其下與
更相似故更誤爲寅矣相任更爲官都者言使之相
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也官都見問篇按問篇曰問五
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然則官
都者五官之總司也淮南子天文篇曰何謂五官東
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
都都卽此所謂官都也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
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
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司馬也田也五官中之二

也然則相任更爲官都殆謂使四官相保任而更迭爲官都乎

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

樾謹按童山竭澤四字當在上文至於黃帝之王句下輕重戊篇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是其明證傳寫誤入此不可通矣人君以數制之人句亦不可通疑下人字衍文也此文本云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人

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身至味者所以守口也三句當在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之上試連上文讀之曰其在色者靑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如此則文義俱順矣二五者人君以數制之又遠蒙事名五正名五而言下接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今於中閒又錯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三句則文不貫矣幸其衍一人字知以數制之下本與人君相連其迹未泯倘可訂正

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樾謹按去字乃者字之誤上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此言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不以其職微而寬之也重門擊柝猶言抱關擊柝

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樾謹按厲讀爲利厲國卽利國也史記陳杞世家是爲厲公索隱曰厲利聲相近國策秦策曰綴甲厲兵高注曰厲利也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

樾謹按度當爲各聲之誤也謂東西南北各五十里也上文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地數篇作故先王各用於其重度各聲近而誤在本篇即可證矣又按此文當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境明每日行五十里也荀子大略篇所謂吉行五十是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境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其下即云十日出境夫

五百里而十日出境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奪誤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葢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於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

三日出境五日而反

樾謹按此本作六日而反據下文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境之日此云三日出境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樾謹按挾猶給也挾讀爲浹古無浹字故以挾爲之浹之言周也徧也故有給足之誼荀子解蔽篇雖億萬已不足浹萬物之變注曰浹周也文選東京賦饔飧浹乎家陪注曰浹徧也茲與給足義相近此言上農足以給五人中農足以給四人下農足以給三人

與下文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同義輕重丁篇此何以洽洽卽給也猶言此何以給也洽浹諠同故茲有給義矣王氏念孫以洽爲給之誤非也

天酸然雨　輕重甲

樾謹按酸當爲霰說文雨部霰小雨也從雨酸聲

三月解匃弓弩無匡軫者

樾謹按字書無匃字疑医字之誤說文匸部医盛弓弩矢器也從匸從矢國語曰兵不解医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樾謹按幼當讀爲幽大戴記誥志篇曰幽幼也史記

麻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矣聖人乘幽郎上文所謂君請籍於鬼神者

令以矩游爲樂

樾謹按矩當爲渠說文水部渠水所居從水榘省聲故得叚矩爲之以渠游爲樂謂以游於渠爲樂

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

樾謹按屨縷二字無義乃寠數之叚字釋名釋姿容曰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然則寠數之甿謂小民也

寠數二字竝從婁聲屨縷二字亦竝從婁聲故得通用矣

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

樾謹按尹注曰庸功也其說未合庸當爲傭史記陳涉世家嘗與人傭耕索隱引廣雅曰傭役也漢書每以庸爲之周勃傳取庸苦之不與錢司馬相如傳與庸保襍作竝叚庸爲傭是其證也無得聚庸而煮鹽此所謂庸正是賃作者尹訓爲功失其義矣地數篇毋得聚庸而煮鹽義同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

樾謹按怒讀爲弩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
謂之弩是齊人謂語而過者爲弩朝令一怒正謂其
語之過也怒者弩之叚字管子齊人故齊言耳
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 輕重乙
樾謹按執將卽主將也淮南說山篇執獄牢者無病
高注曰執主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
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閒堁壈不爲用之
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
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

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

樾謹按此文凡三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句下竝有去一兩字言如此則是去其一分也今第一句下有去字而奪一字第二句下去一兩字俱存而誤屬下讀第三句下去一兩字俱奪矣不能操其二當作不能操其三葢上文三言去一則是去其三分故桓公言五分不能操其三也如今本則皆不得其指矣又按吾歲罔者卽吾歲無也罔無一聲之轉尚書湯誓罔有攸赦西伯戡黎罔敢知吉微子乃罔恆獲金縢王其罔害史記竝易以無字是其證也歲無卽歲凶

或疑罔字爲凶字之誤非是

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樾謹按施乃也字之誤乎乃乎字之誤宋本正作乎可證也乎上當有粟字管子原文本云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也粟乎其歸我若流水輕重甲篇曰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文法與此同知此文是粟乎非民乎者以本文是言粟事耳

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

樾謹按此言粟價而云金三百義不可通金乃釜字之誤釜字壞其上半故成金字矣據輕重甲篇云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三百當作四百古書四字或作亖因誤爲三耳

使卿諸侯藏千鍾

樾謹按此卿諸侯卽儀禮所謂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管子此文有卿諸侯之名且列於大夫之上其爲孤無疑矣

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母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輕重丁

樾謹按母當作毋古貫字

齊東豐庸而糶賤

樾謹按庸乃康字之誤淮南子天文篇十二歲一康高注曰康盛也然則豐康者豐盛也尹注曰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非是

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

樾謹按上云齊西之粟釜百泉齊東之粟釜十泉然則所謂釜十之粟者乃一釜十泉之粟指齊東而言也蓋齊西粟貴齊東粟賤故雖均是籍人三十泉而

齊西止以粟三斗當泉三十齊東必以粟三釜當泉三十於是齊西之粟所入無多而齊東之粟皆實於倉廩矣其下曰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以此故也管子因桓公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故為此法則其所注意者本在齊東一釜十泉之粟故曰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王氏念孫謂十當為斗釜斗之粟承上三斗三釜而言則全失其義矣

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樾謹按天嗇無義當為天甾甾者災之叚字也隸書甾字或作畄嗇字或作嗇兩形相似而誤

崢丘之戰

樾謹按尹注曰崢丘地名未聞說卽葵丘此說殊不可解經傳多言葵丘之會無言葵丘之戰者安得謂崢丘卽葵丘乎葵疑乘字之誤春秋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或說殆以崢丘之戰爲指此役故云卽乘丘耳乘古字作椉與葵字相似因而致誤

然則吾非託食之主邪

樾謹按吾字乃君字之誤管仲謂桓公爲託食之主故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柰何

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輕重戊

樾謹按商當爲障古音商與章近尙書粊誓篇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是也障從章聲故得以商爲之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然則以商爲障猶以商爲章矣

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蠭螫也

樾謹按千一本作子當從之子穀益穀之不成者猶言童蓈矣說文艸部蓈篆下云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子穀童蓈其義一也

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

年民被白布淸中而濁

樾謹按闊字無義乃閱字之誤其讀爲朞古字通也此當以閱朞年三字爲句尹氏以闊字屬上讀注云闊涂也非是

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琑也

樾謹按琑當從宋本作捎考工記輪人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注曰捎除也此言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捎除之故下文曰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正是捎除之也

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樾謹按二十八月當作二十四月上文曰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此文亦必與彼同葢二十四月者質言之則二年也若作二十八月於義無取故知其非

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樾謹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當八萬言一鹿直八萬泉也傳寫者誤移當字於一而之上義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當八萬泉則金一斤直泉一萬六千葢金一兩而泉一千也漢書食貨志曰黃金重一斤直

錢萬是春秋時金價貴於漢也

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

樾謹按埶文類聚及御覽引作必去其農下文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亦然此後人不曉古語而臆改之也本者根本也凡有根本之義者皆可以本言之故古人言本者初無定名禮記大學篇此謂知本正義曰本謂身也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本謂心也周易大過彖傳本末弱也侯果曰本君也是知本無定名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矣對四體而言則心爲本矣對臣民而言則君爲本矣管子地數篇

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又云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
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
幣輕重甲篇曰守圉之國用鹽獨重輕重乙篇曰吾
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
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前後文小
異太同或言本或言國者國亦可謂之本也淮南子
氾論篇立之于本朝之上注曰本朝國朝也此古人
謂國爲本之證是故守圉之本言守圉之國也衢處
之本言衢處之國也人求本者求乃來字之誤言人
來吾國也食吾本粟因吾本幣言食吾國粟因吾國

幣也此篇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言去其國而居山林之中也若易本爲農則失其義矣

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 輕重已

樾謹按衆當作稟漢書文帝紀吏稟當受鬻者師古注曰稟給也就官而稟謂就官而給也作衆者形近而誤

苟不樹蓺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

樾謹按兩作字皆讀爲詛古字通用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是其證也此言有不樹蓺者必

下詛之於地上詛之於天明其爲不服之民葢以神道設教之意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

樾謹按誅大臣三字衍文也此葢以斷大木斬大山戮大衍爲滅三大其上文聚大衆行大火非滅之也故不數也若加誅大臣則爲滅四大矣又按斬大山之斬當讀爲鏨與形勢解篇斬高同

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

樾謹按上文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

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下文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里數皆與日數相符此云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則亦宜出國九十二里乃出國百三十八里者蓋自夏日至上溯春盡夏始之四十六日而幷計之也然所云四十六日乃舉成數而言實止四十五日有奇故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四時出國則爲三百六十八里也

諸子平議卷六

雙流謝家玉覆校

B
126
.Y87
v.3

諸子平議卷七

德清俞樾

晏子春秋

公湎而不聽　諫上

樾謹按此但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湎也湎疑偭字之誤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偭背也公聞晏子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偭湎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爲湎矣

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

樾謹按也當作邪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

德明經典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呼爲也竝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詞正與此同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樾謹按小爾雅廣言周帀也蓋觴各五獻一帀而止故曰周觴五獻

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

樾謹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卽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

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以鄰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葢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誤說本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所謂飢餓者即承飢氓里有數家而言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橑使足以畢霖雨

樾謹按孫氏星衍音義曰命稟言給之稟也此說與文義未合又云下云栢則此或臣名說稍近之然亦非也稟乃官名卽周官稟人也稟廩古字通耳使之巡行甿閭有乏食者周給之正廩人之事

令柏巡甿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

樾謹按柏亦官名也與上文命稟一律古栢與伯通故漢書古今人表伯與作栢譽伯益作栢益伯封作栢封逢伯陵作逢栢陵是其證也此栢字亦當作伯管子輕重丁篇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然則此所謂伯卽左右伯也其職卽古之常伯周書立政篇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文選藉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曰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是古之常伯猶漢之侍中乃近
臣也說文攴部攴迮也引周書常攴常任攴訓迮有
迫近之意是此官名本當作攴伯柏竝叚字也發金
予民出自內府之藏故使近臣將命焉

巡求㥑寡用財乏者从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

樾謹按从三日而畢五字爲句从當作終字之誤也
古文終字或作夂廣雅釋詁曰夂竟也夂與从相佀
因致誤耳巡求㥑寡用財乏者終三日而畢若過三
日是不用令將治以罪故曰後者若不用令之罪下

文云三日吏告畢上是適如其期無敢後也
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樾謹按三謂三日四謂四日人則以三日爲期士則
稍優容之以四日爲期皆使得辦裝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
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

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元人刻本云職計莫之從士
師莫之從一作職計算之士師算之明沈啟南本與
此同羣書治要作職計筴之士師筴之念孫按羣書
治要是也筴隸書策字也據下文云請從士師之策

則本作策之明矣策之蓋謂以策書諫也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職註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若作筴之則義轉晦矣王氏謂以策書諫無論以策書諫不可僅謂之策且亦豈待令三出而始諫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若令三出而始諫轉病其諫之晚矣蓋晏子原文正作莫之從傳寫奪從字則莫之二字於義未足後人因下文有請從士師之策句以意妄改之或爲筴或爲算禮記仲尼燕居篇注曰策謀也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曰算計也是策算義相近疑下文請從士師之策或作請從

士師之算後人各據所見本改之耳不作策而作筴者因策字之形與莫字不類也即此可知原文之作莫矣晏子曰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兩莫之從者而言凡古書之義必求其安未可喜新而厭故也

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王氏讀書雜志曰立惡本作去惡去惡斯可以禁暴今作立惡則文義反矣羣書治要正作去惡

樾謹按王氏說非也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若改立惡爲去惡則上句立愛之文又不可通必

改爲立善始得矣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

不當改立爲去羣書治要作去惡乃後人不知立字

之義而妄改之耳

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

樾謹按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有男子五

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

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

置大立少亂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從羣書治要作置子立少非也下

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兹以長少對言則此文亦當作置大立少國語周語曰是以小怨置大德也韋注曰置猶廢也然則置大立少猶云廢大立少正與廢長立少同義晏子原文疑本作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大與小對猶長與少對也後人因下文立少字兩見因亦改爲立少耳少小音義兹相近故易淆亂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少退注云少退少遴釋文作小遴特牲饋食禮挂於季指注云季小也釋文

作季少竝其證也王氏不知少爲小字之誤而反以置大爲置子失之矣

使史固與祝佗

樾謹按衛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佞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嚚此云史固祝佞即彼祝固史嚚也祝史互錯嚚與佞聲近而誤耳

使君之年長于胡

樾謹按胡者葢謂齊之先君胡公靜也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諡法保民

者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封人以爲祝詞而史記乃有見殺之說或傳聞之異不足據也

今君若設文而受諫

撫謹按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爲悅下文云惡文而疏聖賢人惡文與說文正相對成義

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

撫謹按國中之寒者何限必人人衣之以裘勢必無以給之且文王之民老者衣帛而已未聞其衣裘也出裘當作去裘意林作公乃去裘是也公本被狐白之裘聞晏子之言不安於心令左右之人爲之去裘

故曰乃令去裘也發粟與飢寒本作發粟與飢人因去裘誤作出裘遂改飢人爲飢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此文又因飢寒二字於文未安於飢寒下增者字皆非晏子原文也文選雪賦注引作以與飢人可據以訂正

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申田疑人名此不然也申田官名也申當爲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古

通用甶田卽司田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

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

樾謹按晏子問支解人從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矍然曰從之從卽縱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矣

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 諫下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言一妾男子能書記者卽成讞矣此說非也一妾男子不可止曰一妾妾疑妾字之誤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葢兩語皆滑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

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樾謹按得字義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畱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葢得字古作㝵其上從見故見得二字

往往相混

吾細人也皆有葢廬以避燥濕

樾謹按葢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語意與此同

未幾朝韋冏解役而歸

樾謹按孫氏音義曰朝韋冏未詳或人名今按韋冏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靈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吳是朝與昭通故亦與召通上文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故未幾召韋冏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叚朝爲

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囧三字爲人名則
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卽不足見晏子匡諫之
功矣

帶球玉而冠且

樾謹按且當作組說文糸部組綬屬其小者以爲冕
纓

聾喑非害國家而如何也

樾謹按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
害治國家何如也古而如通用如何卽而何上文公
曰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

也明其與治國家有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
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
作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
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
樾謹按流失義不可通問上篇曰臣恐國之危失而
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
樾謹按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景公與晏子登路寢
之臺而望國傳寫奪之耳上章景公登路寢之臺下
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

服牛亦夫婦笑非有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

樾謹按笑當爲哭字之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亦而哭之者爲其有利于已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卽此意也

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閒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閒字本不誤王氏特以閒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閒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

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

樾謹按若冶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黿之首葢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黿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冶子也古冶子親殺黿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冶之功而衍若冶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并無冶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

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

樾謹按二語不可曉孫氏解上句曰同爭一桃而節解下句曰宜言不宜夫同爭一桃何節之有且宜言

不宜則節亦言不節兩句豈容異義乎孫說非也古

治子之意葢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

其節矣冶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卽以

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云云

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卽以定

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君得合而欲多 問上

樾謹按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孟子梁惠王

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

也上言足於王下言合於王合卽給也君得合而欲

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

佞不吐愚

樾謹按吐當作咄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易混若貴之爲蕢敖之爲敖是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得相通若詠之爲咏諎之爲唶是也佞不詘愚言不以佞而詘愚也佞者有才辯之稱故與愚相對正與上文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一律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樾謹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域之外也孫氏音義曰雉奔言走也未

達其旨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君之通稱故五等之
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孫氏必
以其爵爲疑泥矣
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
樾謹按大之事小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小之
事大其說是也彼周者殷之樹國也乃謚小事大弱
事強之誼言周之初乃殷之樹國耳及周日強大而
爲天子則殷且事之矣微子是也正見魯以弱小而
不能事彊大之失
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

之道也

樾謹按此所謂殷卽宋也宋得稱商則亦得稱殷矣變小孫氏星衍謂疑卽褊小是也變褊音近故叚用耳以遠望魯當作以遠望晉左氏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也因晉與魯形相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淺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葢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旣小弱不足爲援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

廢罪順於民

樾謹按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是謂廢置順於民

不爲行以揚聲

樾謹按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知釋文竝云爲本作僞是也不僞行以揚聲言不僞託高行以揚聲譽

中聽以禁邪

樾謹按聽謂聽訟也古謂聽訟爲聽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曰聽議獄也中聽以禁邪言聽訟得中則足以禁邪也尚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然則

中聽二字葢本於尙書矣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又曰慢聽厚歛則民散聽與歛竝言亦孟子省刑罰薄稅歛之意

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羣書治要以居字爲君字之誤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義不倫矣古之君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汙所行則潔是謂不權居以爲行

積豐義之養

樾謹按豐義二字誼不可通義當作羡字之誤也羨

饒也豐羨猶豐饒矣

地不同生

樾謹按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

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爲性

地不同性卽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

葢不知生爲性之叚字而改之未足爲據

吾欲和民親下奈何

樾謹按和民當作和臣下文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可證此文民字之誤

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問下

樾謹按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文六年左傳曰樹之風聲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已篇吹壎箎之風猶言壎箎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遺聲得其義矣此云賢人之風猶賢人之聲也孫氏曰讀如諷非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樾謹按廉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秉說文秝部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秉與兼形相佀秉誤爲兼又誤爲廉耳

爾雅釋詁曰秉執也秉政猶言執政景公問晏子人臣執政而能長久其所行何若秉誤爲廉則義不可通矣下文曰廉政而遨亡其行何也誤同

不以威強退人之君

樾謹按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人藩衞侯之舍是以威強迫人之君矣故晏子以爲諷也

鍖然不滿

樾謹按鍖當爲歁說文欠部歁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歁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歁故

曰歉然不滿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

樾謹按犒當爲撟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撟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舌撟然而不下索隱云撟舉也撟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舉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撟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犒則不可通矣

夫偪邇于君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

樾謹按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葢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

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

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樾謹按儉乃歛字之誤上云慢聽厚歛則民散此云謹聽節歛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

樾謹按既靜矣晏以五字文不可通孫云疑有脫誤是也靜字疑當作請聲近而誤晏當作宴聲近形似且本書多晏字少宴字故誤也矣衍字以字當在宴字之上其原文云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句既句請以宴句平公問焉蓋饗禮畢後又行宴禮若昭

二十五年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是也

考菲履

樾謹按詩山有樞篇毛傳曰考擊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擊孟子滕文公篇梱屨趙注曰梱猶叩椓也然則考屨與梱屨同義孫氏訓考爲成猶未得也

蠶桑豢收之處不足 雜上

樾謹按收乃牧字之誤蠶桑豢牧之處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也孫氏不知收爲牧之誤反讀豢爲豢失之矣

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檝謹按依猶因也偶讀爲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於政者因物而寄於政也若晏子因築臺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孫曰言據事而不違于政未得其義

蚤歲溜水至

檝謹按孫氏音義曰說文霤屋水流也溜同霤此說非是下文曰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是水之大如此豈屋霤流乎溜疑淄字之誤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爲害也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

樾謹按說苑反質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賓言不以主言故删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爲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

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

樾謹按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公自喜託國之得人故曰我豈過哉吾託國于晏子也如今本則語不

可通矣

公曰善哉知苦言

檇謹按知當作如苦當作若皆形佀而誤也善哉如若言猶云善哉如若所言

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

檇謹按愚者多悔與不肖者自賢兩意不倫說苑雜言篇載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卽本晏子之言疑此文本作愚者自多傳寫奪自字淺人妄補悔字耳

噎而遽掘井

樾謹按掘井與噎無涉說苑雜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

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

樾謹按方乃與字之誤與本作与隸書方字作㫄相似故誤也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曰與曰不若正相應今誤作方則不可通矣

臣請穰而去

樾謹按句末當有之字說苑辨物篇正作臣請禳而去之

爲禳君鴞而殺之

樾謹按說苑作為君禳鴞而殺之此文君禳字誤倒

且無令君知之

樾謹按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葢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卽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樾謹按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然則

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說文土部壔保也壽字古作𠷎與壔並從𠷎聲故義亦得通矣

免粟之食飽

樾謹按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爲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文失之

士之一乞也

樾謹按乞當作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論語曰不使

勝食旣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竝通士之一旣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竝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也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樾謹按荀子哀公篇竊其有益與其無益楊倞注曰竊宜爲察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曰竊竊崔本作察察葢竊與察一聲之轉廣雅釋詁曰竊著也釋訓曰察察著也是其聲近義通之證窮不可竊當作窮不可察言窮極之則反無以察矣故國不可窮也

召衣冠以迎晏子 外篇重而異者

樾謹按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故此云衣冠以迎王氏念孫謂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

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

樾謹按毋知有死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毋有死也諫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

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
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

樾謹按之字衍文其國以禍四字爲句言國以之而
受禍也與上文國受其福相對爲文說詳羣經平議
左傳

田無宇爲垾矣

樾謹按垾字義不可通疑圻字之誤圻誤爲圩又誤
爲垾耳圻者幾之段字隱元年穀梁傳注天子畿內
釋文曰畿本作圻然則圻之通作幾猶圻之通作畿

也田無宇爲圻矣猶曰田無宇爲幾矣問上篇曰田無宇之後爲幾是其證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

樾謹按今爲人子下不當有臣字葢衍文也盆成适之意葢謂忠孝一也故子胥自忠其君耳而天下之父母皆願得以爲子矣今爲人子而父母不得合葬是離散其親戚也親戚謂父母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其證也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非孝矣非孝卽非忠矣故曰足以爲臣乎王氏念孫

不達此意謂有闕文非是

臣何敢槁也

樾謹按此槁字與問下篇犒魯國之犒同爲撟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撟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晏子言臣何敢撟言臣何敢有所撟拂乎葢因公忿然作色故云然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樾謹按古依隱同聲廣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誼通此隱字當讀爲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

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𡨥
樾謹按無𡨥當作爲幾宇之誤也問上篇正作田無宇之後爲幾可據以訂正
今日吾譏晏子訾猶倮而高撅者也
樾謹按訾乃譬字之誤橛乃撅字之誤高讀爲咎以高爲咎猶以咎爲皐尙書皐陶謨釋文曰皐本作咎是其例也墨子公孟篇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此卽倮而咎撅之義倮爲倮體撅者揭衣也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誠不恭倮則更甚故曰譬猶倮而咎撅者也

當此之時民無飢

樾謹按飢下當有者字如今本則文義不足說苑政理篇正作民無飢者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

樾謹按不周當爲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爲專也疑古本叚甹櫢之甹爲由其形與古文周字作甹者相近因誤爲周耳

敬見不問其道 外篇不合經術者

樾謹按敬字當作茍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茍是茍與亟通茍見猶云亟見孟子萬章篇穆公

亟見於子思與此同義亟見而不問其道仲尼所以行也苟字經傳罕見淺人遂加攴作敬耳

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

孫氏星衍音義曰一本道作單非王氏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癉爾雅癉病也字或作癉大雅板篇毛傳曰癉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露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

樾謹按王說是矣惟從別本作單而訓爲病事之教似近不詞道乃退字之誤說文辵部退數也周書曰

我與受其退退事者敷事也今微子篇作我與受其敗經傳遂無退字淺人不知其義見上句有路字因妄改爲道字耳

公曰合色寡人也

樾謹按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色上竝無合字合疑否字之誤否字自爲一句說文丶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丶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

昔者秦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

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樾謹按孫刻本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彼爲破其實非也彼黃布者言彼其所捐之布乃黃布也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矣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樾謹按此下各本均闕孫刻本據太平御覽增而王氏讀書雜志謂雜取諸書補入不足爲據因詳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人事部所引補之洵較孫

刻爲備矣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非其全者王氏不錄說苑何也故備錄于左

補王氏徵引所未及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公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諸子平議卷七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八

德淸俞樾

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一章

樾謹按常與尙古通史記衞綰傳劔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其證也尙者上也言道可道不足爲上道名可名不足爲上名卽上德不德之旨也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道經首云道可道非尙道德經首云上德不德其旨一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樾謹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本異者數百事此文作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於無字有字絕句亦當從之常字依上文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下云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正承有無二義而言若以無欲有欲連讀既有欲矣豈得謂之玄乎

萬物作焉而不辭二章

樾謹按不辭當就聖人說不當就萬物說方與生而

不有爲而不恃一律河上公注謂不辭謝而逆上非
也不辭猶不言卽上文所謂行不言之敎者唐傅奕
本作萬物作而不爲始畢氏沅謂辭始同聲以此致
異奕義爲長然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與此章文義相近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傅本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四章

樾謹按說文皿部盅器虛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盅
訓虛與盈正相對作沖者叚字也河上公訓沖爲中
失之第四十五章大盈若沖沖亦當作盅又按或不
盈唐景龍碑作久不盈久而不盈所以爲盅殊勝今

本河上公注曰或常也訓或爲常古無此義疑河上
本正作久也

解其紛

樾謹按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
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
爲以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
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本芬字當讀爲忿若以
本字讀之則注中結恨之義不可解此章紛結恨也
俗刻又譌爲結根而義益晦賴此文兩見注又相同
尙可訂正耳王弼本五十六章作解其分注云除爭

原也則亦讀爲忿矣顧歡本正作忿乃其本字芬紛竝叚字耳

谷神不死六章

樾謹按釋文河上本谷作浴云浴養也然浴字實無養義河上本浴字當讀爲穀詩小弁篇蓼莪篇四月篇竝云民莫不穀毛傳竝云穀養也穀亦通作谷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詩正義引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生亦養也王弼所據本作谷者穀之叚字河上古本作浴者谷之異文王弼不達古文叚借之義而有中央無之說斯魏晉之清談非老氏之本旨

抱一能無離乎 十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無乎字唐景龍碑亦無乎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則古本固有乎字又按能如嬰兒句河上公及王弼本均無如字於文義未足惟傅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竝勝當從之愛民治國

能無爲卽孔子無爲而治之旨明白四達能無知卽
知白守黑之義也王弼本誤倒之河上公本兩句竝
作無知則詞複矣天門開闔能無雌義不可通葢涉
上下文諸句而誤王弼注云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是王弼本正作能爲雌也河
上公注云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亦不作無雌
故知無字乃傳寫之誤當據景龍本訂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云爽亡也王弼注云爽差失也竝
未得爽字之義呂氏春秌尊師篇曰且天生人也而

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以口爽與耳聾目盲並舉正與老子此章同列子仲尼篇曰目將眇者先睹秋豪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然則爽者口病之名故莊子天地篇云五味濁口使口厲爽淮南子精神篇云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古語然也新序雜事篇引呂子爽作喑可知口爽猶口喑正與聾盲一律矣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十三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何謂寵辱辱爲下注曰辱爲下賤疑兩本均有奪誤當云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河上公作注時上句未奪亦必有注當與辱爲下賤對文成義傳寫者失上句遂幷注失之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

古之善爲士者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故以得道之君釋之上與士形似而誤耳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樾謹按蔽乃敝之叚字唐景龍碑作弊亦敝之叚字永樂大典正作敝不新成三字景龍碑作復成二字然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則古本如此但今本無而字於文義似未足耳

如春登臺二十章

樾謹按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本作如登春臺非是然其注曰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是亦未嘗以春臺連文其

所據本亦必作春登臺今傳寫誤倒耳文選閒居賦注引此已誤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樾謹按似當讀爲以古以似通用易明夷彖傳文王以之釋文曰以荀向本作似詩旄丘篇必有以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篇注引作必有似也並其證也而我獨頑以鄙六字爲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也故傅奕本作我獨頑且鄙可證河上公於頑字絕句之非王注曰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疑王本亦與傅本同矣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

樾謹按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葢承上惟恍惟惚之文故先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與上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四句爲韵下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乃始變韵也王弼注曰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注文當是全舉經文而奪其中有物四字然據此可知王氏所見本經文猶未倒也

以閱衆甫

樾謹按甫與父通衆甫者衆父也四十二章我將以爲教父河上公注曰父始也而此注亦曰甫始也然則衆甫卽衆父矣一章曰有名萬物之母二十五章曰可以爲天下母衆父者猶云萬物母天下母也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二十三章

樾謹按下道者二字衍文也本作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其下德者失者蒙上從事之文而省猶云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從事於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同於

失也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
可證古本不疊道者二字王弼注曰故從事於道者
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敎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於道
同體故曰同於道是王氏所據本正作故從事於道
者同於道然以河上公注觀之則二字之衍久矣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二十四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使此自矜伐之人
在治國之道是河上本作在道王弼注曰其唯於道
而論之若郤至之行盛饌之餘也則當作其於道也
方與注合今弼本作在道河上本作於道由傳寫互

誤兩失其眞矣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二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葢此章首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終之曰輕則失根躁則失君言不重則無根不靜則無君也王弼所據作失本者本與根一義耳而弼不曉其義以失本爲喪身則曲爲之說矣至河上公作失臣殆因下句失君之文而臆改耳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二十八章

樾謹按此河上公本也河上注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是其本作聖人用之至王弼注曰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則當作聖人因之方與注合今作用者後人據河上本改之耳

或挫或隳

樾謹按挫河上本作載注曰載安也隳危也是載與隳相對爲文與上句或强或羸一律而王弼本乃作挫則與隳不分二義矣疑挫乃在字之誤在篆文作扗故誤爲挫也或在或隳卽或載或隳載從𢦔聲在從才聲而𢦔亦從才聲州輔碑𢦔貴不濡是也其聲

既同故得通用矣

以道佐人主者　三十章

樾謹按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乃古本也河上公注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則河上公本亦是作字若曰以道佐人主則是人臣以道輔佐其主何言人主以道自輔佐乎因作佐二字相佀又涉注文輔佐字而誤耳王弼所據本已爲佐字故注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後人以王本改河上公本而河上注義晦矣

善有果而已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善者果而已當從之王注曰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是其所據本亦作善者故以善用師者釋之今作善有以形近而誤

不敢以取強

樾謹按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卽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非此文有果字也今作不敢以取強卽涉河上注而衍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

以取強當據以訂正

果而勿強

樾謹按傅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蓋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已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謂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當據增

道常無名 三十二章

樾謹按常與尙通說見首章道尙無名者言以無名

爲貴也河上注王注竝非三十七章道常無爲義同

知止可以不殆

樾謹按唐景龍碑無可以二字是也王注曰知止所以不殆也葢加所以字以足句而寫者誤入正文故今河上公本作知之所以不殆此作可以者又所以之誤矣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 三十四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愛養此作衣養者古字通也葢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以聲爲訓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

愛爲隱孝經疏引劉炫曰愛者隱惜而結於內不直
訓惜而必訓隱惜者亦以聲爲訓也兩字之音本同
故愛養可爲衣養傅奕本作衣被則由後人不通古
音不達古義率臆妄改耳

是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三十八章

樾謹按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
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
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
不爲也葢古本老子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上仁
句而誤耳傅奕本正作不

下士聞道大笑之 四十一章

樾謹按王氏念孫漢書雜志曰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之也牟子引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抱朴子微旨篇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牟葛所見本皆作大而笑之今按王說是也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與上文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兩句相對傅奕本作上士聞道而勤行之下士聞道而大笑之蓋誤移兩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則尚可籍以考見也而勤行之是勤而行之之誤然則而大笑之是大而笑之之誤可以隅反矣

建德若偷四十一章

樾謹按河上公注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王弼注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然偷匹之訓於古無徵義亦難曉豈王氏所據本偷或作倫邪以韵求之固不然矣河上公葢讀偷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故解爲若可偷引又因其義未足加使空虛三字以足成之非經旨矣今按建當讀爲健釋名釋言語曰健建也能有所建爲也是建健音同而義亦得通健德若偷言剛健之德反若偷惰也正與上句廣德若不足一律

禍莫大於不知足　四十六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此句之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句據韓非子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作禍莫大於可欲誤也其上文曰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則本是罪字明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　四十八章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治天下當以無事疑河上原注作治天下當以無事後人因經文譌作常因於注文增入常字耳

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　四十九章

樾謹按爲天下渾其心下河上公本有百姓皆注其耳目七字王弼本當亦有之故注云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是可證其有此句也注有各用聰明四字在爲天下渾其心句下正解百姓皆注其耳目之誼而經文奪此句當據河上公本補之

入軍不被甲兵五十章

樾謹按被河上公本作避據韓非子解老篇云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則甲兵以在已者言自當以作被爲長

兵無所容其刃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兵無所容其刃言兵無所用其刃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容與庸通庸爲用故容亦用也

塞其兌 五十二章

樾謹按兌當讀爲穴文選風賦空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閱從兌聲閱可叚作穴兌亦可叚作穴也塞其穴正與閉其門文義一律

是謂盜夸 五十三章

樾謹按夸字無義韓非子解老篇作盜竽其解曰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貨盜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葢古本如此當從之

蜂蠆虺蛇不螫五十五章

樾謹按河上公本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公注也王弼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誤以河上注羼入之

猛獸不據

樾謹按據當作豦說文豕部豦鬬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虎之鬬不相捨一曰虎兩足舉然則於猛獸言不豦正與於毒蟲言不螫同今作據者叚字耳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五十五章

樾謹按全字之義未詳王注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說殊未安河上公本全作峻而其注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也是以陰字釋峻字玉篇肉部朘赤子陰也峻卽朘也疑王氏所據本作全者乃侌字之誤侌者陰之本字蓋陰陽字本作侌昜其從阜者陽則山南水

北陰則山北水南竝以地言非侌昜之本義也老子古本蓋從古文作侌而隸書或作会武梁祠堂畫象陰字左旁作会是也会字闕壞止存上半則與全字相似因誤爲全矣是故作会者老子之原文作全者会之誤字作峻者其別本也王氏據誤本作注不能訂正遂使老子原文不可復見惜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樾謹按此下本有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後人因已見於五十二章而刪去之耳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是古本有此二句之明證
且用其光復歸其明正見物不可終壯之意故下文
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今脫此二句則與
下文之意不屬矣文子下德篇曰知和曰常知常曰
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謂元同用其光復歸其
明亦有下二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五十七章

樾謹按此數句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
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矣下文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乃別爲一章今誤合之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五十九章

樾謹按困學紀聞卷十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並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然則古本自是服字王說非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六十一章
樾謹按古以字與而字通周易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昭十一年左傳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孟子告子篇曰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並以而互用是其義同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

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
而取大國葢卽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
而以而互用正與前所引諸文一律因下文有大國
不過欲兼畜人句兩大國字適相連屬古人遇重文
每省不書止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此文云故或下以
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
過欲入事人古本兩大國字不重書止作大二國二
後人傳寫奪之因以大國字屬下句而以或下而取
四字爲句幷上句小國字亦删去之使兩句一律而
其誼不可曉矣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六十二章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下美字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樾謹按唐景龍碑及傅奕本並作求以得有罪以免相對成文當從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九字爲句乃設爲問辭以曉人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言人能修道則所求者可以得有罪者可以免也不曰字邪字相應猶言豈不以此邪謙不敢質言也

下云故爲天下貴則自問還自答也河上公本不曰誤作不日因曲爲之說曰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失其義矣

報怨以德六十三章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以德報怨朱文公集注曰或人所稱今見老氏書然老氏之意實不如此第三十六章云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彊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第四十二章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此云報怨以德其旨一也下文言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夫圖難於易善於圖難者也爲大於細

善於爲大者也然則報怨以德正深於報怨矣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老子之說大抵如此朱文公引以證論語或人所稱失老子本旨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六十七章

樾謹按韓子解老篇作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事器異文或相傳之本異或彼涉上文事無不事句而誤皆不可知至故能下有爲字則當從之蓋成器二字相連爲文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杜注曰成國大國昭五年傳皆成縣也成縣亦謂大縣然則成器者大器也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爾雅釋詁神重也神器爲重器成器爲大器
二者竝以天下言質言之則止是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爲天下長耳乃上言天下而下變文言成器古人
自有此例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
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顏淵所附本是
夫子因上句言夫子故下句變文言驥尾顧氏炎武
謂是回避叚借之法是也自宋以來儒者不以修辭
爲事莫窺斯祕矣
是謂配天古之極六十八章
樾謹按此文王弼無注河上公以是謂配天四字爲

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三字爲句注云
是乃古之極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
怒與下爲韵後三句以德力極爲韵若以是謂配天
爲句則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謂配天之極六字
爲句與上文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文法一
例其衍古字者古郎天也周書周祝篇曰天爲古尙
書堯典篇曰若稽古帝堯鄭注曰古天也是古與天
同義此經配天之極佗本或有作配古之極者後人
傳寫誤合之耳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十九章

樾謹按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叚字周官保氏職鄭注襄尺釋文曰襄音讓本作讓是古襄讓通用上文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故曰抗兵相加讓者勝矣亦卽七十三章不爭而善勝之意因叚襄爲讓又誤襄爲哀故學者失其解耳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一章

樾謹按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葢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為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常有司殺者殺第七十四章

樾謹按常當作尙與第一章非常道非常名諸常字同尙者上也上有司殺者謂天也河上公注曰司殺

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是正作上字解

木強則兵七十六章

樾謹按木強則兵於義難通河上公本作木強則共更無義矣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之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字則又兵字之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七十七章

樾謹按賢下當有乎字其不欲見賢乎文義方足乎者語之餘古人多不箸於文字而使讀者自得之尙

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據史記則句末亦有乎字而經文無有卽其例矣

無德司徹

樾謹按古字徹與轍通二十七章善行無轍迹釋文作徹引梁注曰徹應車邊今作彳者古字少也然則此文徹字亦與彼同矣有德司契無德司轍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無德之君則皇皇然司察其轍迹也河上公解善行無轍迹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此卽可說無德司徹之義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八十章

樾謹按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然則什伯之器猶言什物矣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衞曰伯是其證也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禮記祭義篇曰軍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佰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兩

句一律下文云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舟轝句蒙重死不遠徙而言甲兵句蒙什伯之器不用而言文義甚明河上公本什伯下誤衍人字遂以使有什伯四字爲句失之矣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

樾謹按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文法一律河上公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於美言不信注云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疑

此注爲後人增益其原文云美者孳孳華詞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自經文誤作美言不信後人因改注文美者爲滋美之言者不詞甚矣

諸子平議卷八

溧水濮思禹覆校

三

諸子平議卷九

德淸俞樾

墨子一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親士

樾謹按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氏沅校注曰抑安也猶曰安其大醜於文義未得

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

B
126
.Y87
v.4

樾謹按內當作衲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衲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說曰疚究同猶云內省不疚殊失其旨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諾諾焉可以長生保國

樾謹按王氏念孫斷焉字下屬爲句謂焉猶乃也其說是也支苟二字畢云疑誤今按支茍乃積穊二字之叚音說文禾部穊積穊也徐錯曰積穊不伸之意然則積穊者諾諾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淩壓而不得伸亦必諾諾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

必有詻詻之下是也

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樾謹按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上文曰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四喻正承上文而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篆書作𠂒近字古文作岓篆書作𠂒兩形相似而誤禮記大學篇舉而不能先先乃近字之誤與下退而不能遠相對成文說詳羣經平議可以與此互證

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樾謹按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

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已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已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

是故谿陜者速涸逝淺者速竭

樾謹按逝當讀爲澨古字通也詩有杕之杜篇噬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澨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澨楚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王逸注竝曰澨水涯澨淺與谿陜

對文因叚逝爲澨其義遂晦王氏引之謂逝當作遊亦未免不求之聲而泥其形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 修身

樾謹按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葢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旣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不同然有君子字卽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旣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

義同或它本自有作君子者而馬氏誤移作首句傳寫者乙正之仍從古本作士雖有學而篇首君子二字失於刪去耳

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樾謹按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並無者字是其證

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樾謹按偏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擩于三豆今文辯皆

作偏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所染

樾謹按畢云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

然晉有郤氏未聞有郤偃也王氏念孫曰高當作章

郎城郭之郭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今按王

說得之矣然必謂高是章之誤則猶求之形而未求

之聲也高與郭一聲之轉耳故從高得聲之字玉篇

塙音口角切㱿音口卓切嚻音胡角切然則高亦可

讀如郭矣詩緜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郭偃之

爲高偃猶郭門之爲臯門也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 法儀

樾謹按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竝無五者

賊其人多故天禍之

樾謹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多故天福之相對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 七患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按王說是矣然以憂爲

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毖言持祿
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
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
竝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
此文旣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
葢本作恙交恙卽養之叚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
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
憂也故與歡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交恙
當讀爲養後人不達叚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也之訓

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

所言不忠所忠不信

樾謹按言乃信字之誤

二穀不收謂之旱

樾謹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饉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嗛嗛猶歉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

樾謹按疾當爲寡爲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今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

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樾謹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卽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

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辭過

樾謹按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

此非云益煗之情也

樾謹按情猶實也煗之情猶言煗之實云益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煗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煗之實上文曰冬則輕煗夏則輕清而此獨言煗者衣固以煗爲主耳

冬則凍冰夏則飾饐

樾謹按畢解飾字曰若覆食之幕然凍冰二字一義飾饐二字亦必一義不當如畢氏說也飾疑餲字之誤論語曰食饐而餲冬則凍冰夏則餲饐兩句文義

正一律鍻字右旁之曷隸書或止作曷而飾字隸書
或以飭爲之兩形相近故誤耳

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三辯

樾謹按非字衍文

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第期爲茅茨然茅茨土階
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
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
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
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

宮室言也下文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今作茅茨則眞無樂矣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以勞殿賞

樾謹按畢云殿讀如奔而殿此殆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與淀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鎭也鎭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塡也塡與奠通禮記檀弓篇

主人旣祖塡池鄭注塡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
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
殿奠文異而義同
舉公義辟私怨
樾謹按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說非也豈有私怨
者不問其賢否而槪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
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
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
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樾謹按畢云下疑脫一字非也施當讀爲愓尙書盤庚篇不愓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愓交義已足非有闕文

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尙賢中

樾謹按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

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

樾謹按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饑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

旣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曰字爲有字之誤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旣云若法卽旣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

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

樾謹按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謂本來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

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

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樾謹按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韵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韵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韵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旣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

樾謹按灰字之義不可曉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叚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

昔者伊尹爲莘氏女師僕

樾謹按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尚同上

樾謹按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

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文同可據訂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
去也
樾謹按而字乃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夶與而相似
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尙同
下篇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之民言
與此一律可證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
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樾謹按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

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運役卽連收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 尙同中

樾謹按靡當爲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旣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天志中

篇磿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兩磿字皆磿字之誤磿
即歷之叚字也說本王氏念孫此歷字誤作靡被磿
字誤作磨古書之晦久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
天下之利
樾謹按此本作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今
作不避者篆文相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而辟天鬼
之所憎
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樾謹按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解曰幾讀

如關市譏然關市與獄訟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

幾字仍當屬上讀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

傳訓幾爲期是也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

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

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時幾

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

亂天下

樾謹按之衍字

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尙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

樾謹按畢云而讀與能同又據文選東京賦注引此

文作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尙同是故上下通情因增
入審字故字王氏念孫謂此本作是故上下請通請
卽情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請爲通者後人
㫄記情字而誤入正文又衍爲字耳文選注作通情
者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今按其說皆是也惟以爲
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
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
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尙同爲政上下
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爲正長
上文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尙同又云以爲正長一句

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
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然則
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以尙同
爲政也若作尙同以爲正長卽失其義矣下篇云聖
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選注刪此句
畢氏王氏說亦未及故具說之

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

樾謹按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
言卽其卽則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

樾謹按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卽中情也

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樾謹按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說字此下奪爲政二字當據下篇補

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尚同下

樾謹按賞下當有罰字義見上文而不可當作不可

而猶言不可以也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
樾謹按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曰古者天之始生民
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爲政者說故此云胡
不審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
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尚同於天子
樾謹按下義字衍文上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
義以尚同於國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
同於天竝無下義字是其證也畢校已及之矣上下
文竝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詩猗嗟篇舞則選兮

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撰與選通

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

樾謹按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尙同於天義見上下交

先之譽令聞先人發之

樾謹按畢校云先之二字一本作光當從之光廣古通用光譽卽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

臣自愛不自愛君 兼愛上

樾謹按下自字衍文也上文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皆無下自字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

樾謹按兩人字下竝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竝可證人下當有身字也

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兼愛中

樾謹按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倘賢篇引作鮮不用濯卽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義同

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

䜣謹按以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卽必曰非然

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又云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
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卽必曰非然也
必曰從愛人利人生皆以反言發問而起正對正與
此同若如今本則文義複沓矣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
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强不執弱衆不劫
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
之難物於故也

樾謹按君臣相愛至富不侮貧四十字本在上文人
與人相愛則不相賊之下然而今天下之士子墨子

言曰十二字當作然而今天下之君子曰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句亦難解於故二字當爲衍文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

樾謹按辯其下脫害字下文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是其利也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是其害也

連獨無兄弟者

樾謹按畢云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縈或作惸皆假音然鰥縈惸三字聲皆不與連相近畢說非也連當讀爲離連與離一聲之轉淮南子原道篇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高注曰連嶁猶離嶁也是其證也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注曰流連猶爛漫失其識業也然則流連卽流離也亦其證也

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 兼愛下

樾謹按此本作是故子墨子曰別非也下文是故子

墨子曰兼是也與此爲對文可證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必將無可焉

樾謹按以水救火何不可之有畢校云一本作火救水然墨子此譬本明無以易之之不可若水火是相反之物無論以水救火以火救水皆是有以易之與設喻之旨不合疑墨子原文本作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故曰其說必將無可今本作水救火別本作火救水皆有脫文

疾病不侍養

樾謹按侍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
侍非是非命下篇下以待養百姓待亦當作持
然卽敢問不識將惡也
樾謹按惡下脫從字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
曰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是其證
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
樾謹按爲吾身上當有若字上文曰吾豈能爲吾友
之身若爲吾身是其證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
樾謹按惡下脫賊字當據上文補

故約食爲其難爲也

樾謹按其當作甚下二句竝同甚難爲卽至難爲也下文曰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是其證

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非攻中

樾謹按不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義不可通

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

樾謹按教下疑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郎教士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據墨子之言則闔閭先有此法矣

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 非攻下

樾謹按免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無免字可證

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

樾謹按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利人其利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

卒不利和

樾謹按卒讀爲將卒之卒利卽和字之誤而衍者

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

樾謹按之時當作不時王氏念孫已訂正矣傺字王云未詳今按傺卽際字張遷碑厲正之傺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孟子萬章篇敢問交際何心也杜預趙岐注並曰際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糧食不傺不傺卽不接也與中篇所云糧食輟絕而不繼文異義

同後人不達傺字之義據中篇改為不繼而寫者兩存之遂作不繼傺耳

然則是虧不足而動有餘也

樾謹按動乃重字之誤中篇曰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是其證

天不序其德

樾謹按序乃享字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曰序一本作享是其例也天不享其德文義甚明字誤作序不可通矣下文曰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序亦享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九終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

德清俞樾

墨子二

芊䱜不加者去之節用上

樾謹按芊䱜二字凡四見疑當作鮮且蓋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且字左旁耳且讀爲𪓐鮮且者鮮𪓐也說文黹部𪓐合五采鮮色從黹虘聲詩曰衣裳𪓐𪓐鮮色謂之𪓐故合而言之曰鮮𪓐今詩作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𪓐連言正古義也鮮且不加謂徒爲華美而無益於用畢云不加猶言無益是也

鱸從虘聲虘從且聲故鱸得以且爲之如籒文遣不
篆作退或作徂而詩溱洧篇士曰既且釋文曰且往
也則卽以且爲之是其例矣
凡其爲此物也無加用而爲者
樾謹按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
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
楫不易津人不餙
樾謹按利當作制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上當作止止
當作上足以將之則止雖上者三公諸侯至文義甚
明兩字互易不可通矣畢氏但訂正止字未訂正上

字故爲補訂之

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節葬下

樾謹按此上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霸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畢氏謂與下文複故刪之今按畢說是也惟將下當有求字下文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與此爲對文可證也然兩文均有錯誤此當云仁者將求興天下之利而使民譽之終身勿廢也下當云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也文義方明其下云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

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正承此兩文而言又按且故二字文義不順蓋終身勿爲下舊有也字且卽也字之誤

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北乎身

樾謹按車乃庫字之誤北乃比字之誤漢書王尊傳師古注曰比周也比乎身猶言周乎身

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

樾謹按蚤朝下脫晏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蚤出夜入夙興夜寐對文若無晏退二字文義未完尙賢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下篇竝有蚤朝晏退之文尙賢篇

與夜寢夙興蚤出莫入相對非樂篇非命篇與蚤出暮入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

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

樾謹按細字無義葢即上句絍字之誤而衍者絍本作紝因誤爲細矣埋賦二字亦不可通賦當作贓玉篇貝部贓作郎切藏也是埋贓即埋藏也贓賦相似因而致誤耳贓字雖說文所無然藏字亦說文所無且從艸無義不如從貝之爲勝玉篇收贓字而訓爲藏或轉爲古字古義乎

財以成者扶而埋之

樾謹按扶字義不可通扶乃抉字之誤廣雅釋詁抉穿也抉而埋之謂穿地而埋之也說文穴部𥥛穿也又曰窫深抉也義竝與抉相近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樾謹按王氏念孫曰者五當爲五者謂君父母妻與後子也然上文君死父母死既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誤

內續奚吾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樾謹按內續奚吾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皆

字之誤也奚后郎謑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謑恥也重文謨曰謑或從奊又曰詬謑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謑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奊詬奊即謨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謑之省后即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謑詬者內積恥辱也盎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竝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

無封

樾謹按畢注云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聲相近然上云旣泥畢云泥當爲犯窆字之假音也則此不當云

無窆矣且窆者葬下棺也葬雖至薄亦必下棺而云無窆之理不可通封仍當讀如本字禮記王制篇不封不樹鄭注曰封謂聚土爲墳無封言不爲墳也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

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

樾謹按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禮記緇衣篇章義癉惡釋文曰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是義與善同意

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

樾謹按渠舊作秉畢據列子改今按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卽此國也

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天志上

樾謹按畢改兩曰字皆作日然上曰字實不誤且語有之曰盍述古語也言字卽語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日焉而字疊出文義難通疑上焉而字亦爲衍文墨子本作且語有之曰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逃避之晏者淸也朙也說文日部晏天淸也小爾雅廣言晏明也文選羽獵賦于是天淸日晏淮南子繆稱篇暉目知晏陰諧知雨並其證也此謂人苟於昏暮得罪猶有可以逃避之處若晏日則人所其

覩無所逃避矣下文曰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則墨子正以晏日之不可逃避起下文明必見之之意晏之當訓明無疑矣畢注謂猶云日暮途遠是但知晏晚之義而忘天淸之本訓宜於墨子之意不得矣

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

樾謹按下之字當在知字下畢校已及上之字當在天字上屬上爲句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君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之字誤在天字下則固明知句文氣未足且天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

當作天之爲政也畢校未及故具說之

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 天志中

樾謹按三善字皆言字之誤隸書善字或作善張遷碑有張艮善用籌策靈臺碑君子善之孫叔敖碑去不善如絕綌與言字相似故言誤爲善義者言政也何以知義之言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言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政也竝無

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

樾謹按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

樾謹按撽遂二字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爲撽邀而邀又誤爲遂耳邀與交通莊子庚桑楚篇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是交邀古通用也邀萬物以利之卽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交猶兼也兼愛中篇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又曰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又曰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下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非命上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然則愛言兼利言交固本書之通義矣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謂也

樾謹按非上脫無字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謂當作爲古字通用下文正作爲

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樾謹按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木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下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竝可爲證

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天志下

樾謹按極戒卽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

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
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亟又與㦛通見爾
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卽從㦛是可知其義之通說
文心部𢘅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皃謹重之義亦
與儆相近
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
樾謹按此上脫誰爲貴天爲貴六字中篇曰然則孰
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是其證
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
樾謹按之當作天是謂天賊與是謂天德對文中篇

正作天賊

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

樾謹按知字衍文葢涉上句吾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兩句竝有知字而衍氏當讀爲是禮記曲禮篇是職方鄭注曰是或爲氏儀禮覲禮篇大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也周官射人注引作大史氏右然則是氏古通用今氏卽今是也今是卽今夫也禮記三年問篇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今是作今夫荀子宥坐篇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今夫作今是竝其證也上文曰今是楚王食

於楚之四境之內此云今氏大國之君文法正同上文作是此文作氏則字之異耳寬者下當有闕文葢言其土地之廣大也故下文以然字作轉語今無他據不敢臆補

比列其舟車之卒

樾謹按卒下脫伍字非攻下篇作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是其證也皆列卽比列王氏念孫說

而況有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

樾謹按担字無義當爲衍文葢卽垣字之誤而複者格人之子女與下竊人之金玉蚤絫竊人之牛馬一

律曰格曰竊皆以一字爲文也下文踰人之墻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亦衍扭字又下文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正無扭字可證上兩處之衍矣畢反謂其脫扭字非也格人之子女謂拘執人之子女後漢書鍾離意傳注曰格拘執也是其義

與角人之府車

樾謹按角字無義乃穴字之誤穴隸書作內角隸書作侖兩形相似而誤

於先生之書大夏之道之然

樾謹按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明鬼下

樾謹按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亦無義據下文此語兩見而皆無率徑二字疑爲衍文

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别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

樾謹按此本作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别不可以不察者也下文曰既以鬼神有無之别以爲不可不察

已然則吾爲明察此此文以爲字卽涉下文而衍明
察此字卽涉下文而誤下云不可不察正承此而言
故知此文無明字也
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檝謹按必使吾君知之絕句其下脫後字本作其後
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後三年但刪其字耳韋
昭注周語引作後二年雖誤三爲二而後字固在皆
可爲證文選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注引作必死吾
君之期則誤其爲期而屬上讀且誤使爲死又脫知

字文不成義不足據也田於圃田者圃田地名詩車攻篇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以鄭有甫田說之爾雅釋地作鄭有圃田郎其地也畢讀圃字絕句非是從乃徒字之誤車數百乘徒數千人徒與車爲對文御覽引作車徒滿野是其證

袾子杖揖出

樾謹按下文袾子舉揖而槀之揖未知何物疑此文本作袾子揖杖出下文本作袾子舉杖而槀之倘書大傳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注曰揖挾也此揖杖之義也因揖杖誤倒爲杖揖後人遂改下文之舉

杖爲舉揖以合之耳舉杖而稾之猶定二年左傳云
奪之杖以敲之稾卽敲之叚音

請品先不以其請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速也

樾謹按畢云品當爲盟下請字當爲情王氏引之云
上請字當爲諸下請字卽情字墨子書通以請爲情
不煩改字今按二說皆是也惟先字之義尚不可曉
王氏改爲共字而移在盟字之上似亦未安先疑矢
字之誤矢誓古通用盟矢卽盟誓也矢字隸書或作
夫見孔宙碑先字隸書或作失見北海相景君碑兩
形相似而誤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

樾謹按董字無義疑堇字之誤堇借爲謹言不可以不謹也管子五行篇修暨水土以待乎天堇尹知章注曰堇誠也訓堇爲誠卽讀堇爲謹也說文堇古文作墓形與董相似故誤

子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

樾謹按葆士無義士疑玉字之誤葆玉卽寶玉也史記周本記展九鼎葆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卽其例也古之伐國者或取其田野或俘其寶玉故禹自言予非爾田野寶玉之欲也

湯乘大贊

樾謹按畢云贊疑聲字實非也湯乘大贊卽書序所謂升自陑者枚傳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是也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登自鳴條蓋湯之伐桀必由陑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呂覽言登墨子言乘乘卽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襄二十三年左傳杜注曰乘登也升陑登鳴條皆以地言則乘大贊亦必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樾謹按畢云一本作非直注之是也直特固得通用

而非字則必當有墨子蓋謂非空棄之而已且可以
合驩聚衆也今脫非字則義不可通下文正作非直
注之汙壑而棄之也當據補
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
樾謹按弟兄當作兄娰義見上文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非樂上
樾謹按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
中篇
非直掊潦水拆壞坦而爲之也
樾謹按畢氏改坦爲垣是也壞疑壞字之誤掊者說

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拆者說文广部云厈卸屋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卸屋也隸變作斥俗又加手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毀壞之垣而拆卸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掊潦水拆壞垣而爲之也王氏念孫以此二語爲未詳故具說之

意舍此

樾謹按此三字乃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作抑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舍此者言姑舍此弗論而更論宅事也上文言樂之無

益於飢者寒者勞者下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正墨子文法之妙王氏念孫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即我未必然也

樾謹按我下脫以爲二字當據上文補

明不轉朴

樾謹按此句義不可曉下文作眉之轉朴更爲無義疑眉字乃音字之誤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抃亦以形似故誤抃者變之叚字尙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即其例

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云音不轉變正以類相從矣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

樾謹按興猶喜也禮記學記篇不興其藝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尙書堯典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引作庶績咸喜是興與喜一聲之轉其義得通興樂萬者喜樂萬也樂卽本篇非樂之樂萬謂萬舞也

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

樾謹按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而廢大人

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言大人聽樂則廢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

樾謹按畢云野于疑作于野實非也此本以啟乃淫溢康樂爲句野于飲食爲句野于飲食卽下文所謂渝食于野也與左傳室於怒市於色文法正同將將銘莧磬以力疑有脫文葢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韵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韵也

百姓之誶也 非命上

樾謹按譆讀爲悻說文心部悻憂也猶曰百姓之憂也故下文曰說百姓之譆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畢引爾雅譆告也釋之非是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

樾謹按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害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念孫謂則卽利字之誤而衍者非

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樾謹按則上吾字豈上利字竝衍文

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樾謹按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樾謹按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葢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

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衍上之所賞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即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

今故先生對之曰 非命中

樾謹按此子墨子託爲先生之言以折執有命者之說畢謂生當爲王非是

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

樾謹按必不能曰下有闕文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

肯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

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 非命下

樾謹按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中篇曰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

樾謹按下文又云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去發二字畢云未詳竊疑是大子發之誤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鼓文小魚作⿱小魚散氏銅盤銘小子作⿱小子是也此文大子字或合書作⿱大子其下闕壞則似厺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大子

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曰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以別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

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

樾謹按尙當讀爲上

今雖無在乎王公大人蕢若信有命而致行之

樾謹按賁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

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非儒下

樾謹按親伯父宗兄句文義未明王氏念孫謂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其說是也王氏引之謂而讀爲如亦當從之惟謂當作卑如庶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伯父宗兄如卑子者卑子卽庶子乃取卑小之義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曰卑小也故凡從卑得聲者並有小義廣雅釋詁稗小也方言曰

篆小者謂之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海小海也漢書衛青傳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然則卑子之稱正與裨王裨將一律矣

秉轡授綏如抑嚴親

樾謹按抑當作御字之誤也天志下篇以御其溝池王氏引之謂御當爲抑隸書抑字或作抑見漢校官碑御字或作御見帝堯碑兩形相似而誤正可與此互證

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

樾謹按此本作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後仁脫上古字
公孟篇作必古言服然後仁亦當作必古言古服脫
下古字

巧垂作舟

樾謹按巧垂當作功垂字之誤也周官肆師職注曰
古者工與功同字然則功垂卽工垂也莊子胠篋篇
儷工倕之指釋文曰倕音垂堯時巧者也堯典咨垂
女共工是稱工垂者工其官垂其名

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

樾謹按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言事親者務

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

也與有過則諫相對

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樾謹按豫猶儲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家語相魯篇孔子爲政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賈是豫與儲義通隱知豫力兩文相對言隱藏其知儲蓄其力也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失其義并失其讀

雖恐後言

樾謹按雖當作唯古字通也上文有見利二字葢言

利之所在唯恐後言也下文云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已亦以未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說

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樾謹按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與此文有詳畧而義正同

敎行下必於上

樾謹按此本作敎行於下必利上與上句言聽於君必利人相對爲文敎行下脫於字而利字又誤作於義不可通矣

深慮圖謀以奉賊

樾謹按同乃周字之誤深深慮周謀相對爲文言其慮深沈其謀周密也

其道不可以期世

樾謹按晏子春秋雜篇作其道也不可以示世此文期字亦示字之誤古文其字作亓見集韻示誤爲亓因誤爲期矣

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苟爲說文自急敕之茍而非苟且之苟謂曩以生爲急今以義爲急也然求之文義亦似未合本文言爲苟生爲苟義不言以生爲急以義爲急也此字仍當爲苟且之苟苟生者苟可以得生而止也苟義者苟可以得義而止也儀禮燕禮聘禮記竝有賓爲苟敬之文鄭注聘禮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又曰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然則苟敬之義亦謂苟可以致敬而止此言爲苟生爲苟義正與爲苟敬一律葢古語有然未可臆改也淮南子

繆稱篇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之從事也曰苟義文義正與此相近

諸子平議卷十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墨子三

知材也經上

樾謹按知讀爲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卽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同長以缶

樾謹按畢謂缶卽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

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爲正下文曰日中缶南也是

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佴自作也

樾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佴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閒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樾謹按次無閒而不攖攖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攖

有不相攖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所
以敢也力刑之所以奮也兩語本相儷中間闌入此
句則儷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
也譽明美也誹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
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聰也言口之利
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茲是儷句今皆以
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
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 經下

樾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

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
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樾謹按鑑上脫臨字位當讀爲立量乃景字之誤畢
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爲施詩何
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韓策易
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
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
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
行丁公著音迆說文走部迆衺行也是迆正字施叚

字此作易者又其叚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舌相對爲文舌卽正字經說下篇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柂與正相對卽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樾謹按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句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樾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

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箕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
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爲箕耳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經說上
樾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
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
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
之密也若明慮句慮字涉下慮也者而衍下文若睨
知句知字涉下知也者而衍若見怨句怨字涉下怨
也者而衍茲當刪去
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樾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壘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

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此當讀云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慮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之誤篆書人字作刀故誤爲力耳趨之而得爲句人則弗趨也爲句葢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爲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䵷買化也

樾謹按䵷買之義難曉上文雖有化若䵷爲鶉之文然買與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爲一談也䵷疑𧶠字之誤說文貝部𧶠衙也讀若育今經

典通以鬻爲之上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買鬻言化亦易也尙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曰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買鬻言也

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𠂢頁倍 經說下

樾謹按字書無⿰𠂢頁字疑⿰角卓字之誤玉篇角部⿰角卓女卓切握也

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樾謹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

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樾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蓋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樾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為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樾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為別也

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也大取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為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樾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

非意人也一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樾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

益其益尊其尊

樾謹按尊當讀爲劗說文刀部劗減也劗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樾謹按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已篇嗇其大寶高注竝曰嗇愛

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
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樾謹按正夫當爲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
謂之攘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
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貎同者也故同

樾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
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
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貎者也故異將

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𢃄與此文一律可證

摹略萬物之然小取

樾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肰肰誤爲肰因誤爲然

行而異轉而危

樾謹按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樾謹按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

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
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耕柱

樾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
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樾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
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卑云
十金當爲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

古之善者不誅

樾謹按誅當為訹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訹術與訹竝述之叚字其字竝從朮聲故得相叚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

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樾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是猶弇其目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

樾謹按祝於禁社也當作祝於禁社曰其下句卽祝詞也上文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禁社乃叢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為聖人貴義

樾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即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樾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即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樾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廣雅釋

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為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竝引作凱風葢亦省凱為豈而誤為巨也可以為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樾謹按吾當為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公孟

樾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為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

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益古有此喻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樾謹按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餲漢書賈山傳祝餲在前師古曰餲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

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

樾謹按畢謂果當爲祼是也謂撅當爲蹶引說文云

僵也一曰跳也則失之矣躧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喻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衣跰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樾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卽吾子也

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

樾謹按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竝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樾謹按亦當爲亓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樾謹按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

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魯問

樾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讐怨行暴失天下

樾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樾謹按齊大王即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尙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田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尙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亶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大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

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

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樾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葢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樾謹按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

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誅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誅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

樾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褋王氏念孫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褋皆叚字也其本字當作梜梜與牒疊韵字玉篇仌部渫浹渫也虫部蛺蛺蝶也梜之與牒亦猶浹之與渫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

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曰梜猶箸也以梜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備城門

樾謹按尊當爲遵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塹長以力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樾謹按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蓋言爲

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樾謹按方者房之叚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尚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幽牘

樾謹按牘卽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

旁作月因變而爲臏矣管子侈靡篇有鴟字卽鳶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爲證

夫長丈二尺

樾謹按畢云夫疑卽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褀守篇改夫爲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爲頡皋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趺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趺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褀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趺者視此

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樾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書四字作亖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益言盛水之器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𢷅

樾謹按王氏引之謂磨當爲磿𧗿當爲槧即說文櫘槧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爲高樓磿槧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磿槧猶云夾爲高樓也磿槧即夾也

時換吏卒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樾謹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即廝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樾謹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葢自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

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口口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

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右文字譌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弟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舊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尊用之尊讀爲遵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共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

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亣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樾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即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必以堅杖爲夫

樾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趺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皋之趺也備高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轀杖竝當作材

兩軸三輪備高臨

樾謹按既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煙資吾池備梯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煙爲堙是也惟資字尚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泰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塡滿之也是茨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薋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薋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卽薋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垐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垐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樾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襍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襍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閒也備城門篇見一寸舉云見疑閒字是其例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

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 備穴

樾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云夫

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竝言夫長臂長而
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樾謹按什十竝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什
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
以盆盛醯置穴中
樾謹按醯疑醯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洒洒疑油之
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 備蛾傅

樾謹按雗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竝其證

敵引哭而去

樾謹按哭當作師說文帀部師古文作𠦂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偷賢篇之佚非儒篇之苟皆未甚塙若此𠦂字則眞古文也故爲表出之

壇高八尺堂密八　迎敵祠

樾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宻說文宀部宻深也謂堂

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爲密
矣下密字竝同它書深字無作突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
樾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葢
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
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
人掌閉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
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樾謹按畢云澤當爲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

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爲倉英之旗旗幟

樾謹按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竝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樾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葢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卽足字之誤而複者當刪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

樾謹按表乃衺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氏念孫訂表爲衺之誤正與此同

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 號令

樾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爲事也備梯篇以靜爲故備穴篇以急爲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乃傳城

樾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卽蛾傳之傳備蛾傳篇曰遂以傳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爲

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

及窮巷閒無人之處

樾謹按閒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

毋入澗郎閒之叚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郎閒之

壞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樾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

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

夫是民閒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

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

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客射以書無得譽
樾謹按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
望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
五垂
樾謹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寇二字於舉四
垂上補郭字均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
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
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揅經室集有釋一篇稍近之
然亦有未盡者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畔之地

立木爲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爲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卽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所以名也凡置郵表畷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畷必於兩道歧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卽以爲名其始亦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畷說文田部畷兩陌閒道也是也郵畷之名旣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

畷之名湮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襍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卽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重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玆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犬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襍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

其罪射

樾謹按射疑刵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耳爲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

樾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樾謹按升食當爲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

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兩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圍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爲升又脫四字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爲五升矣參食者每

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益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卽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樾謹按疑人益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一

雙流謝家玉覆校

B
126
.Y87
v.5

諸子平議卷十二

德清俞樾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 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

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干越夷貉之子

樾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弨本從元刻改正文干越爲于越注文吳越爲於越劉氏台拱補注王氏念孫讀書襍志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敵國非卽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

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葢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即訓爲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樾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樾謹按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

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樾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卽躁之叚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叚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

而改躁爲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樾謹按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卽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說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別楊注云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犆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卽說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樾謹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說竝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

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卽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目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佗物不足以尙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樾謹按兩見字竝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書襍志言

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脩身

樾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卽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樾謹按自血氣剛强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

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樾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䄇志補誤也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樾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慤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僥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楊注曰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樾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轂靡鄭注曰轂拂也擊與轂通郭仲奇碑鷹偫電轂轂卽擊字也

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樾謹按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

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樾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鰥寡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爲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卽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樾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

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楊不知過爲禍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

鉤有須　不苟

樾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鉤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鉤疑姁之叚字說文女部姁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啑鉤爲說謂

鉤音拘與須音相近嘘鉤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嘘鉤范望及溫公集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嘘鉤卽嘘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鉤爲姁亦卽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樾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爲迂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又似不誤也吟蓋黔之叚字黔口卽黔喙周易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

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

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爲狎葢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

達此旨改知爲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也

以義變應

樾謹按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徧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竝云今文辯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徧以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

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
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説失其旨矣君道篇曰竝遇變
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徧也致士篇臨
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樾謹按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
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
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汙
穢之行將修爲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汙對文
竝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樾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樾謹按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樾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是非仁人之情也

樾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葢言遇富貴者卒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榮辱

樾謹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爲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爲擾攘之攘說文女部孃煩擾也經典無孃字多以攘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樾謹按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俶眞篇辨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撓
樾謹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眾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樾謹按楊注曰胠與袪同方言曰袪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爲不詞楊注非也胠當作陆文選吳都賦曰陆以九疑注曰陆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陆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陆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樾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尚書臯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

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竝當訓終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

樾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樾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

以脩爲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樾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旣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衆爲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囷窌爲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樾謹按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曰穀所以爲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楊注曰慤實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

子弓短非相

樾謹按楊注曰子弓蓋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樾謹按善乃𦍒字之誤隷書𦍒字或作盖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

樾謹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樾謹按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

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狀傳寫者失爿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雜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樾謹按極禮而褫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褫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褫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

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本尚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褫卽因注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蓋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

誤名爲解荀子而實沿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一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爲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

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鄉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生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樾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閒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樾謹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凊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侖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

愈略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樾謹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閒謂之哲郭注曰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世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

樾謹按世字當作舉遠舉近舉相對爲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

囙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

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

樾謹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噡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噡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也噡字疑諾字之誤

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爲噡矣

喬宇嵬瑣非十二子

樾謹按楊注曰喬與譎同宇未詳或曰宇大也今按讀喬爲譎是矣訓宇爲大則與譎誼不倫宇當讀爲訏說文言部訏詭譌也然則喬宇猶言譎詭矣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樾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

世者茲郎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樾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載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

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
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
將軍迺肎幸臨況魏其矦卽此況字之義
爲詐而巧
樾謹按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
數則僞詐不敢嚮匃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
楊注曰巧於爲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樾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
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

大讀爲汰淫汰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汰也是其證之者乏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形似故易誤耳淫汰而用乏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樂富貴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

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
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樾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爲進不詞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餕然則峻之爲進猶餕之爲進矣

侈然

樾謹按漢書敘傳姼姼公主師古曰姼姼好貌侈卽

㚣之叚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㚣㚣然好也楊注曰㚣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㚣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樾謹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惡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叚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濜矣

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仲尼

樾謹按說文見部覢暫見也目部睒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倓即其叚字也倓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倓安也失之

武王誅二

樾謹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爲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樾謹按理字衍文也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

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
作注時尙無理字也理字葢郎重字之誤而衍者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樾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
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
是猶伏而咶天
樾謹按楊注曰咶與舐同伏而舐天愈益遠也然舐
天二字甚爲無誼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
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眂天眂郎古視字也伏
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眂誤爲舐傳寫

者又改爲咶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 儒效

樾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肴故誤爲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爲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𠧴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樾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隸書圓字或作圓或作圖皆與圓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圓因誤爲圖耳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樾謹按分當讀爲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褫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然

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樾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葢卽以本字讀之然樂樂字經傳尟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讀爲落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文異義同老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石形容之

遂選馬而進

樾謹按楊注曰選僎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

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輿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樾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

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厭讀爲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彼云晨壓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樾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既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曰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

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

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

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蒙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

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教所未及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即可以一天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二終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三

德清俞樾

荀子二

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王制

樾謹按說文走部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亡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連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曰遂因循也乃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樾謹按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樾謹按出當爲士字之譌也古書士出二字每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新序襍事篇出作士竝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對成文士譌爲出義不可通矣

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樾謹按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

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

樾謹按楊注曰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是於怨字絕句又曰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則又於接字絕句二說皆未安王氏念孫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

案謹募選閱技之士

樾謹按募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僎具也食部籑具食也選與僎竝從巽聲纂與籑竝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閱具數于門中也小爾雅廣詁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實蓄聚積一義也竝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技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技之士耳纂誤爲募楊注曰募招也非古義矣管子

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慕選誤與此
同說詳管子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
樾謹按楊注曰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
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
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此二說皆未安以爵
爲主掌則旣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
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
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
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

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學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脩採清

樾謹按採乃埰字之誤方言曰埰秦晉之閒謂之埰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字亦作圊玉篇囗部圊圂圂也葢墟墓之閒清溷

之處皆穢惡所積聚故必以時修治之也楊注非
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樾謹按墮字義不可通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
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
樾謹按卒當作捽國語晉語戎夏交捽韋注曰捽交
對也彼云交捽此云相捽義正同
案然修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
樾謹按然衍字案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審節奏
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

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富國

樾謹按聲字衍文也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

守時力民進時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樾謹按此言足天下之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曰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此曲爲之說未爲得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

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師賈疏曰云因爲師帥者若衆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爲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閭胥即爲兩司馬比長即爲伍長夏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即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

垂事養民

樾謹按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娷諉也垂之爲委猶娷之爲諉也爾雅釋言諈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諈秦人曰諉是諈諉疊韵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諈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句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也然則垂事之義可見矣楊注訓垂爲下非是

則和調累解

樾謹按楊注曰累解解嬰累解釋也然累解與和調皆二字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爲證竊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書有繁簡耳蟹螺到爲累解猶和調亦可云調和也說苑以蟹螺污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

樾謹按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

俗謂風俗失之
須孰盡察
樾謹按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連文是其證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
樾謹按楊讀保固視可四字爲句解爲保其險固視其可進王氏念孫非之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讀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閒之文舊說恐未可改

午其衆取其將若撥麷

樾謹按楊注曰周禮籩人職云朝食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閒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牙糵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手撥麷也麷音豐楊氏此注合先後鄭二說爲一又臆造牙糵之說先後鄭均無此義未知所據不可從也古義每存乎聲麷旣音豐卽可讀爲豐尙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枚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

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豐從麥旁作麷乃古文叚借字楊泥本字爲說故失之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樾謹按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　王霸

樾謹按恬當作姡字之誤也爾雅釋言靦姡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姡然也是姡然爲人面之

貌故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姡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姡無耳目猶言姡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姡因誤姡爲恬楊注郎訓爲安然失之矣

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然如注義則以跌千里者夫爲句不詞甚矣覺當爲⿱𦥯辰玉篇引聲類曰⿱𦥯辰誤也廣雅釋詁同⿱𦥯辰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歧路第過舉蹞步而其⿱𦥯辰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𦥯辰誤爲

覺而義不可明矣

若夫貫日而治平

樾謹按上文云若夫貫日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兩文相同此文平字疑亦當作詳葢叚羊爲詳又誤羊爲平耳楊注非

以非所取於民而巧

樾謹按非所猶非時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衞侯會公于沓何休解詁曰黨所也所猶時也以非時取於民而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爲之名也

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

樾謹按巧任與期日對文楊注曰巧任巧者之任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佻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乃忠信而不楛矣

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君道

樾謹按狂卽㞷之叚字說文土部㞷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皇狂說文作𤞷本從㞷聲故義得通狂生益以草木爲比故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言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同楊彼注曰迷亂其君使生狂也未得其義韓詩外傳作枉生枉亦㞷之叚字

善顯設人者也

樾謹按設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誼顯設猶云顯大

重味而成珍備

樾謹按珍備二字無義此本作重味而備珍怪正論篇食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誤衍成字遂倒備珍爲珍備而臆刪怪字矣韓詩外傳作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

章子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
正
今人主有六患
樾謹按下文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
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
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字之誤學者誤
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臆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成
一患若止是使賢者爲之知者慮之修士行之非患
也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

樾謹按羣書治要無乎字當從之循乃修字之誤盧校云元刻循作修是也修道與汙邪相反上文曰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亦以修與汙邪對是其證

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

樾謹按盧校云善馭下俗閒本有及至王氏念孫據王霸篇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彼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此云一日而千里則及速不待言矣荀子原文不獨無及字并無速字儒效篇曰輿

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致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亦言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王霸
篇誤加及速二字宋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則刪
之未盡者耳

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

樾謹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為漁父
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

鄉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

樾謹按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為綦儀禮士喪禮
組綦繫於踵鄭注曰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漢書

楊雄傳屢欃槍以爲綦外戚傳思君兮履綦綦也杖
也皆人所以行者故以爲喻
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
樾謹按薄之言迫也僖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
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竝曰薄迫也然則應薄猶應
迫也言有偪迫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
卒與薄義相近
推類接譽臣道
樾謹按楊注曰推其比類接其聲譽此未得接譽二
字之義也下句曰以應無方接其聲譽豈遂足以應

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
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
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
先患慮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譽之義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樾謹按莊子炑水篇是謂謝施釋文引司馬注曰施
用也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
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用楊注曰施謂展其材
也訓施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樾謹按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至道曉之也楊注曰曉然明喻之貌曉然以至道甚爲不詞蓋楊氏所見已衍然字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

樾謹按韓詩外傳復作覆當從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爲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

乎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愼而無鬬怒

樾謹按樂利當爲和樂和樂與安禮相對成文安禮和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愼而無鬬怒承上謹愼鬬怒而言因和字譌作利又涉上文謹愼利也疑利字屬謹愼言遂移置樂字之下使安禮樂利謹愼兩句相對而文義俱違矣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致士

樾謹按楊注曰衡平也謂不偏聽也下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愼之

注曰衡讀爲横楊氏於前後兩衡字異訓殆失之矣
衡聽之衡亦當讀爲横葢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也
古横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横字是其證
也漢書王莽傳昔帝堯横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
帝傳曰廣被四表是横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
而竝至故曰横至猶曰大至矣

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

樾謹按楊注曰尙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然盡
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爲不詞盡當讀爲進列子天瑞
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其證也漢

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賮又作𧶘音
皆同耳古字叚借故轉而爲進然則以盡爲進猶以
進爲賮矣爾雅釋詁藎進也藎從盡聲則盡亦進也
尙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
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上進矣楊氏知尙之
爲上而不知盡之爲進於古人叚借之道未盡得也

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樾謹按葉落下當有則字此以上二句喻下一句若
無則字句法不一律矣盧校曰宋本作水深而回樹
落則糞本今從元刻其實宋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

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乃反不之從何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議兵

樾謹按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聚之使短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也盧校曰延韓詩外傳作鋋居兌作銳居延讀延袤之延謂衡布兌讀爲銳謂直

擣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居一例可知注未是矣今按楊訓兌爲聚不如盧說之長惟依外傳延居銳居爲說則非也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兌則若莫邪之利鋒與上文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句法一律不得有居字下文云圜居而方止此自以圜居方止相對成義外傳因圜居之文改作方居以對之遂於此文延下鋭下各衍居字盧氏據以說荀子誤矣延之言長也故若長刃銳之言利也故若利鋒以文義論亦不當有居字

故仁人用國日明

樾謹按楊注曰日益明察非也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曰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明之訓盛蓋古誼也國日明猶言國日盛矣

負服矢五十个

樾謹按盧校曰元刻作負失無服字與漢書同然服字實不可無服者箙之叚字說文竹部箙弩矢箙也經傳通以服爲之詩采薇篇象弭魚服國語齊語服無矢皆是也負服矢五十个者盛矢五十个於服而負之也若但云負矢則矢無服不可負若云負矢服

則疑五十个以服計矣故曰負服矢五十个古人之辭所以簡而明也漢書奪服字元刻從之非是

置戈其上

樾謹按此承負服矢五十个而言所謂其上者矢服之上也葢負矢服於背而荷戈於肩戈之上半適在矢服之上故曰置戈其上也楊注不解服字之義故于此句亦失其解而曰置戈於身之上不可通矣

日中而趨百里

樾謹按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葢半日而趨百里也楊注謂一日之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樾謹按楊注曰猶以焦熬之物投石也然以投石爲喻不必言焦熬之物注義未安上文云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此文以焦熬投石疑有奪誤當云以指焦熬以卵投石焦讀爲撨廣雅釋詁曰撨拭也說文火部熬乾煎也然則以指撨熬其義猶以指撓沸也

故招近募選

樾謹按楊注曰近當爲延是也招延二字同義則募選二字亦必同義募乃簒字之誤簒選皆具也說詳

王制篇楊注曰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非是

鞈如金石

樾謹按史記禮書作堅如金石故楊注訓鞈爲堅貌卽引史記爲證然鞈之訓堅貌諸書皆無明文殆非也說文鞈有二其一見革部爲正篆其一見鼓部爲鼛篆之古文鼛鼓聲也故文選上林賦鏗鎗闛鞈李善注曰鏗鎗鐘聲也闛鞈鼓聲也此文鞈如金石當以聲言不當以貌言謂扣之而其聲鞈然如金石也必以鼓聲相況者鼓是革所爲上云鮫革犀兕以爲甲則亦革所爲也正見其屬辭之密史記作堅自與

荀子異不得幷爲一談也

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

樾謹按楊注曰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然此句與下二句本一律多一順字則不詞矣而順當作順而順而猶從而也順而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皆承上文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言性惡篇曰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諸順字竝與此同猶言順是而暴悍勇力之屬

皆爲之化焉因順而譌爲而順文義遂不可通或乃疑其有闕文矣

巳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

樾謹按楊注曰巳過也過一朞之後至於三年然後新歸之民可信其義甚爲迂曲疑非也荀子書多用綦字作窮極之義此朞字葢亦綦字之誤巳綦三年猶云巳極三年也宥坐篇綦三年而百姓往矣可證此文之譌正論篇期臭味注曰期當爲綦得之矣

敵中則奪 彊國

樾謹按楊注曰敵人得中道則奪其國一曰中擊也

然此以民情言不以敵國言楊注非是敵當讀爲適
古字通用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
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竝其證也上
文言埶則致畏嬴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竝就
其一偏者而言之此云敵中謂適乎其中也旣不用
道德之威而用暴察之威適乎其中則反失其所以
爲暴察矣故曰適中則奪下文曰非劫之以形埶非
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正承此文而言足見楊
注之非
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樾謹按乃疑又字之誤上已云巨楚縣吾前故此云

楚人則又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

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

樾謹按三國乃二國之誤上文止有楚燕魏三國若

依此文則是四國矣故知其誤也

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

樾謹按楊注曰三國分齊則斷爲四謂楚取其二魏

燕各取其一也又曰言齊如三國之寄城不久當歸

之也然楚雖當齊之二面要是一國不當分爲二楊

注非也四字疑衍文當云齊必斷而爲三其下句則

云國若假城耳言齊之國若假人之城不久當歸之
也古四字作三與三字混疑三譌作三後人校正作
三傳寫者遂竝存四三兩字楊氏不能是正以四字
屬上讀三字屬下讀而兩句俱不可通矣
乃能使說己者使耳
樾謹按下使字當訓從爾雅釋詁使從也
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樾謹按盧校曰此句或疑當在彊殆中國句下王氏
念孫曰此汪說也汪直移此句於上文彊殆中國下
是也今按上文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相對爲文

是於湯武言威彊舜禹言廣大若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下接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則文義錯襍矣汪說非也此所謂句當移在是地徧天下也句下試以上文例之上文曰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乎此文曰是地徧天下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文法正相準威動海內彊殆中國二句又承威彊乎湯武句以起下文言威彊不言廣大者舉一以包其一耳

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

樾謹按託乃記字之譌言霸者之善所以明著者以

其可以時記也下文云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正王者敬日霸者敬時之意記志義同記譌作託則時託與日志不倫矣又按不可勝下句楊注當有數字王氏讀書襍志巳及之日志也上亦當有可以三字與可以時記也一例王氏未及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然則節亦猶適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節與適同義下文曰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訓節爲

適則與調安相近楊注曰節謂限禁也非是

諸子平議卷十三

雙流李維泰覆校

B
126
.Y87
n.5

諸子平議卷十四

德清俞樾

荀子三

天行有常天論

樾謹按爾雅釋宮行道也天行有常卽天道有常楊注曰天自有常行之道則道字反爲增出矣

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

樾謹按楊注曰罕希也動罕言怠惰也然上文云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備與略義正相對時與罕則不倫矣罕疑芊字之誤芊卽今逆字說文干部芊不

順也辵部逆迎也是逆爲送逆字其順逆字本作屰也養略而動屰正與養備而動時相對成義

所志於天者

樾謹按禮記緇衣篇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所志於天者即所知於天者下文志於地志於四時志於陰陽竝同此即承上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而言楊訓志爲記識非

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樾謹按何恤上本有禮義之不愆五字而今奪之文選答客難篇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

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李善注曰皆孫卿子文是其證也正名篇引此詩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亦其證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

樾謹按節猶適也說詳彊國篇是節然也猶曰是其適然者也劉氏台拱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釋之節遇之節亦當訓適適與之遇所謂命也楊注竝非又

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節亦適也謂不調適

故君子敬其在已者

樾謹按敬當爲茍說文茍部茍自急敕也經典通作

亟爾雅釋詁亟疾也釋文曰字又作茍是也君子茍

其在己者猶云君子急其在已者正與小人錯其在

已者相對成義學者罕見茍字因誤爲敬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

樾謹按木不能鳴或因風而鳴人亦不恐而此云然

者蓋古有社鳴之說文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

李善注引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

呴百姓歸天辟亡盷與鳴古字通所謂社鳴者社必樹其土所宜木故古文社從木作䄯社鳴實卽其木鳴也古人葢甚畏之故荀子以星隊木鳴竝言也

水行者表深

樾謹按水行當作行水行水者表深與下文治民者表道一律孟子離婁篇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此行水二字之證

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正論

樾謹按楊注曰疇四海謂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計度也此二義皆非是疇者保也國語楚語臣

能自壽也韋注曰壽保也晏子襍篇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壽三族卽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卽能保也此文作疇者古字通耳說文土部壔保也凡作疇作壽皆壔之叚字

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

樾謹按大字乃而字之譌而大篆文相佀因而致誤注云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則曲爲之說矣

溝中之瘠也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

樾謹按此文當在東海之樂下荀子原文葢云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

東海之樂溝中之瘠未足與及王者之制此之謂也坎井之鼃二句所謂淺不足與測深也溝中之瘠二句所謂愚不足以謀知也傳寫誤到在上又衍兩也字一則字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

樾謹按後下當有子字下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曰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三公宰相謂舜禹此說是也荀子之意謂傳賢與傳子同天下有聖而在後子則傳之子可也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傳之賢可也故兩言天下厭然與鄉無以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正見傳賢傳子之不異也乃自此文奪子字而其義不顯楊氏遂疑後三句爲重出矣

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

樾謹按此當作猶有善與是者不與不讀爲否傳寫誤倒在與下楊注曰不老老也或曰衍不字竝非

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

樾謹按此謂作世俗之說者不祥學者從而傳述之必受其殃能非而闢之則有慶也下文引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可見荀子之意

深疾世俗之說故爲此言楊注未得其旨

故盜不竊賊不刺

樾謹按楊注曰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劫殺謂之賊此葢以刺爲刺殺之刺實非然也漢書郊祀志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注曰刺采取之也又丙吉傳至公車刺取注曰刺謂探候之也然則刺者探取之義盜不竊賊不刺變文以成句耳非有異義也

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樾謹按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其義甚

迂曲詭疑說字之誤言古者民生富厚求利之說在所緩也詭說形似致誤楊注非

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

樾謹按楊注曰金舌以金爲舌金舌弊口以喻不言也今或讀爲噤然上文云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則金舌弊口謂說人非謂不言楊注非也此文當作金口弊舌金讀爲唫說文口部唫口急也弊讀爲敝言雖說之至於口唫舌敝猶無益也戰國策秦策舌敝耳聾此可證敝舌之義今作金舌弊口義不可通據楊注引法

言金口而木舌又似本作金口者豈爲後人改竄故歟

將恐得傷其體也

樾謹按得字無義疑復字之誤復者反也猶曰將恐反傷其體也言子宋子之說非徒無益於人或反以傷其體耳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禮論

樾謹按楊注曰齊讀爲嚌此因大戴記而誤也齊當爲躋禮記樂記篇鄭注曰齊讀爲躋是也文二年左傳躋僖公杜注曰躋升也然則躋大羹者升大羹也

正與上文尙玄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
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本篇作嚌疑卽躋之壞字
史記禮書嚌下有先字疑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
因大戴之文妄增嚌字耳

利爵之不醮也

樾謹按楊注曰醮盡也謂祭祀畢告利成利成之時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此說殊未盡其義利者謂佐
食也利爵不醮蓋據大夫儐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
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
利旣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不卒示

祭事畢也說詳羣經平議

大昏之未發齊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醮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未發醮者未致醮也亦詳羣經平議

大路之素未集也

樾謹按楊注曰未集不集丹漆也則但言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未字當爲本末之末素末是一事素集是一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爲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帑之叚字上文絲末

楊注曰末與幦同禮記曰君羔幦虎犆鄭云覆苓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卽素幦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幭幭與幦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幬之叚字集音轉而爲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爲幬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釋文曰幬本或作幗是幬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槖山其獸多麋鹿麢就郭注曰就雕也然則以就爲鵰猶以就爲雕矣史記禮書正作素幬荀子作就之本與史記合

本末相順

樾謹按順讀爲巡禮記祭義篇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正同順巡竝從川聲故得叚用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襍

樾謹按襍讀爲帀古襍與帀通呂氏春秋圜道篇圜周復襍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襍帀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帀然則竝行而襍言竝行而周帀也楊注曰情文代勝竝行相襍猶未達叚借之恉

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也

樾謹按楊注曰言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閔也文義迂

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覯閔既多鴟鴞篇鬻子之閔斯毛傳竝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

一朝而喪其嚴親

樾謹按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

樾謹按酒漿當爲水漿王氏念孫謂涉上酒醴而誤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餰鬻二字之上葢芻豢稻粱皆

醴魚肉屬吉餰鬻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誤倒在餰鬻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曰餰鬻菽藿喪者之食疑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餰鬻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

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

樾謹按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義不可通當作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可知此文之譌當據以訂正

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

樾謹按板者車轓也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

朱兩轓干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轓謂之軓版與軓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象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卽茀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䩬後謂之茀䩬字從艮聲與斤聲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靳字之誤靳之本義爲當膺而古或借爲䩬廣雅釋器弸𩌈謂之靳王氏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弸𩌈之靳卽輿革前謂之䩬也惟其在前故繫於𩌈也此以版蓋靳拂竝言版卽軓也在車旁蓋者

車蓋也在車上靳在前拂在後其所說至爲詳備矣
靳字本當作鞎而借用靳亦猶齒本字本當作齗而
太元密次八豚齗依齦則借用齦齦者齧也非齒本
也艮斤聲近故字得通耳乃靳又誤作斯則其義遂
不可見矣

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

樾謹按周官小史職曰奠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
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繫解繫字世本解世
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注未得

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此本說君之喪所以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亦當作君者涉上愷悌君子之文而衍子字耳

毋利舉爵

樾謹按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賓長三獻之後長兄弟衆賓長又行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于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毋利舉爵蓋以

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人有尊

如或觴之楊注曰當云無舉利爵卽上文云利爵之

不醮也如此則與下意不貫矣

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樂論

樾謹按歌於行伍何以使人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爲

愓荀子書多用愓字修身篇曰加愓悍而不順注引

韓侍郎云愓與蕩同字作心邊昜謂放蕩兇悍也又

榮辱篇曰愓悍憍暴注亦云愓與蕩同歌於行伍則

使人之心爲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愓愓傷形似因

致譌耳

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

樾謹按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韵之文獨德字不入韵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韵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玁狁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舝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為乃其德也不明於韵不諧而亦失其義矣

塤篪翁博

樾謹按翁當爲滃文選江賦曰氣滃渤以霧杳翁博猶滃渤也博與渤亦一聲之轉

琴婦好

樾謹按賦篇蠶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兩疑則惑矣解蔽

樾謹按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

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
子説疑篇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
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意與管子
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爲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爲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
惑矣楊注曰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爲是
若然則疑卽惑也於義複矣又曰一本作兩則疑惑
矣此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
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況於使者乎

樾謹按下使字乃蔽字之誤白黑之形雷鼓之聲尙且不見不聞況於蔽者乎此承上文蔽於一曲而言下文欲爲蔽惡爲蔽諸句又承此而極言之故篇名解蔽也因涉心不使焉句而誤作使旣云心不使焉又云況於使者乎文不可通楊曲爲之說非是

故爲蔽

樾謹按宋呂夏卿錢佃本並如是故猶胡也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下文作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故與胡同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故爲蔽猶云胡爲蔽胡之言

何也乃設爲問辭下文欲爲蔽惡爲蔽云云乃歷數
以應之也元刻涉注文而誤作數爲蔽盧氏從之非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賓孟周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
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此注殊誤下文
歷數墨子諸人之蔽全與賓孟無涉此二語上無所
承下無所應殊爲不倫據上文云昔人君之蔽者夏
桀殷紂是也下乃極言桀紂之蔽而終以成湯文王
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又云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
齊是也下乃極言唐鞅奚齊之蔽而終以鮑叔甯戚

諸人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此文云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下乃歷舉墨子諸人之蔽而終以孔子之不蔽者明不蔽之福三段相對成文則賓孟之蔽句正與上文人君之蔽人臣之蔽相對所云賓孟殆非周之賓孟且非人名也孟當讀爲萌孟與明古音相近故孟可爲萌猶孟豬之爲明都孟津之爲盟津也呂氏春秋高義篇載墨子之言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曰賓客也萌民也所謂賓萌者蓋當時有此稱戰國時遊士往來諸侯之國謂之賓萌若下文墨子宋

子愼子申子惠子莊子皆其人矣然則上言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此言賓萌之蔽文正相對人君之蔽人臣之蔽止舉兩人故可曰夏桀殷紂是也唐鞅奚齊是也賓萌之蔽則所舉人多不可并列故曰亂家是也亂家包下文諸子而言上文云亂國之君亂家之人又曰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此亂家二字之證也賓萌之稱佗書罕見而字又叚孟爲萌適與周賓孟之名同其義益晦矣

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樾謹按古得德字通用周易上九君子得輿釋文曰

得京作德論語泰伯篇民無得而稱焉季氏篇戒之在得釋文竝云得本作德是其證也蔽於欲而不知德正與下句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一律注謂不知得欲之道失之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

樾謹按知字衍文也下文云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人正與此文相對彼云不合而不云不知合則此文亦無知字明矣

夫何以知

樾謹按楊注曰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此注甚誤夫何以知與下文何患不知相對盖言心不知道則將與不道人論道人必至妬賢害善矣夫何以知心知道則與道人論非道必能懲姦去惡矣何患不知此兩知字與知道之知不同當讀爲智夫何以知猶言夫何能智也楊注以爲問辭失之甚矣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

樾謹按曰字衍文也心知道然後可道與上文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相對成文皆承故心不可以不知道而言因上句夫何以知楊注誤以爲問辭

後人遂以此數句爲答辭妄加曰字矣
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
樾謹按精於物上疑當有非字言此人不能三技而可治三官者精於道非精於物也精於物若農精於田賈精於市工精於器是也精於道則君子是也下文云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可證其義今本奪非字則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兩語平列而其義違矣
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樾謹按楊注曰清靜思其射之妙然凡射者必心手相得方可求中非徒思之而已且其下文曰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無一字及射然則楊注非也此射字乃射策射覆之射漢書蓺文志著龜家有隨曲射匿五十卷射匿疑卽射覆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縣揣而期其中此射之義也呂氏春秋重言篇載成公賈說射莊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然則古人

設爲庾辭隱語而使人意度之皆謂之射此云善射以好思卽謂此也非眞援弓而射之也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

樾謹按大戴記曾子天圓篇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荀子濁明外景清明內景之說卽孔子之緒言也楊注所說未盡其旨

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樾謹按上文見寢石以爲伏虎也伏與寢義相應此

云後人則與植林不相應矣植林豈必在後乎疑荀
子原文本作立人立與植正相應下文曰俯見其影
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亦以伏立對文
可證也今作後人者疑涉上文誤立爲伏又誤伏爲
後耳

而無所疑止之

擬謹按詩桑柔篇靡所止疑傳曰疑定也疑訓定故
與止同義此云疑止猶詩云止疑荀子傳詩故用詩
義耳楊注云疑或爲凝非是

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

樾謹按已猶終也言終不足以浹萬物之變也詩葛藟篇終遠兄弟傳曰已相遠矣箋云今已遠棄族親是傳箋竝訓終爲已僖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杜注曰終猶已也故已亦猶終也

案彊鉗而利口

樾謹按大元元瑩篇箝知休咎范望注曰箝求也鬼谷子有飛箝篇其文曰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此范望注所本鉗猶箝也彊鉗謂彊求也楊注以鉗人口釋之非是

憂戚之無益於幾也

樾謹按幾者事之微也無益於幾卽無益於事憂戚之而仍於事無益則爲君子所不取矣楊注謂憂戚亦不能近道是訓幾爲近又增出道字非其旨也

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而爲謂之行 正名

樾謹按廣韵正正當也正利而爲正義而爲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也楊注以正道釋之非是

聲音淸濁調竽奇聲以耳異

樾謹按楊注曰調竽謂調和笙竽之聲也然笙竽之聲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爲調笑字之誤也孟子告子篇

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文異而誼同玉篇廣韵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聲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誤楊注非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

樾謹按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文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注曰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體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卽心也下文云

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卽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譌因五官譌爲天官而注又有闕文遂不可讀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

樾謹按上文云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旣有大共大別之不同而上云徧舉之此亦云徧舉之不可通矣疑此徧字乃偏字之誤上云徧舉之乃普徧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偏與徧形似因而致誤

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

樾謹按楊注曰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其說明窮之義甚爲迂曲窮當讀爲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儀禮聘禮鄭注作鞠窮是其證矣

吐而不奪利而不流

樾謹按楊注曰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此說非也吐當爲咄形似而誤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每相亂若敳從出而今譌作敖賣從出而今譌作賣是

也咄者詘之叚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爲咏諎之爲唶吟之爲訡嘖之爲讀是也詘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詘而不可刧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詘而不奪利而不流詘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

樾謹按待字衍文也當作欲不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楊注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及至求

之時則從其所可得也注不釋待字故知爲衍文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

樾謹按待字亦衍文也受乎心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所受乎天所受乎心竝言則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樾謹按楊注曰此一節未詳或曰當爲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

之計度今按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卽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

輕煖平簟

樾謹按平乃席名故與簟竝言說文艸部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竝可爲證

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

樾謹按無足謂刖者也乘軒戴絻而行榮之至矣然實與無足者之跉卓而行無以異也無足與乘軒相應盧曰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未得其義

諸子平議卷十四

安縣吳海粱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五

德清俞樾

荀子四

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性惡

樾謹按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竝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文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

樾謹按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粻爾雅釋言粻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粻鄭箋曰粻糧也見粻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

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

樾謹按同於衆即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譌作其過譌作異而詞意俱

不可通矣

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樾謹按楊注曰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讀拂爲栱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栱乎栱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按說文色部艴㤃怒色也此拂字疑艴之叚音言兄弟必艴然爭奪也

眾者暴寡而譁之

樾謹按楊注曰眾者陵暴於寡而諠譁之然上文云彊者害弱而奪之譁與奪義不倫矣禮記曲禮篇爲

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

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

樾謹按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爲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

若佚之以繩

樾謹按楊注曰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次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

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
宐故字亦通作程尙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訛平
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氏玉裁以說文
𢧢𢧢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
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
準也是其義也

其舉事多悔

樾謹按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是也詩生民
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
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

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痗悔乃叚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釋文曰痗本作悔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樾謹按楊注曰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然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佀傳寫者因而致誤耳

莫敢犯大上之禁 君子

樾謹按楊注曰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其說非也此當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到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大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

故莫不服罪而請

樾謹按楊注謂自請刑戮非也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叚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

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
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
卽此情字之義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
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
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
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
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樾謹按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

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

忠者敦愼此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愼讀爲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然厚與順誼不倫其說非是敦愼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曰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慔慔勉也釋文慔亦作慕是敦慕竝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慔此者也敦慔與敦慕文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慔勉也是慔其本字慕其段字此用本字作慔因譌爲愼矣

請成相 成相

樾謹按楊解篇名引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盧云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章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今按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爲言既以爲樂器又以爲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舂不相

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舂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爲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卽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襍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引之必以盧說爲謬何也

請布基愼聖人

樾謹按人字不入韵疑有誤當作愼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竝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愼聽

之欲人愼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
其言義正同也愼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
尊主安國尙賢義
樾謹按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
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
儀賢也尙書儀言崇尙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樾謹按楊注曰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
帝乙此說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葢祖
之本義爲廟故尙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竝以祖社對人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於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樾謹按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𠤕之叚借說文匕部𠤕定也定故爲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止遂不可曉矣讒人

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讒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身讓卞隋舉牟光

樾謹按舉當讀爲與古舉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隋與牟光作舉者叚字耳

中不上達

樾謹按中當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古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叚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中衷忠三字義竝通耳

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

樾謹按楊注曰孰或爲郭盧曰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卽呂氏春秌當染篇之虢公長父作郭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王氏念孫曰之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今按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雖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子弟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文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爲句於義較安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

欲東對言不從

樾謹按此篇之例首句必入韵而此句對字與下文從凶江不協王氏念孫因改欲東對爲欲剖東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東字上對讀爲遂爾雅釋

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於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葢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衷者欲遂衷也言欲遂其衷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衷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衷二字無義因到其文楊氏卽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

君法儀禁不為

樾謹按楊注曰為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為惡然禁不為惡而止曰禁不為則辭不達矣注義非也君法

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叚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

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文不相連屬更有佗文以閒之殆不足據也

請牧祺明有基

樾謹按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到基祺兩字耳楊注曰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則所見本已倒矣

湣湣淑淑賦

樾謹按楊注曰湣湣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然淑淑訓美則與湣湣不倫矣淑當讀爲踧文選長笛賦踧踧攢仄注曰踧踧迫蹙皃海賦葩𦾓踧沑

注曰踧沑蹙聚也踧踧之誼亦猶是耳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樾謹按楊注曰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此注非是蹇當讀爲攓方言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卬卬兮天下之咸攓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卽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意不貫矣

冬伏而夏游

樾謹按下文云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韵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庳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

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韵不協也

喜溼而惡雨

樾謹按注曰溼謂浴其種旣生之後則惡雨也其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濕而惡雨蓋後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念孫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

䲭以爲父

樾謹按䲭當爲鐕禮記喪大記用襍金鐕正義曰鐕釘也釘與箴形質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鐕而已矣故曰鐕以爲父作䲭者叚字耳若是首笄之䲭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䲭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襍志誤矣

聖人其手時幾將矣

樾謹按楊注曰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如此則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樾謹按楊注曰遠方猶大道也然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句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

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illegible]

不敬交大略[illegible]

樾謹按上句不時宜注曰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是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列則此文不敬交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注曰敬父當為敬文此敬

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父楊氏於此無注其
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說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樾謹按此卽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
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
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
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尚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
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失之矣
奉妒昧者謂之交譎
樾謹按交讀爲狡禮記樂記篇血氣狡憤釋文曰狡

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妒昧之臣是交譎與妒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樾謹按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正義曰類例也

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樾謹按楊注曰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此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䁅說文目部䁅低目視也從目冐聲與牟聲相近釋名釋首飾曰

牟冒也眸之與䀉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督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攷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隨舉牟光即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冡卿不修幣

樾謹按上云士不通財貨楊注曰不得貿遷如商賈也此云冡卿不修幣注曰謂不修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冡卿不修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𢿱字之誤施當為杝古同聲叚借字也杝即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

籬椸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椸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椸落也冡卿不修幣椸謂籬落敝壞不修葺之也與下文大夫不爲場園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

樾謹按楊注曰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堯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蓋楊讀不知而問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也不知而問之堯舜無有而求之天府語意本連屬下文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使

謂不知而問卽是堯舜無有而求卽是天府下文贅
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盧說爲六蓺之誤何謂
堯舜先王之道是也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眞起堯舜
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蓺之博是也求者求此而已
非必眞入天府而求之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樾謹按郝氏懿行曰細席恐茵席之譌蓋茵借爲絪
絪又譌爲細耳王氏念孫載之讀書襍志洵塙見矣
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荀
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絪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

文是茵席也兩文雖異而實同郝王均未見及

雨小漢故潛

樾謹按楊注曰未詳又引或曰言漢者本因雨小水

濫觴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其說迂曲不可從

漢字疑衍文雨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雨

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箸是其

義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樾謹按下文云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

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傳下

疑有闕文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

樾謹按楊注曰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是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者蓋指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旣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

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
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閒秀士自有區别故其
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
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
冠爲天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
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矣
移而從所仕
樾謹按楊注曰仕與事同事所能也義甚迂曲仕疑
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
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

捷矣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宥坐

樾謹按楊注曰有所不來者爲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如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叚借字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

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猶維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

樾謹按楊注曰磔車裂也然子胥不被車裂之刑楊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

樾謹按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
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子道
樾謹按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
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忠與義敬
正一律作衷者叚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
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藏之釋文中
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曰衷善
也未得叚借之旨
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肎諫女矣由

樾謹按楊注曰告之畢又呼其名丁甯之也此說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曰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以由志之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曰下必當有由字也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當從之華卽譁之省文兩奮字皆昚字之誤乃古文愼字也昚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

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氏據誤本作注非也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 法行

樾謹按堀下當有穴字堀穴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處橧巢窟穴亦以窟穴對橧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作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蹷穴卽堀穴也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蹷爲堀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蹷穴此作堀穴乃古書以聲音叚借之常例若

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

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樾謹按楊注以不長爲不長厚非也以上下文例之不仁故不見愛不信故不見信若不長厚與不見敬則不倫矣且不長厚而曰不長亦近不詞不長者無所長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

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哀公

樾謹按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

大戴禮保傳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
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
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

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樾謹按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爲瘉也爲有瘉
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瘉己憂也得
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瘉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
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曰
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則失其義

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

樾謹按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平議大戴記

兩驂列兩服入廄

樾謹按楊注曰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是以七字作一句殆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鞅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曰兩驂列句兩服入廄

閭之曰無越踰不見士 堯同

樾謹按楊注曰周公閭之古也越踰謂過一日也然

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無越日不見士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爲不辭乃以日字爲曰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本之誤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

樾謹按踰字亦衍文也人人皆以我爲越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

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注曰人不知則以爲越踰然士亦以禮貌之故而至也此由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即因此矣

諸子平議卷十五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六

德清俞樾

列子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天瑞

樾謹按謂當作爲古書謂爲通用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上文云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故此云爲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張湛注上文云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正得其義

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樾謹按上變字衍文本作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因涉上文一變七變而誤爲九變則於詞贅矣

頤輅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軦食醢黃軦生乎九猷

樾謹按頤輅食醢黃軦食醢八字皆衍文莊子至樂篇止作頤輅生乎食醢黃軦生乎九猷無此八字

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樾謹按畫者止也論語雍也篇今女畫孔注曰畫止也畫其終者止之使不終也上文云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然則生固不可得而常終固不可得而止矣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故曰惑也張注曰畫亡也疑本作畫止也以形似而誤呂氏春秋本味篇道者亡彼在

已今誤作止彼在已與此正可互證殷敬順釋文曰晝一作盡此乃字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謂張本作盡注云盡亡也非是

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樾謹按吾下脫安字上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云安知其不相若言死生一致也下云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正承此而言若作知其不相若則於語意大背矣淺人見下兩言安知句末並用乎字而此是矣字疑其不協遂妄刪安字不知矣猶乎也語有輕重耳古書多以矣字代乎字說詳王氏經傳釋

詞

食不知所以

樾謹按莊子知北遊篇作食不知所味

沒其先居之財

樾謹按居猶蓄也謂其先所蓄積之財也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義疏曰居猶畜也是其義

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

樾謹按載亦成也尙書臯陶謨篇乃賡載歌曰枚傳載成也是其義

養正命 黃帝

樾謹按正當爲生古字生與性通周官大司徒職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是其例也列子原文本作養生命益段生爲性因誤爲正耳張注曰正當爲性雖得其字而古字亡矣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

樾謹按釋文帥或作師當從之周官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此師長二字之義其國無師長見其無貴賤無賢愚也若作帥長則止是無貴賤耳於義轉有所不盡矣盧仲元本正作師長

至人潛行不窒

樾謹按張注曰不窒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其說甚爲迂曲釋文曰窒一本作室當從之莊子達生篇正作不室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

樾謹按爲正當作而止字之誤也止與正字形相似爲古文作𠕁與而亦相似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並其證也莊子達生篇述此文曰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

止焉可據以訂正

其神無郤

樾謹按釋文曰郤閑也閑乃閒字之誤謂閒隙也郤與隙通莊子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郤釋文曰郤本作隙是也故郤有閒隙之義禮記曲禮篇相見於郤地曰會鄭注曰郤閒也莊子養生主篇批大郤德充符篇使日夜無郤釋文引崔李云郤閒也竝可爲證

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樾謹按釋文曰肥皮美反說文字林竝作⿸户巴又作圮皆毀也字從其省然說文無⿸户巴字屵部⿱山⿸户巴崩也崩與

毀義近是廲爲嶏字之誤張注曰音鄙肥薄也疑本作肥音鄙薄也葢謂讀如鄙薄之鄙耳嶏字孫愐音符鄙切與張讀正合嶏省作肥故釋文曰字從其省也秦氏恩復校刻盧重元本以廲爲肥字之誤夫肥字何得訓毀於義難通葢誤讀張注作肥薄也故爲此說今正其字爲嶏其義爲毀其音爲鄙則皆得之矣秦說非也

潛於牖北聽之

樾謹按牖北卽室中矣禾生子伯寄於田更商丘開之舍必當在其室中商丘開安得更於牖北聽之牖

北㚇當作北牖所謂向也詩七月篇毛傳曰向北出牖也是也二子在室中商丘開於北牖外聽之正合事理古者士庶人之室皆有北牖說詳羣經平議

眾昉同㚇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樾謹按張注曰昉始也釋文曰昉或作放古字放與方通尚書堯典篇方命圮族漢書傳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圮族是其證也廣雅釋詁方始也然則昉者俗字放者叚字實卽方始之方耳

吾諶之無二心

樾謹按爾雅釋詁諶信也吾諶之卽吾信之也下文

唯恐誠之之不至卽唯恐信之之不至也太平御覽引此文改誠爲信意雖是而非古義也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樾謹按疑道藏本作凝盧重元本亦作凝莊子同然此字實當作疑卽所謂驚猶鬼神也上文孔子曰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亦可爲乃疑於神之證管子形勢篇無廣者疑神解篇曰以規矩爲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此正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謂也說互詳莊子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樾謹按張注曰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殊於義未得味丈人之言其輕儒術甚矣豈復使治其術乎故必增出反於自然一語則非本文所有矣今按脩者脩除也周官典祀職帥其屬而脩除鄭注曰脩除芟掃之是其義也又司尊彝職脩酌司農注曰以水洗勺而酌也以水洗勺謂之脩亦脩除之義此文脩汝所以言汝故所以者宜脩除之然後可載吾言於其上也

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樾謹按無當作毌毌讀爲貫蓋貫毌本一字也爾雅釋詁貫習也毌其文言習其文也黃帝篇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釋文曰玩五貫反習也然則此作毌彼作玩聲近而義同因毌字誤作毋後人遂以無字易之而義不可通矣盧重元本作既其文未既其實則據莊子改之非列子之舊

列子入涕泣沾衾

樾謹按衾當作衿卽襟字也莊子應帝王篇正作泣涕沾襟

罪乎不誫不止

樾謹按罪當讀爲嶵說文山部作𡾊云山貌是也釋文云罪本作萠盧重元本亦作萠乃後人據莊子改之萠乃罪之誤字說詳莊子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

樾謹按上文云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又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然則此文是殆見吾

衡氣幾也下即當言嘗又與來方與上文一律乃於中間羅列九淵殊為無謂疑此五十八字乃它處之錯簡莊子應帝王篇止列首三句而總之曰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正以其與本篇文義不關故略之耳然可證莊子所見本已與今同葢古書之錯誤久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

樾謹按無字衍文釋文曰一本無無字是也張注曰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則張本亦無無字淺人妄加也若云無多餘之贏則下不必更言其為利也薄矣盧重元本無無字莊子列御寇篇亦無無字

當據删

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樾謹按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是也舍與舍者不同下云舍者避席又云舍者與之爭席矣皆謂同居逆旅者此云舍則謂逆旅主人也主逆旅者卽謂之舍猶典市者卽謂之市主農者卽謂之田禮記王制篇注曰市典市者月令篇注曰田主農之官是其例也今涉下文而誤衍者字則與下兩言舍者無別矣莊子寓言篇已誤當據盧本删

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周穆王

樾謹按膻當作羶言臭惡而不可親也廣雅釋器羶臭也

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樾謹按故盧重元本作固固與故通此古本也張湛本竟改作故轉非古書之舊

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樾謹按當作此八者形所接也與下文此六者神所交也相對

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

樾謹按審度二字傳寫誤倒本作其陰陽之度審下

句云其昬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度與分對審與察對以是明之

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

樾謹按此本作彼直眞夢矣者字衍文盧重元本無者字

常甘以爲苦

樾謹按常道藏本作嘗然常嘗古通用禮記少儀篇馬不常秣釋文曰常本亦作嘗爾雅釋詁嘗祭也釋文曰嘗字又作常並其證也列子原文借常爲嘗道藏本易以本字轉非古書之舊矣

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樾謹按張湛盧重元注竝曰榮棄也訓榮爲棄不知何據殆非也榮者對實而言榮猶華也爾雅釋草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其義也古人之詞凡無實者謂之華後漢書馬融傳注曰華譽虛譽也訓華爲虛則榮亦可爲虛矣榮汝之糧言其虛費而無實用也漢書揚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聲名也葢榮與實對故亦可訓名以草木言之則榮實也以人事言之則名實也虛實也其義固得通矣

予昔給若

樾謹按昔當爲皆字之誤也

不治而不亂仲尼

樾謹按此本作不治而自亂亂治也謂不治而自治

也正與下文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文義一律後

人不達亂字之義改爲不亂失之矣張注曰不以治

治之故不可亂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盧本同

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樾謹按反字無義疑刃字之誤俗書刃字作及故誤

爲反耳刃與忍通詩將仲子篇毛傳彊忍之木抑篇

鄭箋柔忍之木釋文並云忍本作刃是其證也能仁
而不能刃卽能仁而不能忍正與下文賜能辨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一律淮南
子人閒篇亦載此事曰丘能仁且忍辨且訥勇且怯
字正作忍是其明證張注曰反變也是其所據本已
誤矣盧本同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樾謹按微猶昧也周易屯彖傳天造草昧正義引董
遇曰昧微物繫辭傳知微知彰文選西京賦注引舊
注曰知微謂幽昧是微謂之昧昧謂之微二字義通

子列子亦微焉猶曰子列子亦昧焉故張注曰亦自不知其數

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樾謹按釋文曰在一本作存當從之莊子天下篇施存雄而無術亦有存雄之文可以爲證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樾謹按與猶爲也上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故此云無言爲不言無知爲不知亦言亦知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也上文用爲字此文用與字文異而義不異古書多有此例管子戒篇自妄之身之

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
爲也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之所變
樾謹按觀之所變盧重元本作觀其所變然之卽其
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
是也孟子公孫丑篇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
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民矣是之其同義上言觀其
所見下言觀之所變文異義同古書多有此例盧本
作其乃不達古書義例而改之
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

樾謹按位當作涖涖臨也言無相臨者也周官肆師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注曰故書位爲涖是位與涖古字通

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樾謹按堪當讀爲戡說文戈部戡刺也春螽之股細故言折見能折而斷之也秋蟬之翼薄故言戡見能刺而破之也作堪者叚字耳尚書西伯旣戡黎爾雅釋詁注引作堪此古字通用之證張注曰堪猶勝也則螽股亦可言堪不見古人文字之密矣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樾謹按有母下當更疊有母二字本云孤犢未嘗有母有母非孤犢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李云駒生有母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名去也此可證有母非孤犢之義因古書遇重字多省不書但於字下作二畫識之故傳寫脫去耳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樾謹按辭通作詞釋名釋典藝曰詞嗣也故辭亦通作嗣尚書大誥篇辭其考我民辭即嗣也顧命篇恐不獲誓言嗣嗣即辭也說詳羣經平議葢辭籀文作𤔲本與嗣同聲故得通用堯典篇舜讓于德弗嗣而

此云舜不辭而受之然則古本堯典作弗辭也所謂舜讓于德者讓當爲攘禮記曲禮篇注曰攘古讓字然則古本堯典必作舜攘于德也攘者取也尚書微子篇枚傳曰自來而取曰攘舜無得天下之心而天下自來是其取天下也以德取之也正所謂自來而取曰攘也故曰舜攘于德弗辭下文無帝堯申命之文而即紀元日受終之事然則舜之不辭審矣賴列子此言可以見尚書之古義余作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具說之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樾謹按而性成之當作性而成之湯問篇曰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是其證

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 湯問

樾謹按盧重元本作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當從之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其流於西極勢使然耳何怒之有盖涉下文帝憑怒而誤又仙聖字上下文三見可證此作羣聖之非矣至西極字亦疑有誤五山隨波上下往還安知其必流於西極也下文云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可證其不必西流矣西極似當作四極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

樾謹按釋文曰一本無髮字當從之終北國名下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是也終北之北謂在其國之北今衍髮字者葢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加之不知彼自言窮髮之北此自言終北之北兩文不同若據彼以增此則旣言終髮北又言之北文義複沓矣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樾謹按孳阜二字疑當在喜樂之上其民亡數有孳阜喜樂亡衰老哀苦葢以衰老對孳阜哀苦對喜樂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

樾謹按張注曰此國自不可得往耳然則不可知之者不可得往也呂氏春秋審應篇其在於民而君弗知高注曰知猶得也是其義下文云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得猶知也知與得義相近

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

樾謹按兒下當有曰我二字方與上句一律

同請扁鵲求治

樾謹按既言請又言求於義複矣請乃詣字之誤詣至也言至扁鵲之所而求治也故下文曰二人辭歸

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

樾謹按盧重元本鉤作鈞當從之張注曰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是其所據本亦作鈞故以調弦釋之國語周語細鈞有鍾無鎛韋注曰鈞調也

汝何蚩而三招予

樾謹按說文手部招手呼也黑卵之子不見來丹之以劍擊己但見其舉手若相招然故曰汝何蚩而三招予釋文云一本作拈此乃字誤不當曲爲之說

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同於陳蔡力命

樾謹按同乃困字之誤楊朱篇作圍於陳蔡亦困字

之誤盧重元本皆作囷
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樾謹按怛當讀爲旦詩氓篇信誓旦旦說文心部引
作信誓思思思卽怛之或體是怛旦古通用也人之
寐者至平旦則寤矣北宮子久寐而忽寤故曰易旦
也哉釋文音當割反未得其讀或作悟則後人不達
而臆改之
仲父之病疾矣
樾謹按疾盧重元本作病當從之莊子徐無鬼篇同
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樾謹按言字無義當從釋文作訾管子君臣上篇吏嗇夫盡有訾程事律卽此訾字之義官秩貴賤必視訾程爲準訾兄弟也正與下文貴賤父子也相應殷敬順不達訾字之義而以爲當作貲財字則下當言貧富不當言貴賤矣

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樾謹按械字無義釋文曰本又作戒實皆駭之叚字也周官大僕始崩戒鼓故書戒爲駭列子原文葢亦叚戒爲駭而寫者又從木作械耳居若死動若駭卽處女脫兔之意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樾謹按自亡也三字疑爲衍文上文云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皆以全喪對言此云自全也自喪也文義已足增出自亡也三字則與上文不合矣葢涉上有三亡字而誤衍此句不知上三字皆有無之無非喪亡之亡也

若實名貧僞名富 楊朱

樾謹按此下當有實名賤僞名貴二句上文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故此引管仲陳氏事證爲實名則貧賤爲僞名則富貴也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

樾謹按當身乃當生之誤下云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當生與死後正相對下文云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是其證

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

樾謹按下文云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則此文當云無不必致誤衍之字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

樾謹按住當爲數聲之誤也黃帝篇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張注曰住當作數是其證矣此篇盧重元

本作往則是誤字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

樾謹按賦者計口出錢也周官大宰職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漢書食貨志師古注曰賦謂計口發財是其義矣藏猶言葬也禮記檀弓篇葬也者藏也故葬與藏義得相通周易繫辭傳葬之中野漢書劉向傳引作臧之中野臧即藏字也端木叔死無瘞埋之資故受其施者相與賦錢而葬之也

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樾謹按上文言舜禹周孔曰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則此言桀紂宐云雖毀之不知雖罰之弗知毀之
對稱之言罰之對賞之言方與下文彼四聖雖美之
所歸彼三凶雖惡之所歸文義相應稱之賞之是美
之所歸也毀之罰之是惡之所歸也今涉上文而亦
作稱之義不可通矣
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樾謹按不得不去之當作不得而去之故下文曰雖
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今作不得不去與下文不合
矣葢涉上文既生不得不全之故誤而爲不
彊食靡角說符

樾謹按靡讀爲摩莊子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引李云摩也是靡與摩義通靡角之靡卽交頸相靡之靡謂以角相靡也

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樾謹按上文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然則色力方盛之人不可以語道必待班白之人方可語之若不班白而語道未有不失者矣所謂不班白語道失也張注謂色力旣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核之本文與上文義皆不合

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

樾謹按忠信字涉上句而衍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樾謹按已字乃也字之誤淮南子道應篇作白公不得也呂氏春秋精諭篇作白公弗得也竝其證也張注曰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正解不得之義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樾謹按施衍字蓋即於字之誤而複者呂氏春秋慎大篇亦有此文正無施字

臣有所與共擔纆菜者

樾謹按張注曰共同也此說失之共乃供之叚字釋文曰一作供是也葢擔纆薪菜皆此人供之耳擔纆薪菜是兩事擔纆者負荷什物薪菜者以給炊也纆乃纆字之誤周易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說本王氏念孫淮南子襍志菜當爲采古字通用

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作祿厚者怨處之是也怨處之謂怨讎之所處也猶曰爲怨府也處與妒惡爲韵若作逮則失其韵矣葢由淺人不達處字之義而臆

改
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
樾謹按張注訓亟爲急非也亟者數也言王數封我
而吾不受也下文城市患其亟也注曰亟數也此亦
當與同訓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
樾謹按此當作盡取其衣裝車馬牛缺步而去呂氏
春秋必已篇作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
牛缺出而去是其證也出卽步字之誤耳此文脫馬
字缺字遂以車牛連文失之矣

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樾謹按及乃反字之誤出與反猶往與來相對成文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其鄰人遽而伐之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上云人有枯梧樹者此云其人

卽此人也上下文所云鄰父謂此人之鄰也豈得又

就鄰人言之而謂此人爲鄰人乎下文其人乃不悅

曰亦無鄰字可證此鄰字之衍

諸子平議卷十六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七

德清俞樾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逍遥遊

樾謹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鷽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鷽斯蒿下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鵶烏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鷽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B 126 .Y87 v.7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槍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樾謹按南上本有圖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卽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

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鵬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鷽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其謂蜩鳩二蟲明矣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道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

也葢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襍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春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春名之漢有井大春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榠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樾謹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厲名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問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鯤鵬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徵也

吾將爲賓乎

樾謹按此本作吾將爲實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實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所用天下爲蓋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矣故云吾將爲實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旣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其文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卽此云吾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卽此云吾將爲實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賓卽是爲名兩文複矣

非不呺然大也

樾謹按釋文呺本亦作号崔作諤然說文号部号痛

聲也号諤說文所無盍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
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枵當
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
也釋文引李云号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攣
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坼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
坼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盍龜有丘音後漢西域傳
龜茲讀曰丘慈是也古丘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
矣拘之言拘攣也不龜者不拘攣也龜文之說雖非

攣縮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鼃爲說耳

嗒焉似喪其耦齊物論

樾謹按喪其耦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樾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凷之或體說文土部凷墣也葢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籟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覸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覸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别非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莛爲屋梁楹爲屋柱故郭注曰莛横而楹縱然說文艸部莛莖也屋梁之說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莛撞鐘文選答客難篇莛作筳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莛

豈能發其音聲哉筳與莛通是古書言莛者謂其小也莛與楹以大小言厲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絃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昧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葢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尙未達其旨

有倫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鵲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卽是孔子名因瞿鵲子述孔子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旣云丘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肯綮之未嘗養生主

樾謹按郭注曰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是以技經爲技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肯綮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肯說文作肎字林同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肯綮竝就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枝字之誤素問三部九候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游刃庖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樾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云良庖歲更刀割也割以用刀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哀元年左傳曰無折骨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樾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而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爝

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閒世

樾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此育字卽賣之叚字經傳每以鬻爲之鬻亦音育也以人惡育其美謂以人之惡鬻己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

樾謹按下字衍文脩其身以傴拊人之民不當有下字涉下文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大多政法而不諜

樾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諜四字爲句列禦寇篇形諜成光釋文曰諜便僻也此諜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訓閒諜竝失其義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樾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氣也郭注曰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眞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莫信之也不曰妄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詮言篇曰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卽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襍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

辭無由即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即申明此句之
義無用巧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
用乃曰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
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爲句巧言偏辭上必更
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爲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
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按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尙書臯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竝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郎出入無方此本書叚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爲

方叚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當讀爲抴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抴楊注曰抴牽引也小枝抴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抴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卽小枝矣猗乃掎之叚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是與抴同義說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此說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司馬云荊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是地名葢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傳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卽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樾謹按如而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葢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按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已三字總目此兩句郭讀彼爲已以其知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難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爲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簡文云好名貌皆望文生義未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目部作國步斯矉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理志作海瀕廣潟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訓頻頻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鷃斯皆可說此賓賓之義

彼且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詭語意不倫淑詭當讀爲弔詭齊物論篇其名爲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昊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按眴若猶眴然也徐無鬼篇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此云眴若彼云恂然文異義同眴恂竝㚆之叚字說文兮部㚆驚辭也從兮旬聲眴恂亦從旬聲故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眴若皆棄之而走言㹠子皆驚而走也㹠始焉不知其爲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眴若二字以其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是其才德未去何爲以失類而走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大宗師

樾謹按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在衆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爲得矣眞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按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偝字之誤偝卽背字故郭注曰眞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偝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宜而非朋黨是訓義爲宜朋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讀爲峨峨與義並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崩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崩者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叚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

則曰踶跂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肎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釋文引崔云槃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軱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軱而不堅是謂眞人崔不知觚軱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厲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厲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叚字荀子榮辱篇憍泄者人之殃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憍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他篇或作汏或作忲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矣

以德爲循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文彳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無義矣葢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罺謂之汕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樔也箋云今之撩罟也藏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也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則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宗朝而遠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輿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

爲此拘拘邪郎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

誤尙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

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

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

誤也若是子輿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

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子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浸假而化

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葢以彈求鴞乃可

爲炙故曰因以求鴞炙若鷄則自能時夜旣化予之左臂以爲鷄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卽涉下句而衍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給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䪡萬物而不爲義

樾謹按䪡卽說文䪢字其或體作齏古或以齊爲之

周官醢人職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是也齏與菹醢爲
同類之物齏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齏萬
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雜故曰齏
是訓齏爲雜也蓋齏合衆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齏
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雜之義列禦寇篇使
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釋文曰齏亂也亂與雜義
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知北遊篇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此則當訓爲雜蓋儒
墨兩家是非蠭起故雜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
固各有當矣

日中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樾謹按釋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文七年左傳日衞不睦襄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請夫環竝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篇行婞直而不豫兮王逸注亦日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
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樾謹按帛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藝又魚例反司馬
云法也一本作寱以諸說參考之疑帛乃臬字之誤
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臬之義也然字
雖是臬而義則非臬當讀爲寱寱本從臬聲古文以
聲爲主故或止作臬也一本作寱者破叚字而爲正
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寱無名人
葢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女又何寱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爲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爲嚮疾又引李云敏疾如嚮也簡文云如嚮應聲之疾則字當爲嚮疾疑莊子原文本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蠁曶如神善注曰蠁曶疾也蠁與嚮同曶與曶同然則嚮自有疾義嚮疾連文嚮亦疾也自以作嚮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嚮疾彊梁爲句物徹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徹字勌字絕句無讀爲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

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間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愷釋
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徹去也
響疾彊梁物徹者言響疾彊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
道不勸相對爲文皆以六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
爲勿之叚字故失其讀矣

萌乎不震不止

樾謹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誫不止當從之罪讀
爲嶵說文山部作辠云山貌是也誫卽震之異文不
誫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嶵乎形容之言與山同
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作不誫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謹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張湛注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

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樾謹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沖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元周
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叚借之
旨改其末四字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
樾謹按審司馬云當爲蟠蟠聚也崔本作潘云回流
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爲瀋說文水部
瀋大波也從水旛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爲蟠
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
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

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九淵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簡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溧水濮思禹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淸俞樾

莊子二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拇枝指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贅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性人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楊墨竝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樾謹按司馬云蒿亂也郭注曰兼愛之迹可尙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尙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是以蒿目二字爲句解爲亂天下之目義殊未安蒿乃矐之叚字玉篇目部矐庾鞠切目明又望也是矐爲望視之皃仁人之憂天下必爲之矐然遠望故曰矐目而憂世之患矐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白鳥翯翯孟子梁惠王篇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矐矐然則蒿之通作矐猶翯之通作鶴與矐矣周易文言傳確乎其不可拔說文土部曰塙堅不可拔也卽本易義是確與塙通

亦其例也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樾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雖有義臺路寢馬蹄

樾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是義卽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葢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剔之刻之雒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雒之曰謂羈雒其頭也是以雒為絡之叚字然下文連之以羈馽乃始言羈絡之事此恐非也雒疑當為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為識卽其事矣

夫赫胥氏之時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葢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胠篋篇旣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列子書所稱華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卽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胠篋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文曰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矦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脣竭則齒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豖篆說解曰竭其尾故謂之豖是也葢竭之本義爲負舉竭其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葢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能勸斧鉞弗能禁如下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幷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宥

樾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幷也然下文云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巳不可通訓幷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捋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爍鄭箋云捋采之則爆爍而疏然則爆爍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傷陽大怒則傷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為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樾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篆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

樾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嵁當爲湛文選封禪文湛恩厖鴻李注曰湛深也湛巖猶深巖因其以山巖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巖言其深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冄冄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竝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

爲泰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
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盜跖嚆矢也
樾謹按嚆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
從口而爲之說崔本作蒿云蕭蒿可以爲箭此更曲
說未聞矢以蒿爲之也釋文稱或作矯矯揉也疑古
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揉箭箝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箭
控弦之語正可以說此文益槢也枘也矢也皆物也
椄之鑿之矯之則皆人也椄字見說文木部云續木
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椄槢者桁楊之楔也枘者桎

梏之孔也至聖知爲桁楊接其槢仁義爲桎梏鑿其枘會史爲桀跖嚆其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棱槢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調其鑿枘之說則誤以棱槢鑿枘爲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所引諸說竝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樾謹按止蟲卽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乎豸卽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及豸也

吐爾聰明

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樾謹按郭斷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

讀不可以物爲句物而不物爲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

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

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復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

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爲撓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二句本止一句郭失其解幷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諱

樾謹按諱讀爲違違諱並從韋聲故廣雅釋詁曰諱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並曰違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卽不違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天地

樾謹按此與下節並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於老聃曰則
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丘予告若而所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聃者自是孔子故釋
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
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
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
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立也竝
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而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以事役字釋使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絯使緒物絯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絯束也若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竝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汝與眞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則但云予雖祈嚮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鍾應作踵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

之誤缶則企字之誤企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亦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歎逝賦注引字林曰企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猶舉踵也人一企踵不過步武之間耳然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以天下惑極言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

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竝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下文云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葢旣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樾謹按賓當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達生篇曰賓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卽假賓爲擯之

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句衍不字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所恃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

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 人運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埶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樾謹按六極五常疑卽洪範之五福六極也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薦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爲祥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卽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樾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衞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

樾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

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

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

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樾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疊病心而矉捧心而矉文

義甚明若作矉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樾謹按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緇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於下風而化

樾謹按而化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刻意

樾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古通用至可爲質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刻意

樾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虚與此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繕性

樾謹按釋文滑音骨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注繕亦訓治葢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滑猶汩也說文水部汩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搰亦搰字然則滑之與汩猶搰之與搰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樾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樾謹按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連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

非是向本作職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秋水

樾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率然拊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

梁麗可以衝城

樾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臨衝毛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鶴列於麗譙之閒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書作轒樓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郄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曰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外物篇師弟子而跤於窾水釋文引字林云跤古蹲字然則蹲循者跤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

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達蹲循之義遂失其解幷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樾謹按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若果恙乎予果歡乎恙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予之生非樂也恙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本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鴝掇千日爲鳥兩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也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軦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達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疑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湛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其舍

樾謹按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卻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竝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有竝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楊注曰方起竝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偓

佺今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脫物字而以方字續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盍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貴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閒篇曰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厮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竈有髻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罔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竈有髻相次也沈當爲煁煁從甚聲沈從冘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煁之通作沈猶諶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卬烘於煁毛傳曰煁竈也是煁竈同類故以煁有履竈有髻竝言之耳鄭禆諶字竈諶卽煁之叚字漢書古今人表作禆湛湛亦煁之叚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煁卽以湛爲煁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鰌此亦臆說今按
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
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
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鰌鰷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
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屬
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山木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韵今
作一上一下失其韵矣古書往往倒文以協韵後人
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文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議爲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傾衺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衺則當禁使不爲也

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樾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
呂氏春秋愼人篇胼胝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臾
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
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
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
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
長其閒
樾謹按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
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得柟梓豫章則卒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王長其閒釋文王往況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

人貎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　田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貎而天四字爲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貎而天虛爲句人貎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眞爲句與清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竅也淮南子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淑眞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初一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虛與斷心同故毅初一曰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其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儷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緣督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眞者順而葆眞也上綴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植者彊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説竝未得植字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植之訓主説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葢此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竝同

邀於此者

樾謹按說文無邀字彳部徼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旣迂曲且于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暝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

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脫
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八　溧水濮思禹覆校

諸子平議卷十九

德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卽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卽保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繁

疑繫字之誤繫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繫而捉繆而捉竝言繫謂繫繞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繫與綢繆竝訓纏是其義一也繫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嘷而嗌不嗄

樾謹按釋文嗄本作嚘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𣢾即嚘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曰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嚘二宋陸王本皆如是益以嚘與柔爲韵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嚘也

終日握而手不掜

樾謹按說文無挸字角部觬角觬曲也疑卽此挸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觬爲挸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挸謂手不拳曲也崔云挸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邀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邀

者後出字作交者叚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徼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删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务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爲物也則旣言志又言期於義複矣釋文曰期卒也費秏也卒有所費秏也然志乎卒秏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明證說本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廞陳興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廞陳也此欽字卽廞之叚字葢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廞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拸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拸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瘳以陸離師古注曰瘳自放縱也郎此
㢋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郎此畫字之義葢人旣
刖足不自顧惜非㢲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貍德也徐無鬼

樾謹按廣雅釋獸貍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是貍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貍狌此本書以貍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貍狌尸子言貓狌一
也釋文曰貍德謂貪如狐貍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淩誶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竝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叚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
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
曰夜庀其家事韋注竝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
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
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
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蹢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閽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閽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

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

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

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

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矢

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

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弒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捷竝作接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鬬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摶捷矢郎摶接矢謂以手摶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則陽

樾謹按緡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
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
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
人耳目之閒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
之緡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
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葢由
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

樾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旣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旣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旣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寖尋也漢

書郊祀志寖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
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
言寖尋旣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疎
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
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
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
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
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茲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嗞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蓋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
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
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
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
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
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葢相治
樾謹按葢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葢割裂也釋文曰葢

舍人本作害是害葢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予乃或言枚傳竝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趙注竝曰或有也此云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圜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赭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𤸇即癃之籒文素問宣明五氣篇膀
胱不利爲癃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癃閟日夜無𤸇
謂不癃閟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眾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鸛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鸛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吷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葢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眞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

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弒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葢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聽得罪也聽郎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疉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强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愼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愼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祈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

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

治疑此文亦當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盜跖

樾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

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

誅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

殛于羽山釋文竝曰殛本作極

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厤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即五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子之誤郎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匡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說劒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劒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劒之利也行以劒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劒

樾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劒猶治劒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劒相擊斷截也失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

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 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綏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垠冢也此說近之垠猶壙也壙埌本疊韵字應帝王篇以處壙埌之野是也故壙亦得謂之垠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閬閬與垠同外物篇胞有重閬郭注曰閬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本亦作瞑又音眠當從之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即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並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眞篇曰甘瞑于溷漏之域卽本之此

槁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㥜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㾾之叚字說文疒部㾾頭痛也黃㾾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肖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缦有緩而釬

樾謹按缦者慢之叚字釬者悍之叚字堅強而又惰慢紓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樾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怭怭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閒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竝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竝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竝通以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illegible]

樾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illegible]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竝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罕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墬形篇竝曰名川六百 [illegible]

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illegible]

樾謹按眞天下之好謂其眞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
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卽所謂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卽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
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
以形言而以壽言眞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
柢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葢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而衍之字柢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畔秦吏

正義曰氏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

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

溧水濮思禹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

德清俞樾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敖農不敖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令

樾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敖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敖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信則臣不敢爲邪

樾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宦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樾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并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惰民不寙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惰民不寙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卽接寫民不寙遂并誤删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奭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字亦作赩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赩是也奭爲赤貌此以酣奭連文葢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愚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卽此文誅愚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竝侏之叚字說文金部銅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爲免言爲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

詩旣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樸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爲根株故衍本字耳鄭宋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餂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餬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餂然則餂卽餬之俗字足以餂口卽足以餬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强作一十歲者百歲强修一百歲者

千歲强

樾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强百歲强竝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貸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强作壹十歲者百歲强作壹百歲者千歲强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

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樾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 去强

樾謹按取下當疊取字葢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靳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樾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樾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正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樾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

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訂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 說民

樾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葢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重罪故重者不至卽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葢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樾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强篇作國無敵者强强必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强篇曰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葢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

居什四算地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爲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葢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

奪去耳

故其農勉而戰戢也

樾謹按此戢非戢止之義當讀爲捷詩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葢戢與捷聲近而義同下云戰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二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 開塞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幷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幷者叚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二者名貿賓易

樾謹按貿者侔之叚字言其名相侔其實則相易也漢高彪碑貿昔藿檀亦是叚貿爲侔集韻曰貿又音侔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

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摶也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摶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傳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

故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樾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

樾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兵守

樾謹按舉衍字葢即與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樾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口之不給從而熯之葢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

熯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大歲在未曰協洽章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正字下作洽叚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斬令樾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宿治者削上尚有曰治者王夜治者強八字當據去強

說民二篇補

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谻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徼谻受詘索隱曰谻倦也農谻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厺故文選子虛賦谻作𠫭𠫭字闕壞止存右旁厺字因誤爲宏矣去强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耎之壞字耎弱也

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樾謹按此本云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

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蝨生必弱去强篇云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樾謹按上言六蝨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為六事本作曰禮曰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

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蝨曰六蝨二字乃衍文也六蝨之文見去強篇其文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蝨最得益歲也食也農之蝨也玩也好也商之蝨也志也行也官之蝨也去強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蝨明矣而去強篇又曰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

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以六蝨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樾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強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

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
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皆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
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
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卽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即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修權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

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樾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來民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葢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强强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强者奪所字衍强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闈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闈當作違寶當作葆皆同聲叚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商君所說卽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

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者豈卽此篇乎

而王何爲受爵而重復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復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費之半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賞刑

樾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昔湯封於贊茅

樾謹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城欑茅杜注欑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贊茅即其地也漢書地里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以依據湯都

偃師郎可以此爲證

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樾謹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棃如五勝勝皆升之叚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樾謹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謁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樾謹按稽猶同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能不可通矣靳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卽

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强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而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 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彊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盍即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杖以上

樾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卽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出字疑當作士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褭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樾謹按就爲簪褭下當補故爲簪褭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樾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檝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竝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左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

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卽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覲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狠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狠之爲四狠矣三更者并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卽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卽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

亘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樾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弱民

樾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當據補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强

樾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强也正與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强

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

爲辯志者不貴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爲智上文云爲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樾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益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 君臣

樾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叚萌爲甿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甿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 禁使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

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卽馬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既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　愼法

樾謹按執當爲埶乃古勢字也埶字絕句正使二字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

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訾言無

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譽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麻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倘是平旦鷄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宴之時亦言日兼言時

諸子平議卷二十終　　雙流謝家玉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德清俞樾

韓非子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

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荊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樾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荊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

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删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荆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顧氏廣圻韓非子識誤竝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

下不能盡其民力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葢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運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讀曰㦸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葢即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存韓

樾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竝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

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
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
明其事次弟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
義以爲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
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
又下文云韓秦强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
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
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

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㤥然若居濕
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樾謹按舊注讀虛處則㤥然五字爲句訓㤥爲妨謂
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
虛處平居也則㤥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
句㤥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爲
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
衍也今按此當以虛處則㤥然若居濕地爲句虛乃
衍字也葢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

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 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

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卽此刑也字又作矺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愛臣

樾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

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畜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云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 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

是其所據本未誤

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樾謹按勢當作暬國語楚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注曰暬近也暬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暬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樾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

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並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未達叚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是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

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
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
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
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
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

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
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豎刁易牙因君之欲
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

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揚搉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

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甚
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
之此溶字當爲搈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動之溶之即
動之搈之也動搈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
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
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
和調累解累解與和調竝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
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者宜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

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已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

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

當操度量以割斷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
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
樾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洶字葢亦衍
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衆不釋洶字
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
木乃不神塡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
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
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
有也八姦

樾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刼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郎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郎不得復有道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十過

樾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爲治孤憤

樾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說難

樾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

合爲說宜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樾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卽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姦劫弑臣

樾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

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

樾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曰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尚賢篇曰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竝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樾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亡徵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

變褊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辯說文心部辯一曰急也是與褊同義作變者聲近叚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 備內

樾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卽檮兀之異文楚之檮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也故謂之檮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 南面

樾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卽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主旣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飾邪

樾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

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國雖大逗兵句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弱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

樾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

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淩瀛初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解老

樾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樾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喻老

樾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剄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

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丘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卽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卽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

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丘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葢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樾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說林上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說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踶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踶馬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

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

因攢而縫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簪荀子賦篇簪以爲父楊倞

注曰簪形似箴而大是簪亦箴類故曰因簪而縫也
說文金部鐕可以綴箸物者簪卽鐕之叚字亦或作
撍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撍是也古本韓子當亦
作撍傳寫因誤爲攅矣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
效之內儲說上七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
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賁諸以婦
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
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

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樾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刪乃字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重罪也商子去强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

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

樾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

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籬此亦不得
其解而强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衆輙救火者
樾謹按輙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
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閒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
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輙葢以形似之故又
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
輙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樾謹按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

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

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

臣藏本作誠顧謂誠不句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

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

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內儲說下六微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

甯懷剛之足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衍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郇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

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 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衞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

託葢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
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
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
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
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
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錘則不可通矣
請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
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

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
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
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郎尙書呂刑篇有稽無簡
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
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立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蓋郎泣字之誤而衍者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疎人迹其上

樾謹按踈當作疎郎迹字也迹籒文作速此變作疎
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

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樾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藎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樾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奪之則文不備

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 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跀者行步危故曰跀危此曲說也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跀足者爲跀跪內儲說下篇門者跀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刖跪擊其馬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卽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

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曩之孟嘗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明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毗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葢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樾謹按舊注曰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刖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歟當據注訂正

墾草仞邑

樾謹按仞當作㓞謂㓞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曰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仞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㓞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眾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外儲說右上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

載此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芑爲韻芑子爲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爲正

左右有欒子者

樾謹按欒子即蘭子也欒與蘭音近說文門部䦨妄入宮掖也讀若闌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䦨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欒爲之矣

慎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慎而言也人且和

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爲韻下文云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爲韻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韻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樾謹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曰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

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本著地而生也殊爲曲
說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
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
見晉侯世家果見轂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竝其
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亦失
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尙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竝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叚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

是子言分謗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

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
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塞叔虞干而干亡難二
樾謹按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釋
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
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
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
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
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
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葢以別

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與此一律

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故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眾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眾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難勢

樾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故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問田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顛頡衞僑如 難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顧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顛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衞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衞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二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傅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傅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矣

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詭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葢即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蟲爲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蟲乃蠱字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即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

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

樾謹按狀匿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㮚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

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
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 六反
樾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
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
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
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
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
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

所形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尙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鍇引左傳粲蔡叔今作蔡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 八說

樾謹按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瞖曰詭 八經

檝謹按瞖字無義趙本作翳亦非也瞖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卽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檝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 五蠹

樾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請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初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

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曰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樾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

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行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顯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卽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

少儀篇申之面拖諸髀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終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一

乘鸞輅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鑾輅也葢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

B
126
.Y87
v.7

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鑾在鑣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沅曰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並以三公九卿對

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
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
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
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
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扣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
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注曰扣亂也扣
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扣之本作
物者滑之高注扣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

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即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重己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

說文無曙字日部睹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

葢曙卽睹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

謂之曙故旦卽謂之曙矣

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可不

卽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

爲否之叚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

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

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 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若然則不簠不簋不籩無不可言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剅廣雅釋詁曰剅裂也玉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剅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剅字故叚豆爲之亦或叚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孫讀脰爲剅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 仲春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貴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釋之曰則不洽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

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誼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樾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

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情欲

樾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藎郎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樾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

誤爲王後人遂聽加帝字耳

缶醯黃蜹聚之有酸 功名

樾謹按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蜹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蜹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蜹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蜹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樾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

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
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
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
若是者信反即其例

及其天年 先己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
止作夂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
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

凱傳曰遠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也高注曰僉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管子小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

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
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論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
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
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
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
氏不知人爲仁之叚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

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處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圓道也圓道

樾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躓礙也是圓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愼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愼事也文法竝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肎與其子孫猶若立官

必使之方

樾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肎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王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並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

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猶必使方今世人主無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圓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視孟夏紀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葢五行

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删去而孟夏紀尚存此二語則删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丘大

墓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証徙

樾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本書知士篇亦誤作證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勢及富厚者可知

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益叚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

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大樂

樾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誤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躧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樾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旣言民又言國人於義複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樾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

樂也上樂字並禮樂字下樂字並哀樂字高氏以非
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
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適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
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
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樾謹按高注曰嫌聽譬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慊於義正合

以危聽淸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谻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谻郭注曰窮極倦谻疲

僓者也是祇極義同竝有病義

乃之阮隃之陰 古樂

樾謹按阮隃本作阮陯阮讀若昆說文𨸏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𨸏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卽可借爲昆陯者侖之借字阮陯卽昆侖也因陯誤作隃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鼙鼓不言鼓鼙鼓言鐘磬

不言擊鐘磬則苓上不得有吹字明矣盖卽涉下文而衍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斲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卽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全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季夏紀

樾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溼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羼入暑字幷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將陽氣

樾謹按詩樛木篇福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𢪏扶也將與𢪏通

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留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候人兮猗 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竝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 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間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 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爍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茲五穀

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樾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櫹字之誤說文木部櫹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櫹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腳也音楊子愛骭一毛之骭然陴

不訓腳亦不音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螾集其
國例之則陴字乃當從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𨸏部
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
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 振亂

樾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
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
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
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
誤耳

自今單脣乾肺禁塞

樾謹按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燀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歙傳注燀灼也然則燀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燀猶彼言焦

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樾謹按疾取救守義不可通疑疾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鬬爭同誼

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

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守皆有是有非也弟一句衍取字者字則與下三句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注葢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其恉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

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

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

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

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

温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樾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弟一句

弟二句皆有衍字葢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

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

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

幸也據此則弟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弟一句衍屬字弟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論威

樾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

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今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今誤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 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叚而爲之不屈篇曰施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叚而爲能之證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決勝

樾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不可窮之謂神卽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敎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愛士

樾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款門而謁者卽陽城胥渠其曰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爲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爲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爲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爲病古無此義又以款門者爲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 季秋紀

樾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尙武乃服

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復正矣

於是翦其髮鄽其手 順民

樾謹按鄽未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鄽音酈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磿恐是磿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磿後人音磿為酈遂并正文磿字亦誤加阝旁而磿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磿者櫪之叚字說文木部櫪櫪㯩椑指也韵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

罪人交臂歴指是也此云磨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篇刃若新鄏研高注曰鄏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贍者

樾謹按愁悴卽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𪽝省聲籀文作龝不省火部𪽝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律厤志曰秋䪞也古誼卽存乎聲秋之訓䪞亦秋與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叚借之例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

樾謹按徼天下之衷旬衍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

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

客冐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知士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審己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夭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之釋雉即關尹子之意蓋揜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

已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已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撲擊遏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

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肎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此云撲擊遏奪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

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

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並無鄰字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並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爲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 異寶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

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作舉傳寫誤合之
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
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葢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
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
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
氏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
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 異用

樾謹按搏杖卽扶杖也專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盍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盍藏起大衆地氣且泄 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本作

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上事無作愼無發益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義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秫稻麴

蘗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秫稻麴蘗湛饎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 至忠

樾謹按日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此言之足徵日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樾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

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忠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文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竝與不可以同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 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卽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違皆叚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範圍本作違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 誠廉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

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樾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侵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㝵人請問十二紀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㝵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爲鄉鄉有㝵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㝵人鄉士也昭謂㝵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㝵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樾謹按大圜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即曰字也尙書洪

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古爰曰通
用爰有卽曰有耳
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
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
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
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　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陓竝陽華

之叚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爲荆州浸波溠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竝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本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竝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竝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

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

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 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㬤廣雅釋詁㬤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庳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

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葢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

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卽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 本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

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即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噥

樾謹按噥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叚膿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膿注曰膿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噥字膿亦盥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

之義然衣部襛衣厚皃酉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襛
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噥正合六書之例未可
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
沅疑爲嚑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
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
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葢果之美者皆
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

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箸矣

道者止彼在已

樾謹按止彼在已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已言不在彼而在已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鬬與不鬬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竝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譬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譬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樾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

之也玉篇遂移也移之爲羡猶遂之爲移矣

各一則不設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

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

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

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

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

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 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氾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畧同

故嫫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

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

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縕禮記玉藻篇縕爲袍鄭注曰縕謂今纊及舊絮也是芮縕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 愼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

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韵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韵語盖當時民俗歌謡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郼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盖

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民也故下文即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褭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叚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為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 權動

樾謹按斬當為鏨說文金部鏨小鑿也字亦作嶄文選海賦鑿陵巒而嶄鑿注曰鏨與嶄古字通是鏨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鏨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為又言又

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叚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悤悤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悤悤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悤悤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竝

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悤悤者因俗書悤字作怱或省作匆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眂祲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竝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潒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為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為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 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愼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為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竝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竝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葢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

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衞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案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

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竝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葢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删

若是而擊可大彊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葢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　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叚治也從又從卪卪事之制也然

則服事之服字本作𠬝今經典皆作服而𠬝字廢矣卪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即其義也故又曰事治

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察微

樾謹按以細覩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覩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盍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

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　正名

樾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

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

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

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遇與

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世讀作愚

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並

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悗惑也然則

遇悗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悗與下文譽以

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

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

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

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真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戴侯莫摇漢表莫摇作眞粘新序雜事篇黄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並其證也眞人不能全乃備能也恭郎堯舜不偏物之異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説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　君守

樾謹按曰乃昦字之誤昦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

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

不識也此僭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
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
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
衍耳差讀爲嗟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譌
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嗟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
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秦刻石文作㞢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𠙽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 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間食熟之上呂氏本文葢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 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 知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訓與旒同然則從斿從㐬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厖同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曰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

爲罷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罷

罷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

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

不可柰何爲實也實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

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卽如何也昭十二

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旣以不知

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

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

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即柰何也以柰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雙流李維泰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

德清俞樾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

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淫辭

樾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並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並者謂之舫矣故討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尙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叚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竝其證也故爲畏卽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艮人當從之艮人見序意

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證也字亦作爝舉難篇爝火甚盛蓋爝焦聲近通用莊子逍遙遊篇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釋文曰爝本作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注曰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燋注曰未爇曰燋是其字本作燋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者從省此篇作蕉則叚字耳

寡人甯以臧為司徒無用卬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淮海岱雜齊之閒罵奴曰臧是也甯以臧爲司徒無用卬乃極言卬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卬曰公甚賤於公之主也蓄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亦魏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穴分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

持絳簃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負持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之上蓋言王以地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也故曰印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卯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卯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令王兩字之誤言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印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也令臣責卯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竝有令字故誤令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

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蓋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日後秦復有隙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攷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樾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之曰魏雖强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

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 具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
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 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
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卻而自歿

樾謹按歿當爲刎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刎

又曰刎古文歾同荀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楊倞注曰歾當爲刎蓋古無刎字古人每借歾爲刎此又作歿者歿卽歾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歿頭乎王廷歿亦當爲刎

澹乎四海 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澹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澹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竝曰澹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澹憺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勢利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 用民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葢大誤作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　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又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略相

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閒不得有極也二字蓋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所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 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蓋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恃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

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叚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

作謂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 長利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 知分

樾謹按兩活無義兩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能活者乎兩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 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

惟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葢卽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

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 達鬱

樾謹按幾與既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竝曰荀本幾作既既之言終也將既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擧其尾能以爲旌 行論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驕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不欲諫乃未得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

堯與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並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精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

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竝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 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 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是連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輦者亦叚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

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
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
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 疑似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壔說文土部壔保也連
言之則曰保壔九章算術今有方垛壔是也垛壔卽
保壔之異文此作葆禱者或古文叚借或聲近而誤
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
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葆禱於王路
猶云爲高垛壔於大路御覽引此文葆作堡蓋易以

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删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盖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

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知不可知相對爲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卽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士之義苟可知則必爲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爲居爲止常訓也而又爲審度爲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

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卽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 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

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諭也不諭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圜爲格 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

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炮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玉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桔諸侯

樾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

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

葢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

玉篇革部鞦韆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壅塞

樾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愼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

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自字疑衍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

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
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
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
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
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
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
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樾謹按況讀爲鍠說文金部鍠鐘聲也此作況者古字通用尙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況之爲鍠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當賞

樾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

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菌改之罪說文㚔部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故賜守塞者與賜右主然兩文必相接其傳寫之誤易更可見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博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

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葢戰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不敢入國矣所以不敢入國正以主將先死之故若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字羼入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删去之矣至有死即又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葢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 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 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緜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 士容論

樾謹按衛當作躗乃叚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

左傳是讒言也正義引服虔曰讒僞不信也然則巧讒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 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諭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 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竝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厚故重徙矣御

覽兩後字竝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叚借之舊辯土篇曰必厚其靹又曰其靹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畞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

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淪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瀹漬也瀹卽淪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漬義相應葢淪變作瀹又省作龠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虗亦字之誤虗與淪樂爲韻若作虛則失其韵矣

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韵浮風爲韵堅均爲韵糠疆爲韵獨此二句無韵疑突乃窔字之誤窔與陰正爲韵高注曰窐容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窐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竝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

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韵則墒有可

憑矣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以耜耨竝言則此文人耜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竝言可知矣耜謂耕

也耨謂芸也言耕宜雨耘宜旱也䎣字從𠑹肥字從卪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 辯土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蓷篇暵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並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

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衛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衛縱

皆必順其性也

樹撓不欲專生而族居

樾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摶是專與摶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摶不聽見本篇夫摶國不在敦古尹注竝曰摶聚也又內業篇摶氣如神注曰摶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

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墝而專居則多死蓋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 審時

樾謹按高注曰奪或作奮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即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柎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柎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是也穗

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芳薌奮發致有作奪之本不可從也

摶米而薄糠

樾謹按摶之言圜也考工記梓人摶身而鴻廬人刺兵摶弓人紾而摶廉鄭注竝曰摶圜也楚辭橘頌篇圓果摶兮王注曰摶圜也楚人名圜爲摶然則摶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圓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亦以圓摶竝言

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嗌方言曰嗌噎也秦晉或曰嗌又曰噎然則不嗌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𦭘之誤也說文口部曰𦭘籒文嗌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嗌固無疑矣

安縣吳海粱覆校

B
126
.Y87
v.10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一

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貶矣此楚靈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王

樾謹按楚靈稱子而討疑若得之矣然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凡諸侯之得之者殆非所以爲襃而適所以爲貶也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明王道焜本注曰殆恐是不待未達斯旨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

樾謹按況字絕句言春秋之辭多以況譬而見此其所以文約而法明也淩氏曙注本讀是字絕句失之

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

樾謹按亂國之臣當作亂主之國此蒙人臣之行爲文五句一氣相屬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

樾謹按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

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節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于其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幷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節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葢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閒當有楚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

封相提竝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竝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厠于其閒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雖未敢率議遷逐然不可不知其誤也盧氏文弨注引錢說以爲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蓋已見及此但未知爲竹林篇之錯簡耳

宋伯姬恐不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樾謹按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焉是故君子疑以終身然則疑與恐同矣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傳寫奪不字義不了矣

如何與同姓而殘賤遇我

樾謹按與當作以古字通用

視其溫辭

樾謹按溫當讀爲蘊古字通也蘊辭謂蘊蓄之辭卽上所謂微其辭者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樾謹按襄三十一年左傳介于大國杜注曰介猶閒

也故古語以閒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閒介文遐長笛賦閒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閒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閒然之閒玉林篇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卽可說此介字矣淩注曰介因也失之

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樾謹按已字絕句物當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

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已於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已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王杯

檝謹按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者爲繼周之弊故若此也爲有一聲之轉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五其比

檝謹按五當爲伍古字通伍其比偶其類兩義相近

伍猶偶也比猶類也

屠其贄

樾謹按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篇作杜蕢是也凡非經所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者宜杜塞之則聖人之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

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樾謹按文九年公羊傳曰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
經書公卽位則諸侯踰年卽位見矣而天子踰年卽
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
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於其封內
者是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
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然而其
中固有辨也何也必於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
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
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

樾謹按此今文尚書也祇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祇悔鄭注曰祇病也說文疒部疷病也祇與疷通

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竹林

樾謹按其所好者設五字當爲衍文

術修之義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遹爾雅釋詁釋文引孫炎云遹古述字述與術通述遹同字則術遹亦同字矣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鷸字音聿亦有術音

故禮之衣服圖及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以顏說推之術通作鷸則亦通作遹矣爾雅訓遹爲自遹修之義卽自修之義正與上文雷同之義相對成文詩文王篇聿修厥德疑三家詩有作遹修而訓爲自者董子此言卽本詩文耳

故按春秋而適往事

樾謹按詩殷武篇勿予禍適釋文引韓詩曰適數也適爲責數之數亦可爲計數之數按春秋而適往事猶云數往事矣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

樾謹按恩字絕句施失二字連文下文云子施失恩於親是其證也施讀爲弛古字通用禮記樂記篇庶民弛政釋文曰弛廢也然則弛失其子心者廢失其子心也下文施失恩亦謂廢失恩以本字讀之則不得其解矣

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 王英

樾謹按不居正之謂及也字竝衍文此本云故君子爲之諱 句 避其後亂移之宋督以成善志今衍此六字則文義不屬矣下文云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

害王法疑不居正之謂也六字當在此下王道篇云
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與此文法一
律
至於鄑取乎莒以之爲同居
樾謹按同居二字無義疑司君之誤司君者嗣君也
尙書高宗肜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
民是嗣與司古通用
或請焉或怒焉者何精華
樾謹按怒當作攻攻誤爲奴因誤爲怒矣上文曰大
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此承上文而言不

得改爲怒也下文曰故鳴鼓而攻之亦不云怒足知其誤

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離

樾謹按周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責陳不離者責陳不附也本或作納乃不得其義而妄改之

故去其位辭徒言君之子而已

樾謹按位當作正字之誤也上文曰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是其證

刳孕婦見其化王道

樾謹按見字當作觀乃壞字也呂氏春秋過理篇作
剖孕婦而觀其化可據以訂正
立適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
樾謹按以貴上當據公羊隱元年傳補立子二字
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
樾謹按此本作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誅絕今
誅絕二字傳寫誤入下文淺人遂臆補死字耳下文
云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絕存亡侵伐會同
常爲本立按擅封是一事致天子是一事繼絕存亡
是一事其閒不得有誅絕二字明是上文奪去誤著

於此也

恩衞葆

樾謹按莊六年經齊人來歸衞寶惟左氏經作衞俘而傳亦作衞寶杜預注曰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衞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然公羊傳文曰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其文雖是寶其義則皆可通何休解詁曰寶者玉物之凡名於是始定爲寶玉字矣董子固傳公羊之學者而此篇有恩衞葆之文葆之與寶固得通用然葆從保聲保從𤓰省𤓰即古文孚也則葆之與俘亦得通用若是

衛寶不得言恩其下又言以正圀圄之平也則其爲

俘因明矣竊謂字當作寶義當爲俘何休所解未達

斯旨

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

怒搏閔公絕脰

樾謹按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

乎至傳文故字葢知字之誤此文致字當從傳作至

古字通也爾虜焉知四字爲句魯侯之美惡乎至七

字爲句惡音烏至猶甚也說詳羣經平議

自內出外無亡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樾謹按宣三年公羊傳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卽用彼傳文而有譌字然彼傳論祭祀配食之禮與此論虞公貪財全不相當未詳其旨

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

樾謹按漢書郊祀志有物曰蛇注曰物謂鬼神也東平思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注曰物亦鬼然則乾谿有物女者殆亦鬼神之類

匹馬隻輪無反者

樾謹按僖三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釋文

曰一木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然則董子原文必作易輪今作隻者後人所改也惟不易輪轍之義殊爲迂曲而董子所見傳文如此必當有說今按易者析之叚字析易疊韻故蝘蜓名蜥蜴而詩節南山篇胡爲虺蜴說文虫部引作胡爲虺蜥然則易之通作析猶蜴之通作蜥矣說文木部析破木也其字亦或作梤張遷碑陽氣厥梤是也又或作斯魯峻碑斯薪弗荷是也梤斯竝從片則析輪猶片輪也與馬之稱匹正同一律較隻輪之文爲優矣

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

樾謹按詛當讀爲作言無輔而自作也詩蕩篇侯作侯祝釋文曰作本作詛葢作詛雙聲古得通用耳

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爲也哉盟會要

樾謹按修國二字當在也哉之上君子曰此將率爲修國也哉言將相率而修治其國也上文曰以爲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夫諸侯相聚而盟固欲相率而修治其國其意本以除天下之患而天下所以致患卽在於此此春秋所以善胥命也修國二字誤倒在上則文不可通

論賢才之義

樾謹按義者宜也論賢才之義卽論賢才之宜言各有所宜也

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重政

樾謹按乃在乎三字衍文也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聖人之言未有及天地之前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老氏之旨非聖人之言也下文曰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此正申說

安在乎天地之前之意可證此三字是衍文矣
安容言乃天地之元
樾謹按乃是及字之誤聚珍本曰乃他本作及當從
之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服制象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也此以通古今別然不爲對文
玉篇士部引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是其證也
後人不知然不卽然否而於不下又加然字失之矣
荀子哀公篇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大戴記哀
公問五義篇作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葢亦後人

所增失與此同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 二端

樾謹按深字無義據隱元年公羊傳注曰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疑此文深字亦氣字之誤深字左旁之罙隸書或作宷與氣相似氣誤作宷因誤作深矣當據何劭公注訂正

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 俞序

樾謹按下文有故子夏言故子池言則此文予字必子字之誤子先未知何人殆亦七十子之弟子歟此篇所稱引皆七十子之微言惜多奪誤難以盡通耳

任羣賢所以爲受成離合根

樾謹按此本作任羣賢以受成所爲二字涉上下文而衍

分障險阻立元神

樾謹按淮南子覽冥篇曰上天之誅也雖在曠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文義與此略同則此文分字疑介字之誤介與阶通

以爲名定實考功名

樾謹按爲字衍文以名定實與上句以多除少相對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

樾謹按比二皆衍文比卽先字之誤二卽三字之誤皆因誤致衍者也

以爲一最

樾謹按當作以一爲最與下文五爲中九爲殿一律

順數四而相復三代改制質文

樾謹按此言五帝不得言四而相復其上當有闕文

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樾謹按三正以黑統初謂三正以黑統爲始也初下有闕文當據下文補正黑統柰何曰正黑統者厤十

一字

是月不殺

樾謹按凌氏注云王者養微故懷任新產之月雖有罪法所不刑此誤以是月二字屬上為義也上云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其義已足無取申說下云法不刑有身懷任又云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夫既以養微說之則是月不殺不連上事明矣今按是月不殺與下文聽朔廢刑發德相次是月謂晦日也僖十六年經曰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以為晦日其明證矣凌氏以公羊說董子書抑何不達此旨

用纖施舞

樾謹按此卽所謂旄舞也周官樂師有旄舞鄭司農注曰旄舞者氂牛之尾又春官序官旄人鄭注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此稱爲纖施者據周書王會篇樓煩以星施孔晁注曰施所以爲旄羽耳然則纖施舞之卽旄舞明矣魯公子尾字施父亦可爲證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

樾謹按四法卽上文所謂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主天法質而王主地法文而王也盧注引錢云四法卽夫子所以答顏淵者殊失其旨

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官制象天

樾謹按金字無義下文云何謂天之大經又云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不言金天此金字乃法字之誤言聖人所取者無不儀法乎天之大經也法古文作金因誤作金矣

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樾謹按王道焜本作一陽而三者當從之陽即春也董子原文本作一春而三者非自三之時與晉人避諱改春為陽若春秋之稱陽秋矣校正者不知一陽之即一春而反疑三者之為三春易其文曰一陽而

三春不可通矣
是故以其三爲選
樾謹按依下文當作是故其以三爲選
以十端四選
樾謹按上云是故以四選率之此當云以十端率之
四選二字涉上而誤
以三公之勞率之
樾謹按勞當讀爲僚僚從尞聲與勞聲相近膫亦從
尞聲而或體作膋從勞省聲卽其例也昭七年左傳
隸臣僚服注曰僚勞也是僚之與勞聲近而義通

子猶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他人也堯舜湯武

樾謹按此有闕文當云子猶不敢擅以所重受於父者與他人堯舜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與他人也

舟車甲器有禁服制

樾謹按甲乃申字之誤申與陳通詩大雅文王篇陳錫哉周商頌烈祖篇申錫無疆陳錫申錫一也說詳羣經平議申器卽陳器定四年穀梁傳徙陳器范注曰陳器樂縣也是也管子立政篇正作舟車陳器

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爵國

樾謹按下文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之適得三百六十三人凌
引天官疏天官總攝三百六十官未得其旨
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二十八
樾謹按十乃七字之誤據下文云有七上卿有通作
又三公九卿外又有七上卿卽所謂通佐也故知十
上卿當爲七上卿矣二百二十人當作二百八十人
聚珍本云下二他本作六六與八形似而誤今本作
二十則後人依旣誤之下文改之也說詳後
諸侯大國四軍
樾謹按諸經皆言大國三軍無言四軍者凌氏注云

考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淩氏此注雖似合下文一軍以奉公家之說然奉公家非奉王家也則與小司徒注所稱稅入于王者本非一事未可援以爲說今以本文考之四軍實當爲三軍下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又曰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缺一字口軍三此公侯也然則以十六萬口三分之而爲三軍不得更立一軍矣其下又曰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

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然則天子九軍以三軍奉王家大國三軍以一軍奉公家皆與數適合奉王家之三軍即在九軍之中則奉公家之一軍亦即在三軍之中不得有四軍也古三四字皆積畫往往致誤儀禮覲禮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猘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竝其證

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

樾謹按上百字衍文也方十里之地不得有方百里者百而方百里者百則不止二千四百口故知其誤當云方十里爲方里者百

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

樾謹按凌氏注曰與上十字當在方字之下里字之下當有者字此大誤也與上十字乃衍文耳董子原文本云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葢方百里之地爲方十里者百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三十三得方十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十里

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姑舉大數耳下文言天子地方千里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然則大國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六十六方里者六十六其數甚明凌氏何猶未達乎

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

檝謹按三七二十一二十一而三之得六十三爲元士之數六十三而三之當得一百八十九爲下士之數今乃云百二十九下士文之誤也於是上文言通佐二百八十人亦改爲二百二十人矣

王后置一太傅太母

樾謹按下太字疑衍文葢尊之曰太傅母不當分之爲太傅太母也

士入仕宿衞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

樾謹按下文言大國次國竝云士宿衞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則此文亦當云士入仕宿衞天子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傳寫奪誤

士宿衞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

樾謹按比公者三字衍文

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三十二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七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三分去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十六得方十里者三十二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二十八方十里者六十六失其數矣

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十六與方里者六十六蓋方

五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三分除一應除去方十里者八得方十里者十六餘一箇方十里之地三分去一應除去方里者三十三得方里者六十六餘一箇方里之地除之不盡今作方十里者六十六傳寫奪誤耳

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

樾謹按當作方十里者六蓋方三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九三分除一應得方十里者六傳寫誤衍十字

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四分除其一定得田

方十里者三

樾謹按善衍字葢郎者字之誤而衍也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而此云稱名者地方半字君之地則止方十五里與上文不符九半之文亦不可曉據云四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則適是方二十里之地葢方二十里之地爲方十里者四四分除一則方十里者三矣然則所云半字君之地者必誤也

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

樾謹按文譌難讀據云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則是方十五里之地葢方十五里之地爲方五里者九三分除一則爲方五里者六并四箇方五里之地作爲方十里者一則餘兩箇方五里之地各爲方里者二十五并之爲五十矣上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則此所說者必是附庸稱人氏之制上文所謂半字君之地者宜移之於此矣

仁義發第二十九

樾謹按發乃法字之誤篇中云是故春秋爲仁義法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是其證也

未致豫備之則美之

樾謹按致當讀爲至

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

樾謹按上文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竝無六者則此六字當爲衍文

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

樾謹按論卽謂論語也言此所說者在論語已有明文而人顧不之察也下文引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

惡居上不寬爲禮不敬皆論語文可證必仁且智篇曰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論亦卽是論語所謂不知人者卽患不知人是矣

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必仁且智）

樾謹按無復當爲無後字之誤也亡國下有闕文據上文云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則此當云桀紂是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五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六

德清俞樾

春秋繁露二

今人有大義而甚無利身之養

樾謹按當作大有義而甚無利與下文人甚有利而大無義相對

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觀德

樾謹按讓字衍文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謂天與之也其至德海內懷歸之謂人歸之也中閒不得

有讓字

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

樾謹按上下文有避齊桓也避楚莊也之文則此文避紀侯與鄭厲公也八字爲句遍乃偏字之誤偏誤作徧因爲遍矣偏者偏戰也春秋之例詐戰月偏戰日桓十年公羊傳注曰偏一面也結日定地各居一面然則魯不得偏者言不得獨當一面也是時齊宋衛燕伐我魯不能獨當與紀鄭勠力然後結日定地各居一面與之偏戰偏戰然後得書日故經書曰公

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衞侯燕人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是可知魯不得紀鄭之助不能爲日不能爲日者但能詐戰而不能偏戰之謂也故曰魯不能偏也

號其大全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深察名號

樾謹按此本作號其大全名其別離分散也故下文曰號凡而略名詳而目正承此而言瞑也者三字當在上文按上文云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此下當有瞑也者云云乃釋民者瞑也之義傳寫奪之又誤著在後耳

是故王意不普大皇

樾謹按大下奪而字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也

樾謹按此下當接春秋辨物之理至五石六鷁之辭是也六十三字下有脫簡在玉英篇其文曰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至非子路之所能見三十六字深察名號篇至此已畢篇首云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末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首末正相應也今定其文如左

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春

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尙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矣不可不察也

檝謹按此下當接桩衆惡於內云云自此以下卽爲

實性上篇董子論性必反求諸性之名故曰性之名非生與論心必反求諸心之名故曰心之爲名栣也蓋古人言義理不離乎聲音訓詁即孔子正名之義實性篇與深察名號篇所以相次也後人因兩篇之文有相近者遂將篇首今世闇於性云云誤羼入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一節之上而兩篇遂不可分矣今定此爲實性上篇而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以下則爲實性下篇庶不失董子之舊乎

栣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

樾謹按王道焜本注曰栣疑袵如甚切檷也然袵不

訓榒說文木部栠弱貌則榒仍栣字之訓耳非其旨也今按袵者衣襟也襟有禁禦之義釋名釋衣服曰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袵亦有任制之義釋名釋喪制曰小要又謂之袵袵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任制與禁禦其義相通栣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正取任制之義下文曰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栣禁對文然則栣卽禁也亦猶袵卽襟也原注所訓未達其旨

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

樾謹按名衍字

土者火之子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五行對

樾謹按河間獻王以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爲問董子以天有五行對天之經矣又對地之義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命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

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以下卽當
云此謂孝者地之義也乃又有此土者火之子也八
十二字夫上文旣以五行爲天之經矣豈此又以五
行爲地之義乎反覆推求此八十二字乃五行之義
篇脫簡誤羼於此耳今訂正如左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土
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
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
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
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

於黃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爲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

陽尊陰卑

檝謹按上旬字衍文天地陰陽篇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是天之數非以旬計安得言十旬乎下兩旬字乃匑字之誤匑者周匝之本字也基義篇同而畢於十又誤作畢有十

安所加以不在

樾謹按以猶而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安所加以不在猶云何所加而不在故下文云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歷舉所在以明之也

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曰陰常居空虛是也漢書董仲舒傳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亦作空虛可證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 王道通三

樾謹按當作人主之好惡喜怒下文云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可證

生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

樾謹按漑讀爲既既盡也

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就殺天辨在人

樾謹按就當讀爲酋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索隱引系本作就是也大元元文直酋相勑范望注曰酋殺是酋與殺同義

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漑濟也陰陽終始

樾謹按漑濟卽既濟損益既濟皆易卦名

故清溧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陰陽義

樾謹按清溧同義不得以酸鹹爲比據煖燠孰多篇

云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溗也不能有熟又云薰與溗其日孰多皆以薰溗相對爲義疑此亦當云故薰溗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淺人罕見薰溗故誤改耳

上所右而上所左也陰陽出入上下

樾謹按當作上所右而下所左也下文云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與此文同可證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基義

樾謹按有餘二字衍文餘即徐之誤而衍者旣衍餘

字因又增入有字耳上文云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暍竝無有餘之義故知其誤

首妛員 人副天數

檝謹按妛讀爲頒說文頁部頒大頭也詩魚藻篇有頒其首毛傳曰頒大首貌竝合妛員之義

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 五行相勝

檝謹按下文云土者君之官也葢土居中央于五行最尊故爲君之官此乃云木者君之官也義不可通當爲衍文

司營爲神

樾謹按宣三年左傳使民知神姦是神與姦同類上云司農爲奸此云司營爲神則神亦不美之名故與司馬爲讒司徒爲賊司寇爲亂一律矣

士卒不使

樾謹按不使謂不從也爾雅釋詁使從也

比相生而間相勝也五行相生

樾謹按間乃閒字之誤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是也閒相勝若秋金勝春木是也

鳳凰高翔五行順逆

樾謹按上文恩及羽蟲則曰鳳凰翔此文咎及羽蟲

則曰鳳凰高翔豈以高卑爲恩咎之別乎殆不然矣高翔當作不翔宣元年公羊傳注曰擿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是其證

木干金則地動 治亂五行

樾謹按當作木干火則地動

惡者不出 五行變救

樾謹按出乃黜之叚字

隱武行文

樾謹按隱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徐隱王師古注曰即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

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五行五事
樾謹按則下有闕文或於民字絕句治爲法字之誤法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二語相對周官太宰曰灋則以馭其官
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
樾謹按明正乃則臣二字之誤當作王者言可從則臣從行而天下治矣尚書洪範正義引鄭注曰君言從則臣職治與此義相近
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郊語
樾謹按上文有八物無十物也葢由淺人誤分鼈珥

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爲四事耳其誤顯然不可不正

言不必立校

樾謹按校讀爲效謂不必立有效驗也

問爲而爲之

樾謹按當作問其所爲而爲之奪其所二字

之也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

樾謹按各字乃者字之誤修字乃循字之誤循誤爲脩因誤爲修矣此引詩而釋之舊章者先聖人之故

文章也卒由者有循從之也有與又通本書借有爲

又者不可勝舉循字解卒字之義從字解由字之義

言舉先聖人之故文章又循而從之是謂卒由舊章

也

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

樾謹按當作不祭天神而祭地神者春秋譏之葢即

僖三十一年傳譏不郊而望也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

樾謹按郊語郊義郊祭郊祀四篇實止一篇殆由後

人欲取足崇文總目八十二篇之數以意妄分之耳

其文多錯亂盧注訂正已多上文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以下文脫當云此古聖人文章之最重者也盧以郊祭篇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接之文氣一貫於是自篇首至此文始可讀然至此處天何必善之下接所聞曰天下和平云云仍有脫誤今考定其文合四篇爲一錄之如左

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天何必善之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尙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

惟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不食父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

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何遽平乎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莪莪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

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于法令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將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甯莫我聽旱

旣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甯丁我躬宣
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
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
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
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
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
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
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
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

上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尙不辟況他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於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

尤也天無尤焉而辭順恭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按郊祀之辭舊有脫誤今從盧校本

今羣臣學士不探察

檖謹按探乃深字之誤

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

檖謹按其閒當作其家上文曰天若不予是家者是家安得立爲天子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故此云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家不可以接天何哉以文義求之當作其家無疑

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

樾謹按此本作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涉上文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而誤疊郊字耳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 順命

樾謹按當作祖者父之天也故下文曰天者萬物之祖

州國人民

樾謹按民乃氏字之誤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臣不奉君父

樾謹按當作臣不奉君命
或以鶩當梟鶩非梟可用否郊事對
樾謹按此本作或以鶩當梟梟當鶩可用否故仲舒
對曰鶩非梟梟非鶩也又曰柰何以梟當鶩鶩當梟
可證此文之誤
搔而不可從繞執贄
樾謹按從衍字繞者撓之叚字搔而不可撓卽荀子
法行篇所謂折而不撓也漢書枚乘傳足可搔而絕
然則搔與折義亦相近
暘有似於聖人者

樾謹按聖人下當疊聖人二字下所說皆聖人之德也至暘亦取百草之心始說暘之似聖人然則此當作聖人者明矣上文云雁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亦疊長者二字正與此一律也

山則巃嵸㠥崔嶊嵬嶵巍 山川頌

樾謹按此本作山則巃嵸㠥嶵說苑雜言篇作夫山巃嵸[illegible]嶵卽本此文可證也因傳寫之本不同或作巃嵸崔嵬或作巃嵸嶊巍而後人誤合之於是作㠥崔嶊嵬嶵巍矣一聲之字不應疊用其誤可知上林賦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亦本此文竝可爲證

不遺小問

樾謹按問乃閒字之誤說苑雜言篇正作不遺小閒

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 求雨

樾謹按聚珍本云他本無老者二字今以文義求之無此二字者是也據下文冬求雨用老者六人則季夏之月不得亦用老者一也且上文於春云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於夏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於秋云鰥者

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於冬云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是舞之者或小童或壯者或鰥者或老者皆擇用民閒之人而立之者或田嗇夫或司空嗇夫或司馬或尉皆在官之人也此乃用丈夫五人舞之老者五人立之於義不合二也然則此文宜如何曰此文直云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所謂五人非如丈夫五人以數計也五人乃當時有此名目其字本作伍漢書酷吏尹賞傳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是伍人與

亭長里正同類此所使衣黃衣而立之者即其人也作五者古字通耳後人不達其義謂五人是以數計則五人之上不得無文臆加老者字而古制失矣

夏之所受初也祭義

樾謹按受初當作初受傳寫誤倒

夏約故曰礿

樾謹按此本作初受故曰礿即承夏之所初受而言與始生故曰祠先成故曰嘗畢熟故曰烝皆承上而言者一律因上文初受誤作受初於是此文亦作受初而今本作夏約者即受初之誤受之與夏初之與

約字形皆相似也

天有兩和以成二中 循天之道

樾謹按兩和謂春分秋分二中謂冬至夏至

是故和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前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樾謹按此節多衍字今正之曰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生養之不至於和之所逗不能成

天地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

樾謹按地誤字盛牡而後施精以天言不以地言也下文曰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則此文天地必天氣之誤

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

樾謹按生衍字蓋卽至字之誤而衍者

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蝯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

樾謹按淩注以是故食冰四字屬下爲義非也蝯無

食冰之說於義無取且鶴之所以壽者蝯之所以壽者兩文相對是故食冰是故氣四越兩文亦相對則食冰自屬鶴矣董子原文疑作是故食不冰冰者凝之正字說文於冰篆下出重文凝曰俗冰從疑是也食不凝謂所食不凝滯也蓋中無宛氣故食不凝滯此鶴之所以壽也相鶴經謂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是矣淺人但知冰爲冰凍字誤刪不字遂失其義

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

樾謹按天并二字無義疑當作弃天弃與并字相似傳寫又誤倒耳下文曰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

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夫不顧天數正弃天之謂可知其誤矣

冬避重潔

樾謹按潔爲沸潔字說文本作濕而今經傳相承皆以濕爲燥溼之溼然則此言重潔即重溼也以潔爲溼猶經傳之以濕爲溼矣李翕析里橋郙閣頌醳散關之嶃潔潔卽溼也與此正同說詳王氏念孫漢隸拾遺

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

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

樾謹按如此物獨生卽而此物獨生也惟其文傳寫錯誤今正之曰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不可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 天地之行

樾謹按此皆承上文而言上文云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則此文貴爵下奪所以爲尊也五字

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天地陰陽

樾謹按聖衍字也此明人貴於物之義上文曰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是起於天畢於人也此人之所以貴也但言人貴非言聖人貴聖字之衍明矣

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

樾謹按投字無義疑數字之誤

受其治者不能辭其終天道施

樾謹按治乃始之誤

 安縣吳海梁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七

德清俞樾

賈子一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過秦上

樾謹按史記無北字是也文選有北字而李善注引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亦無北字葢要害之郡卽指成皋之險在東不在北則北字衍文也

合縱締交相與爲一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相舉爲一舉與古通用作舉者

必古本也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樾謹按吉府本守上有而字疑勁弩上闕一字下句云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此句良將與信臣精卒對勁弩與利兵對必更有一字方與陳字對也此字偶闕後人誤以良將勁弩四字對信臣精卒四字遂覺而字無謂輒删去之矣吉府本有而字猶可推尋其迹然所闕者何字無可據補也

俛起阡陌之中

樾謹按俛當從始皇本紀作倔字誤作俛而陳涉世

家遂作俛仰矣阡陌亦當從史記作什伯十人爲什百人爲伯以軍法言卽上文所謂行伍之閒也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朝同列

樾謹按致字衍文萬乘當從史記作千乘區區之地言其地之小也與序八州相對千乘之勢言其勢之弱也與朝同列相對序者次弟之也陳涉世家作抑蓋字之誤因而始皇本紀又誤爲招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 過秦中

樾謹按與民更始四字當在不行此術句下

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

樾謹按此本作故先生覩終始之變覩字誤分爲者見二字亦猶禮記祭義篇分覸字爲閒見二字矣

循津關 過秦下

樾謹按潭本循作修是也修通作脩因誤作循耳

案士息民以待其弊

樾謹按案士無義案當從史記作安士乃士字之誤吉府本正作士言安息其士民以待諸侯之弊也

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 宗首

樾謹按閒乃聞字之誤疑猶恐也禮記雜記篇皆爲

疑死鄭注曰疑猶恐也是矣且猶將也淮南時則篇雷且發聲高誘注曰且猶將也是矣疑且歲聞所不欲焉猶曰恐將歲聞所不欲焉上文云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聞所不欲卽指此等事而言葢謂不蚤圖之則此等事恐無歲不聞也聞與開形似致誤儀禮士虞禮篇鄭注曰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又曰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聞其義或殊兩聞字今皆誤作開辯見羣經平議此文聞誤作開正與彼同盧氏文弨不能訂正反謂此十九字不成文理而刪去之謬矣匈奴篇云疑將一

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此云疑且猶彼云疑將可以
互證
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
樾謹按吉府本建本竝有此十六字在豈有異秦之
季世乎句下當從之且謂天何四字爲句天卽天時
也上云時且過矣上弗蚤圖故此曰且謂天何權不
甚奇而數制人八字爲句奇之言奇羨也奇羸也史
記貨殖傳曰時有奇羨漢書食貨志曰操其奇羸是
其義也言漢與諸侯王比權量力亦不甚奇羸而欲
諸侯王數數受其制豈可得也此乃賈子原文班固

刪去之而後人依漢書以刪賈子故潭本無此十六字盧氏謂其不成文理從潭本劃去是讀漢書幷治賈子也

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數甯

樾謹按漢書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卽接使爲治勞之慮苦身體云云文氣脗合今以臣聞之自禹以下至又將誰須也一段橫隔其中殊不可通若移在篇首臣竊惟事勢之上則文理俱順矣葢由後人依漢書刪去此段而校補者又不當其處耳

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恠矣

樾謹按慅字難通明吉府本作何怪矣當從之怪猶異也言何其異也葢過五百歲而聖王不作可怪異之甚也作慅者形似而誤

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掺亂業握危勢

樾謹按是當爲足下文食穀之法固百以是盧校曰是當爲足正與此同誤

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

樾謹按自此以下凡用因字耳字者十其句法皆同班固删改以入漢書大失賈子之眞當以此書爲正後人習讀漢書不覩賈子原文故亦無襲用此句法

者或反以爲誤失之

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

樾謹按此當作爲天下太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

極耳天下二字誤在漢上義不可通

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 藩傷

樾謹按立字絕句其身以子句當有闕文葢謂奪之

其身以與其子也盧校謂當作其身而夭子將何失

非是

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

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藩彊

樾謹按盧校本删此四十一字非也此與上文欲令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反覆相明其云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則又起下文也下文大都篇曰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與此句正相接蓋賈子原文本是一篇也後人割而分之盧氏遂疑其語氣不了矣

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大都

樾謹按謀當爲媒古字通用權重篇曰亂媒日長是其證也審微篇曰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

也遠謀亦當爲媒奸言由亂言媒語意相近

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 等齊

樾謹按建本作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非也上句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衞織履蹲夷則此句當作皇帝所在宮明矣兩所在字正相應也盧校本反從建本作在所殊誤

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樾謹按明吉府本作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儀之言句雖不可解必是古本如此後人因上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遂臆改之曰令儀令言是

也使與上文一律然令儀令言亦仍不可解當從古
本而闕疑
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
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
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
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 服疑
樾謹按名號異下當疊名號異三字本云是以高下
異則名號異名號異則權力異以下諸句皆同古書
遇疊句多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小畫識之傳寫奪
去耳建本於則死喪異下又加則字是誤於則字絕

句矣

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㒵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

殆不少矣益壤

樾謹按卒乃立字之誤其欲有立也類㒵有七字爲句葢言吏民苦屬漢欲有所立者多有也類乃語詞㒵猶甚也㒵有卽甚有也漢書作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卽本此文而潤色之耳屬遠篇云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類不少矣可與此篇互證所至二字屬下句讀

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

樾謹按恃之下脫二國耳三字皇太子亦恃之二國耳謂亦恃此二國耳之猶此也上文曰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又曰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與此文相同可證

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 五美

樾謹按天子當作天下吉府本不誤

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樾謹按此本作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下文云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卽承此而言可據訂也又按漢書盡

而止上有地字此亦當有傳寫奪之
特賴其尙幼倫㥄之數也制不定
樾謹按倫乃偷字之誤㥄乃緩字之誤偷緩者言苟
緩之而已建本誤作倫㥄其字形尙相近潭本作倫
㥄則彌遠矣
樾謹按此當從漢書作皆象理解也象卽眾字之誤
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周襄王出逃伯鬬審微
樾謹按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以爲避大叔帶也而
此以爲逃伯鬬乃古事相傳之異宜表出之以廣異

聞鬭卽鬬之俗字

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階級

樾謹按弛讀爲⿰糸虒說文糸部⿰糸虒繫⿰糸虒也聞命而自⿰糸虒者聞命而自繫也故下曰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據說文弛或作⿰弓虒與⿰糸虒同聲故得通用師古注漢書曰弛廢也自廢而死無論自廢而死不得但謂之自弛且與下文大罪之聞命自裁何別乎

慮非顧行也俗激

樾謹按慮猶無慮也古人常語慮非顧行也謂大氐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乃淺人不得其義而妄

增下云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戸之簾亦言其大氏知此也潭本作利亦淺人改之

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時變

樾謹按攻當作工貴人竝衍文貴卽賢字之誤而衍者因又衍人字耳忻乃折字之誤故潭本作圻圻與折尤相似也善突盜者爲折折讀爲哲古字通用尙書呂刑篇折民惟刑墨子尙賢中篇作哲民惟刑是也爲哲與爲賢同意下云諸侯設諂而相飾設賴而相紹者爲知知亦哲也諸侯二字未詳疑衍字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偷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

樾謹按下出字衍文倫踰等三字卽在上出字之下本作今俗侈靡以出倫踰等相驕以富過其事相競傳寫脫倫踰等三字補者誤箸句下又衍一出字耳

民不爲姧而貧爲里母也

樾謹按母當作侮言爲里人所輕侮也下云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語意相近

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瑰瑋

樾謹按周疑害字之誤害用者害於用也下文云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

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樾謹按用一歲當作用之宜一歲與作之宜一日相對爲文作之費日用之易弊兩文亦相對其中閒不當有挾巧二字此二字當在不耕而多食之上謂其挾巧伎而不耕作反多食農人之食也

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

樾謹按公得冒主者謂顯然得冒主也漢書吳王濞傳公郎山鑄錢胡建傳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注竝曰公謂顯然爲之也是其義也夫人務侈謂人人

務侈也襄八年左傳夫人愁痛杜注曰夫人猶人人也是其義也

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孽產子樾謹按建本如此潭本無夫字然夫字非衍文但當移在曰字之上其文云夫曰爲大句治句可也句若爲大句亂句豈若其小葢此因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故以此破之無動是一說爲大又是一說上文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乃破無動之說也此云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乃破爲大之說也賈子以爲獻計者但知爲大耳爲

大而治誠可也爲大而亂則豈若爲其小乎文義甚明盧本刪去此十五字則上文有無動爲大兩說此但破無動一說於文爲不備矣

進計者猶曰無爲

樾謹按上文云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夫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葢舉獻計者之說而一一破之也此文當云進計者猶曰無動爲大方與上文相應乃云進計者猶曰無爲則既遺爲大一說而上云無動此云無爲亦殊不合矣葢賈子原文本作無動爲大班

固刪削遂成此誤不可不正也

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壹通

樾謹按所謂卽所爲也古書謂爲字多通呂氏春秋恃君篇凡吾所爲爲此者趙策作所謂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漢書作所謂此文用所謂正賈子之原文盧校云本作所謂誤今改正則失之矣上文云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所謂亦所爲也盧氏何不改乎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

樾謹按自此至陛下柰何久不正此與前段罷關意

不相承當合下屬遠篇爲一葢壹通篇之文至害兼
覆之義不便而止天子都長安以下卽爲屬遠篇傳
寫者誤割之非賈子之舊矣
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 屬遠
樾謹按不字衍文天下振者言天下爲之振動也今
衍不字非其意矣
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自慮非假
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
樾謹按盧校疑行勝當作行滕已得之矣自詣當從
潭本作自儲吉府本作自諸諸卽儲之叚字也以所

聞三字涉下竊以所聞句而衍慮非假貸自儲非有也言大氏非假貸自儲則無有也非有猶無有耳薦篇曰死而非補猶死而無補也可證此非字之義

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

樾謹按盧氏以丞相二字連讀大誤也此以縣令丞連讀相歸休者連讀見字衍文卽得字之誤而衍者古得字作㝵闕壞而爲見字校者注得字於下傳寫誤合之遂成見得二字矣此言道路遼遠人不願往縣令丞之歸休者大氏非彊有力卽不得從者耳

六七諸公皆無恙 親疏危亂

樾謹按六七下又言諸不辭甚矣諸公當作公諸諸讀爲者古字通用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諸即者字也禮記郊特牲篇或諸遠人乎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六七公諸皆無恙猶言六七公者皆無恙後人不達其義涉下文屢言諸公因誤倒之耳漢書正作六七公者可證

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樾謹按白虎通諫諍篇曰宰制也故此以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

樾謹按漢書作誰與領此此卽指諸侯而言班固所改也又删此所謂親也者六字然此句上應臣請試言其親者下起故疏必危親必亂似未可删盧校從漢書删去則不如讀漢書矣

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憂民）

樾謹按甚也卽甚者屬下爲義猶曰甚者野無青草也禮記檀弓篇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論語陽貨篇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無也並上言古者下言今也是也與者同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

樾謹按年當從潭本作耳吉府本同此言豐歲特未收穫耳然其因已若此

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樾謹按偷讀爲輸荀子脩身篇偷儒轉脫楊倞注曰偷當爲輸是其例也言上弗自憂則此憂無可委輸也

中國乘其歲而富彊 解縣

樾謹按歲乃威字之誤此說匈奴事與歲無涉

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 匈奴

樾謹按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

古曰昧貪也

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

樾謹按師古注漢書本傳引此曰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此文人道下奪也字仁人古通帝常形似然上文曰妨害帝義則帝字不誤

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

樾謹按匈奴之使至者是一事大降者是一事若猶及也猶言匈奴之使至者及大降者也禮記內則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字同義下文曰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又曰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並與此同

美胾膹炙肉

樾謹按炙肉二字衍文也膹卽炙之異文炙從肉從火此變從火爲從賁則以義而兼聲矣故炙亦作熫顏氏家訓曰火旁作庶爲炙是也庶與煑同聲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煑之煑然則膹從賁聲猶熫從庶聲矣讀者以膹卽炙肉之炙故注炙肉二字於下以識之傳寫誤合之正文耳美胾膹具醯醢皆三字爲句今衍炙肉二字則與下句不倫矣

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

樾謹按但乃具字之誤具誤爲俱因誤爲但矣下文云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與此同義彼分言之則曰助之具假之樂此合言之則曰假之具樂矣具謂器具樂爲鼓樂非一事也

陛下必時有所富

樾謹按富當從建本作官盧校依他本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保傅篇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漢書曰官謂官舍官舍卽館舍也此云時有所官猶云時有所館下文云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並就

館舍言可證下文又曰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益知此文作富者之誤矣

皆過其故王盧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

樾謹按王乃土字之誤屬上讀言皆過其故土也盧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從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單于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盧與無盧同猶大氐也言大氐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

上乃幸自御此薄

樾謹按薄讀爲博謂博戲也莊十二年公羊傳與閔公博釋文曰博字書作簙然則此作薄者疑簙之誤矣上文或薄或搏義與此同

具帶服賓餘

樾謹按賓餘即史記匈奴傳所謂比余也餘余同聲古字通用周官委人職凡其余聚以待頒賜鄭注曰余當爲餘是也賓與比亦一聲之轉白虎通封禪篇賓連者木名也其狀連累相承然則賓連即比連也說文目部引詩國步斯矉今詩桑柔篇作國步斯頻鄭箋云頻猶比也蓋頻比一聲之轉矉頻亦一聲之

轉賓得通比猶贖得通頻也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管子勢篇曰動靜者比於死比於死卽濱於死也並可爲賓餘卽比余之證

衆欲無來恐或軒之

樾謹按軒乃摲字之誤文選長楊賦麾城摲邑李善注引蒼頡曰摲拍取也恐或摲之言恐爲人所取方與上句若虎在後一律漢書楊雄傳作搟卽摲之誤此作軒又搟之壞字矣

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樾謹按大字不誤潭本作夫非也大猶言大率也數甯篇曰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與此大字正同

闔閭富故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淮難

樾謹按此本云闔閭富句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句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然故猶是故也禮記少儀篇曰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管子任法篇曰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荀子大畧篇曰然故民不困財韓子難三曰然故忠臣盡忠於公諸書並以然故連文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此文兩言然故正與彼同今作故然則不可通矣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

樾謹按不億猶不逞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不可億逞是億與逞同義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傅職

樾謹按革者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訓革千載李善引蒼頡篇曰革戒也革勸即戒勸國語楚語正作以勸戒其心

德言以揚之

樾謹按楚語作德音以揚之疑此言字誤

天子不姻於親戚

樾謹按古人稱父母爲親戚昭二十年左傳親戚爲
戮不可以莫之報也韓詩外傳親戚既没雖欲孝誰
爲孝並其證也此本作天子不恩於親戚後人不達
親戚之義故易以姻字耳大戴記保傅篇作天子無
恩於父母父母卽親戚也

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

樾謹按此本作安而易與下句樂而湛相對爲文隸
書所字或作所見魏孔羨碑與而字相似因致誤耳
大戴記保傅篇作安如易如卽而也

夜漏屏人而數

樾謹按數者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隱十二年穀梁傳曰牠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甯注曰累數總言之也然則累數即累說也屏人而數猶屏人而言盧校未得數字之義故疑其有脫文矣

左臆右臆 連語

樾謹按臆讀爲十萬曰億之億左億右億極言其數

之多也

提石之者猶未冐止

樾謹按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以冒絮提文帝索隱引蕭該曰提猶擲也廣雅釋詁石擿也此提石二字之義

以時巡循 輔佐

樾謹按巡乃順字之叚借巡順竝從川聲古通用也循乃脩字之誤循脩二字隸書相似往往致誤荀子王制篇曰以時順脩楊注曰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可據訂正盧校云循卽巡字後人妄增猶未得也

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

樾謹按命字上奪修憲二字審詩商修憲命禁邪言息淫聲皆三字爲句荀子王制篇作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是其證也

雙流李維泰覆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

德清俞樾

賈子二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禮

樾謹按復乃優字之誤言優假尊者使之易中也上文云所以優飽也文義正同今誤作復義不可通旣云以待一發則無再發之事又何復中之有

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

樾謹按還乃逮字之誤小爾雅廣詁沒無也方言曰逮及也沒不逮者無不及也故下所說皆逮下之事

不出穎羅

樾謹按穎讀爲絓大元元瑩篇禍福絓羅正以絓羅二字連文可證也絓從圭聲穎從頃聲而得相通者說文烓讀若同卽其例矣禮記祭義篇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曰頃當爲跬聲之誤也然則絓之通作穎猶跬通作頃矣

魚肉不入廟門

樾謹按魚肉之義未詳肉疑育之壞字育下從肉闕其上半則爲肉字矣魯語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卽魚育不入廟門之義

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螫猛蚼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
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樾謹按盧校本於鮮字密字絕句是矣惟未解密字之義密讀爲伏古人書伏字或作虙或作宓故伏羲氏漢書五行志作虙古今人表作宓密與虙宓同聲故亦得通作伏矣毒山句不可曉疑毒字衍文蓋卽涉上句而衍者薄矣二字傳寫誤倒賈子原文云山不蕃草木少矣言山之不蕃草木者少也又云薄鑠乎大仁之化也薄鑠連文猶言灼爍也古音灼與暴近墨子親士篇靈龜近灼神蛇近暴以灼暴爲韵是

其證也而薄與暴聲相同匡謬正俗七引山海圖讚曰暴有薄音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竝其證也是故薄鑠卽灼爍也凡形況之辭本無定字亦無定義在以聲求之而已爾雅釋詁昆劉暴樂也桑柔篇毛傳作暴爍卽此文薄鑠也暴爍本希疏之義而因有光明之義凡樹木茂密則幽希疏則明也因又變其字爲灼爍說文新附灼爍光也許書無灼爍而有玓瓅實則皆後出字耳

漻然㵿然憂以湫 容經

樾謹按此當從潭本作憂以下湫卽㵿之異文不當

重出

喪紀之容怮然慛然若不還

樾謹按還亦當爲遝與禮篇沒不還同誤若不遝者若不及也下云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不足猶不及也

身似不則

樾謹按不則之義不可曉或改爲側字亦非也身自不宜傾側豈但似之而已乎則當讀爲卽禮記王制篇必卽天倫鄭注曰卽或爲則是古字通用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身似不則者身似不卽也言其身若

不往就之者然故下句曰從容而任

旄如濯絲

樾謹按淮南墜形篇多旄犀高誘注曰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此文旄字當從彼讀方合如濯絲之義

隨前以舉

樾謹按隨乃骰之叚字隨從隋聲與妥聲相近儀禮士虞禮注曰今文墮爲綏特牲饋食禮注曰墮與挼讀同竝其證也古無骰字故以隨爲之說詳羣經平議周易執其隨下此云隨前以舉與下句頃衡以下

相對爲文言拜之時其骸必前以舉其項必衡以下

也益知隨之爲骸段字矣

故能宗揖其國

樾謹按揖與輯通宗疑安字之誤安輯之文史傳屢見漢書段會宗傳使安輯烏孫孫寶傳蠻夷安輯西域傳可安輯安輯之王莽傳安輯海內竝其證也

審乎明王

樾謹按淮南子本經篇審于符者高誘注曰審明也審乎明王正以審乎爲形況之辭審乎所以擬其明也潭本審作沈非是

故威勝德則悁德勝威則施

樾謹按悁當讀爲憝周書世俘篇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孔晁注曰憝惡也威勝德則惡矣故曰憝也施者弛之叚字言德勝威則廢弛也

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春秋

樾謹按此下有非所聞也四字盧校以爲不類原文而去之此大誤也論衡福虛篇載此事云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然則此文亦必與彼同但奪去以使國人之五字耳當據論衡補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樾謹按故字衍文論衡福虛篇作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無故字

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樾謹按視聽乃親德之誤論衡作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是其證也上云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此云天之親德卽承上文爲說也廣雅釋詁察至也不可謂不察者不可謂不至也後人不達察字之義疑與天之親德意不相承遂以形似之字易之而爲天之視聽矣

寇挾城堞矣

樾謹按挾讀爲接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鄭注竝曰古文挾皆作接

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

樾謹按戰國策作小而生巨當從之古占驗之辭必有韵巨與下爲韵大與下則非韵矣當據國策訂正

昔楚莊王卽位旹靜三年 先醒

樾謹按靜讀爲靖古字通用尚書堯典篇靜言庸違漢書王尊傳作靖言庸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靖謀也自靖者自謀也韓詩外傳載此文作昔者楚莊王

謀事而居雖與此不同然彼謀字卽此靜字之義

天下服而口御耳瘴

樾謹按上句云上下調而無尤下句云四境靜而無虞則此句所闕亦必是無字矣御讀爲牾御從卸聲卸從午聲牾從吾聲吾從五聲故御與牾聲近而得通說文金部⿰金御或作鋙卽其例也天下服而無牾者天下服而無逆也說文午部牾逆也後人不解御字以無御不可通而闕之又或妄補在字更失之矣

飲腑水

樾謹按腑卽腐字移下半肉字於右旁耳呂氏春秋

盡數篇流水不腐然則腐水謂淤積之水楚辭離世篇淹芳芷於腐井兮王逸注曰腐臭也卽此所謂腐水矣

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閒官爲積

樾謹按官乃館之古文說詳匈奴篇閒官卽閒館謂館舍之空虛者上林賦靈圄燕於閒館是也此言請以越國百世之名寶因吳國館舍之空虛者而以爲積故曰因閒館爲積也

稱善累德

樾謹按稱讀爯說文冓部爯并舉也并舉爲亦有積

累之義故與累德對文

范蠡負室而歸五湖

樾謹按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吉府本同當從之葢此文言越之君臣皆不善終以明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也下文曰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然則范蠡負石蹈湖亦是言其不得其死非如蔡澤所謂超然避世長爲陶朱者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于江意與此近古事相傳往往不同卽如子胥爲夫差所殺其事甚箸此云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

何籠而自投水然則說范蠡事豈必如世所傳乎

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

樾謹按牧乃狀字之誤言天之處雖高而其聽則甚卑其狀雖若芒芒然而其視則甚察也

寡人朝饑時酒二醴 諭誠

樾謹按說文角部觛小觶也醴卽觛字變從角者而從酉耳說文以爲小觶實卽觶之異文觶之爲觛猶鱓之爲鮔也

大夫國士畜我

樾謹按大字衍文也上云夫眾人畜我此云夫國士

畜我兩文正同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往往相亂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誤大夫爲夫也此云大夫國士畜我是誤夫爲大夫也雖屬錯譌而尚可見古書之眞別本有作是以者則後人率意妄改耳盧校反謂建本譌非也又階級篇作國士遇我此作畜我義通盧氏必從別本作遇我亦失之拘矣

翟寠國也惡見此臺也 退讓

樾謹按見當作㝵古得字也與見相似往往致譌史

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亦㝵字之譌

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君道

樾謹按民聞之者民自聞之也非文王令之聞之也於義殊不可通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贏裹而至吉府本同據此則當於規之絕句近乃匠字之誤干祿字書所載如匜作迆匹作迉匣作𨑩陋作陑凡從匚之字每變而爲辶然則匠之誤作近亦猶是矣此言文王有志爲臺令匠氏規度之而民之聞之者已裹糧而至矣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此卽所謂

令匠規之者葢古詩說也因匠誤作近遂改規字爲境字以合之其句讀舛而義亦全失矣

榆鋏陂雜芷若䖟虱視益口笑 勸學

樾謹按此皆以三字爲句榆鋏陂未詳疑榆字讀若司馬相如傳揄紵縞之揄揄之言引也陂乃帔叚字此句葢言衣服之美耳雜芷若者芷若皆香草也列子周穆王篇雜芷若以滿之正以雜芷若連文故知此當以三字爲句也䖟虱視義不可通䖟疑望之叚字虱則風之誤字言望風而視也益口笑者益讀爲翳堯典之益秦本紀作翳是其例也方言曰翳掩也

翳口笑卽掩口笑也此數句惟第一句之義尚當闕疑以下三句皆明白矣盧校本疑揄鋏卽陝輸因以揄鋏陂雜爲句莁若壼虱爲句無理殊甚不可從也

昔者南榮跦醜聖道之忘乎已

樾謹按忘當爲亡亡乎已者不在乎已也古人謂不在爲亡禮記祭法篇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荀子正論篇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淮南子原道篇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諸書竝以亡

與在對是亡猶不在也後人不達亡字之義加心作忘轉不可通矣

鏡儀而居道衍

樾謹按儀讀爲俄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傳曰俄傾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凡人置鏡必稍傾衺之然後可以自鑒故曰鏡俄而居也

反友爲⿱癶函

樾謹按⿱癶函字無攷說文齒部齤缺齒也讀若權疑即此字蓋相齮齕之意

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汙

樾謹按隱三年左傳服注曰水不流謂之汙字亦作洿一切經音義八引三蒼曰停水曰洿是汙爲停積之水故反行爲汙也

行歸而過謂之順

樾謹按過當作和古書和字或以咼爲之淮南子說山篇咼氏之璧高誘注曰咼古和字是也賈子原文本作咼後人不識因改爲過矣和與順義正相應

六理無不生也六術

樾謹按無字絕句言無此六理則不生也

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

樾謹按與乃興字之誤

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

樾謹按此所謂廟非廟祧之廟也呂氏春秋愼勢篇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王者所居謂之廟也此三廟即所謂三寢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其說畧同而謂孫從王父母似不若此書所說之善矣

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

樾謹按此本作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言數之多者由少而加度之大者從小而出也下文曰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豪是故立一豪以爲度始此正度出於小之證建本作數加於小葢即下句之小字誤移至上句耳於是下句遂不得其字妄加居字以足句校者雖知上句之當作少而不知移小字於下句則終無以得其義也

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道德說

樾謹按盧校本改畢作華而說以周官形方氏華離之地恐未足據其於離字絕句尤誤據下文故曰郝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則狀字當屬上讀此云理離狀也亦離狀連文不得於離字絕句明矣理離狀卽畢離狀蓋畢誤作里又誤作理耳

未變者道之頌也

樾謹按未字乃夫字之誤

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

樾謹按精乃循字之誤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十字爲句下文云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

句法與此一律因循字誤作精盧校遂於弗字絕句下句亦讀至不字絕句殊失之矣

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 大政上

樾謹按此下有闕文以上文例之可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

樾謹按謂之不明句當在知惡而弗改下

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

樾謹按衰也當作衰之此云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下云何天誅之遲也兩文相對數之言促速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以

數與遲對正與彼同亦當讀爲速下文曰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久數對文可知數字之義即可證此句之誤

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

樾謹按曲折而從君上有闕文當有如形一喻然後如景句乃有所承蓋聲響一喻形景一喻不可并而爲一下文曰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

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
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以後證前知此文將言
如景必先言如形其有闕文明矣
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大政下
樾謹按信疑倍字之誤
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樾謹按此道之政也文不可通當作此道之謂也傳
寫誤耳上文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
道之謂也與此文法一律
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

樾謹按行下本有政字上云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云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兩文相承今奪政字則文不成義矣

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

樾謹按察也二字誤倒侯字衍文士察二字亦誤倒本云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句政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文云君必擇其臣卽所謂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也惟國之治在諸大夫故君必擇其臣也又云臣必擇其所與卽

所謂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也惟士之理在其與徒故臣必擇其所與也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下句得之上句猶未得又按上句所謂政在諸大夫者此政非政令之政乃是語詞猶言正在於此也下文政有命國無君也政有命國無吏也政有命國無人也又云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故政謂此國無人也諸政字並同論語述而篇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卽此文政字

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 脩政語

樾謹按譐讀爲劕說文刀部劕減也字或作撙管子

五輔篇整齊撙詘以避刑戮又或作繜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人撙詘繜絀竝卽剸減之義而引申之字異而義同也分人而不譐者謂雖分以與人而其數不爲之減也盧解以譐沓釋之則與分人之義不相應矣吉府本譐字下注云音撙

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

樾謹按忘讀爲亡大元交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播之於天下而不亡謂播之於天下而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謂德音不絕也國語周語令聞不忘謂令聞不絕也其義竝同

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學黃帝之道而賞之
樾謹按賞讀爲償廣雅釋言償復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
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
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
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
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
而已矣
樾謹按故士緣黃帝之道至天下亦平矣二十五字

皆衍文也上文載帝顓頊之言云故士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矣此文涉彼而衍又改下句黃帝爲顓頊以實其爲帝嚳之言盧氏校親疏危亂篇云傭書小人唯欲𥪰幅稍溢利多得金其知言乎困學紀聞卷二引此書曰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是王厚齋所見本無此數語且兩條合爲一條亦無下帝嚳曰三字也或疑王氏

所引不備未足爲據則固不然如下文有兩湯曰王氏引之則云湯曰又曰未嘗幷爲一談也若此有兩帝嚳曰則亦當云帝嚳曰又曰何以幷而一之乎故吾詳取之以敬也

樾謹按困學記聞引此無詳字當據删

弼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 修政語下

樾謹按盧校別本作戰乎當從之上文周武王問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故弼子告以攻守戰三者同器也攻守而戰乎猶大政上篇云明君而君子乎賈子自有此文法言攻守與戰也

三者竝舉以而字連屬之又用乎字爲語詞耳上下
文弼子之對竝曰唯疑此文唯下亦當有疑字

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然後立之樂等鄭注曰等差也
周官司勳職以等其功鄭注曰等猶差也然則等也
志矣謂其志有等差也與上文賢不肖之人別其行
矣一義非齊等之謂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 禮容語下

樾謹按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是也視與是義
本相通故古書或叚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

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葢當爲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曰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此言是彼言視文異而義同矣

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

樾謹按制令當爲制度葢訓命爲制度訓基爲經故下文曰經制度卽釋基命之義後人不達其意疑命當訓令遂改爲制令然詔令稱制三代未聞制令二字義不相連賈子述叔向之言不當以制令連文也至基之訓勢未聞其義直當爲衍文耳

太宰持斗而御戶右胎教

樾謹按斗大戴記保傅篇作升盧辯注曰升所以斟孔氏廣森補注以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𣂪酒說之然穆天子傳佐者承斗而哭郭璞注曰斗斟水杓也御覽七百六十二引通俗文曰木瓢爲斗則斗亦未始不可以斟盧氏所據大戴記其作升作斗未可知也且下文云荷斗而不敢煎調則竝非𣂪酒之物孔氏謂持升卽持勺義亦未安今按斗與豆音近而易誤考工記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注曰豆當爲斗又云飲一豆酒注曰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竝其證也疑此文本作太宰持豆而御戶右詩生民

篇卬盛于豆毛傳曰木曰豆豆薦葅醢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執觴觚杯豆而不醉盧注曰豆醬器則與下文不敢煎調文義正合因豆斗聲近而誤豆爲斗又因斗升形似而誤斗爲升均本字耳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爲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

樾謹按羞臣領三字及故謂領臣之子也七字並疑衍文此本云正之禮者王太子句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句之子朝王太子句是謂臣之子也葢以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行之人臣之子皆無

是也故曰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正之禮者猶云正其禮者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之爲其是也此下云云又申說臣之子之義謂其身朝王者其妻必朝后其子必朝王太子是乃所謂臣之子也因多衍字故文譌難讀耳

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

樾謹按威王在簡公之後不應先言威王之彊而後言簡公之殺與上下文皆不一律矣大戴記文與此同惟說苑尊賢篇作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則與上下文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無宜治之民

樾謹按上云無常安之國則此當云無恆治之民恆與宜相似而誤說苑尊賢篇正作恆字當據訂正

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立後義

樾謹按俗字絕句明疑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不讓七字爲句盧校於失字絕句而解明尊敬爲明知所當尊敬義未安也吉府本作失開尊敬尤誤

諸子平議卷二十八終　雙流李維泰覆校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一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原道

樾謹按撫讀爲幠說文巾部幠覆也古書或以撫爲之荀子宥坐篇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楊倞注曰撫掩也掩卽覆也此云以撫四方猶言以覆四方上文云舒之幎於六合高誘注曰幎覆也幠幎同義作撫者叚字耳高注撫安也失之

神託於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總

樾謹按大下疑脫於字謂神雖託於秋豪之末而視宇宙之總合更大也今脫於字文義未明

遂兮洞兮

樾謹按遂讀爲邃離騷經閨中旣邃遠兮招魂篇高堂邃宇王逸注竝曰邃深也洞亦深也文選西京賦赴洞穴辥綜注曰洞穴深且通也是洞有通義亦有深義遂兮洞兮皆言其深也方與上句幽兮冥兮意義相稱高注曰洞達也非是

扶搖抮抱羊角而上

樾謹按此當作抮扶搖抱羊角而上讀者因淮南書

多以抮抱連文高氏此注又曰抮抱引戾也故移抮字於下使抮抱連文以合於高注不知高注自總釋二字之義耳非正文必相連也扶搖也羊角也皆風也莊子逍遙遊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引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又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是其義也抮扶搖抱羊角而上猶云摶扶搖羊角而上今作扶搖抮抱羊角則義不可通矣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

樾謹按既言要又言柄於義未安當作執道之柄而

游於無窮之地文子道原篇作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彼言要此言柄彼言觀此言游文異而義同後人據文子以讀此文遂有改柄爲要者傳寫兩存其字又誤入上文耳又按地下亦當有也字葢此是答問之辭若無也字則與上文何也不相應矣當據文子補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樾謹按害乃容字之誤禮記樂記作性之欲也欲亦容字之誤史記樂書作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葢古本樂記字本作容故徐廣讀頌爲容也靜性爲韵

動容爲韵作欲作害則皆失其韵矣且上言動下言
容容亦動也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容卽搈之叚字亦
或作溶韓子楊摧篇曰動之溶之是也感而後動卽
是性之動故曰性之容也作欲作害則皆失其義矣
史記作頌者頌與容古通用字若是欲字害字則史
記無緣誤作頌徐廣又何據而讀爲容乎故知此與
禮記竝誤也說詳羣經平議

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

樾謹按伊尹不聞以善御名何得與造父竝稱伊尹
疑當作尹儒呂氏春秋博志篇尹儒學御三年夢受

秋駕於其師卽其人也傳寫脫儒字後人臆補伊字
於尹字之上耳道應篇作尹需
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
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
樾謹按大字泛而無指義不可通疑本作夫井魚不
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曰大海曰
寒雪曰至道皆二字爲文與莊子秋水篇不同彼云
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
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曰

海曰冰曰道皆一字爲文古人屬辭必相稱如此高注於次句曰言蟬蜩不知寒雪也則其所據本正有雪字若正文但言寒不言雪則高注何以橫加雪字乎郎謂增字以足句何不據莊子加冰字而必加雪字乎此句既有雪字則上句亦有海字可知不然次句曰語寒雪三句曰語至道而首句獨曰語大文不相稱且寒以雪言至以道言大以何物言乎文又不備矣梁張綰文曰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巨海卽大海也

藏於不敢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藏於不取當從之卽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取與敢形似而誤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

樾謹按授上當有稟字上文曰稟授無形又曰布施稟授而不益貧下文曰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並以稟授連文是其證也文子道原篇作稟授萬物而無所先後當據補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

樾謹按說文高部亭民所安定也是亭有定義故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引蒼頡曰亭定也亦通作停

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定於所在也五味亭矣猶曰五味定矣文子道原篇字正作定可證也高注曰亭成也於義轉迂

憂悲者德之失也

樾謹按上云喜怒者道之邪也下云好憎者心之過也喜之與怒好之與憎皆二字相反此云憂悲則非其義矣憂悲當作憂樂下文云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即承此文而言精神篇曰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與此文異義同悲即憂也當由別本從彼作悲樂而傳寫誤合之轉脫樂字耳

豈必處京臺章華

樾謹按京臺卽强臺也戰國策魏策楚王登强臺而望崩山是也强字籀文作彊從彊得聲與京聲相近麠或作麖鱷或作鯨皆其例也故强臺亦稱京臺矣强臺見道應篇而文選應璩與滿寵書注引作京臺此京臺卽强臺之明證

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

樾謹按高注曰怵然猶惕然此說非也下文觧車休馬罷酒徹樂之後方云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亾則此時不得遽云惕然也若已惕然又何樂之有

乎怴當讀爲訹說文言部訹誘也下言有所誘慕故上言訹然義正相應作怴者叚字耳

夫內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

樾謹按不入於耳句衍不字言雖入耳而不著於心也不字涉上下句而誤衍

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據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訂黎累爲黎黑是也惟未說植字之義植當讀爲殖管子地員篇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是殖有臞瘠之義形殖謂形體臞瘠也葢即從脂膏殖敗之義

而引申之耳

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樾謹按不能當作能不傳寫誤倒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秏者以老

樾謹按下兩者字皆衍文日充以壯日耗以老猶言日充而壯日耗而老也有者字則文不成義文子九守篇正無兩者字

一範人之形而猶喜 俶眞

樾謹按範卽犯之叚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曰範圍馬王肅張作犯違是範犯古字

通也莊子大宗師篇正作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又曰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皆其證也高注曰範猶遇也遭也此說得之郭象注莊子曰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是亦以遇釋犯也高注又曰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則望文生訓失之泥矣

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

樾謹按美當作筴隸書策字也史記五帝紀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是大筴即大數也興亦舉也言止可以大數舉也筴與美形似而誤大戴記易本命篇

此乾坤之筴盧辯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筴而今正文筴字亦誤作美是其證也高注曰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是其所據本已誤

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

樾謹按和以天地義不可通地疑倪字之誤莊子齊物論篇曰和之以天倪

休于天鈞而不碭

樾謹按高注曰碭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此說天鈞之義殊爲無據莊子齊物論篇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

鈞郭象注曰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釋文引
崔譔曰鈞陶鈞也淮南休乎天鈞之文卽本莊子義
亦當與彼同謂休乎自然之陶鈞故不敗也他書無
以積寒之地爲天鈞者足徵高注之非矣

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

檝謹按高注曰臺猶持也以持訓臺葢以聲爲訓釋
名釋宮室曰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是其證
也方言曰臺安也支與持義同錢氏坫謂臺當作臺
古文握字然臺之訓持自是古訓不必疑其字誤也
莊子庚桑楚篇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是亦以臺爲持故釋文曰靈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然則臺筩卽持筩猶靈臺卽靈持矣

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

樾謹按高注曰周雲密雨雲也然密雨之雲謂之周雲甚爲未安殆失之矣周當讀爲朝詩汝墳篇惄如調饑毛傳曰調朝也周之爲朝猶調之爲朝也朝雲爲雨卽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升氣卽雲也文選高唐賦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卽可說此周雲之義

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樾謹按廣雅釋詁業始也無事之業謂無事之始也文子精神篇作無事之際乃淺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九守篇亦作無事之業

華藻鎛鮮

樾謹按高注曰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此說於鎛字之義未得鎛鮮連文若是金尊則與鮮字不屬矣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說以說文金部之鎛鱗謂鮮當爲鱗然鎛鱗自是鐘上橫木之飾此言犧尊非所施也今按鎛從尃聲尃猶敷也謂以金敷

布其上也古者以金飾物謂之鏤史記禮書注金薄璆龍索隱引劉氏曰薄猶飾也薄卽鏤之叚字也鮮讀爲獻禮記月令篇天子乃鮮羔開冰注曰鮮當爲獻是其證也明堂位篇周獻豆注曰獻疏刻之然則鏤獻謂疏刻而以金飾之也畫爲華藻之形疏刻而金飾之是爲華藻鏤獻

不知耳目之宣而遊于精神之和

樾謹按宣當作宜字之誤也莊子德充符篇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作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

和字正作宜但知上脫不字耳

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久矣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上文自伏羲氏而歷數之以至于周室之衰每降而愈下故曰有衰漸以然

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

樾謹按終始下衍也字不若尚羊物之終始而條達有無之際兩句一氣相屬今衍也字則文義隔絕矣

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

樾謹按高注曰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又說山篇人莫鑑于沫雨而鑑于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注曰

沫雨雨潦上覆瓫也沫雨或作流潦今按此當以流潦爲正流潦卽行潦也詩泂酌篇毛傳曰行潦流潦也孟子公孫丑篇趙注曰行潦道旁流潦也是其義也流潦與止水正相對爲文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流潦猶流水也文子九守篇亦作流潦可知古本如此矣高本作流沫者疑流泉之誤隸書泉字或作湶楊君石門頌平阿湶泥是也古本作流潦別本作流泉義初不異湶與沫相似因誤爲沫矣高據誤本作注而以雨潦上沫起覆甌說之蓋謂是水中浮漚耳其說迂曲而說山篇之沫雨則

又涉高注而誤因高注沫雨二字相連淺人妄謂是舉正文而釋之遂改正文流沫作沫雨又於注文雨下加雨字以從既改之正文斯爲謬矣王氏念孫謂當作流雨流雨之文殊不成義不可從也文選江賦注引作流瀿瀿卽說文泉部𤅊字之異文許君云泉水也此正可爲別本作流泉之證

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

楙謹按太平御覽服用部方術部引此文竝無覩字是覩爲衍文以其易也與上句以其靜也正相對惟易字於義無取疑明字之誤明字從日從月而易字

據說文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則亦從日從
月故明誤爲易耳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樾謹按趨乃越字之誤越之言逾也蹶也越行猶言
過行也謂不以過甚之行求名譽也文子九守篇作
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是其證

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
能濫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

樾謹按聲色句移在辯者句前則勢利聲色以類相
從辯者美者智者勇者亦以類相從矣文子九守篇

正如此可據以訂正

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

樾謹按化生當作生生涉下句而誤精神篇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是其證也

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

樾謹按高注曰扃猶閉也則與橫字之義不貫矣儀禮士冠禮鄭注曰扃所以扛鼎考工記匠人注曰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鄉鼎之扃長二尺是扃者橫木以扛鼎者也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曰扃橫木校

輪閒一曰車前橫木也是凡橫木皆謂之扃故以橫扃並言

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

樾謹按知猶志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是知與志義通知不能平者平定也謂志不能定也與上句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高注曰憺定也義正一律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性不能平恐後人不達知字之義而臆改未足爲據王氏念孫謂性猶體也此恐不然神也志也皆就在內者而言故下文曰夫憂患之來攖人心

也直蜂蠆之螫毒而蚉蝱之憯怛也言攖人心不言攖人體則此不當以體言矣

雖欲勿稟其可得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將稟命焉楚語是無所稟命也韋注竝曰稟受也此言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吾雖欲勿受之而不可得也高注曰稟猶動用也於辭意未合且稟字亦無動用之義

東北曰變天 天文

樾謹按周易說卦傳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正義曰東北在寅丑之閒丑爲前歲之末

寅爲後歲之初則是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東北變天之義亦取諸此以其居終始之交故以變名高注以萬物萌芽說之猶未盡變字之義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樾謹按既云有位又何爵焉爵有位之文殊不可通位疑德字之誤有德有功相對爲文草書德字作㥁與位相似故德誤爲位耳白虎通義八風篇正作爵有德封有功可據以訂正

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樾謹按都上疑脫官字官都者官之都總也葢以二字爲官名管子問篇曰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此五官有官都之塙證又揆度篇云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劓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爲官都按司馬及治田土即此東方南方之官也然則官都亦即此五官之一矣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樾謹按下文曰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然則太一自在紫宮不在太微此太一乃天子二字之誤太平御覽引天官星占曰紫宮太一坐也太微之宮天子之庭五帝之坐也是其明證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樾謹按高注曰闕猶門也然開元占經甘氏中官占引甘氏曰天阿一星在昴西以察山林之妖變也則非門闕之謂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天河然天河非星也徧考書傳無以天河爲星名者今按天河當作兩河史記天官書曰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

天闕是其證也天字篆文作宂與雨字相似故雨誤爲天矣

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樾謹按此文有錯誤冬至水王夏至火王豈得但曰水從之火從之一也火正與水漏有二義水正與陰勝則止一義耳兩文不稱二也且連下文讀之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夫冬至水從之夏至火從之則夏至何以濕冬至何以燥乎前後不相應三也今按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

至則火從之水火二字當互易冬至一陽生故曰冬至而火從之也夏至一陰生故曰夏至而水從之也五月火正而水漏正說夏至水從之之義言五月火方用事而水氣已滲漏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陰乃火字之誤勝字當讀爲升勝升古通用謂十一月水方用事而火氣已上升也正說冬至火從之之義如此則與下文一貫矣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樾謹按陽之數以三而奇陰之數以二而偶所謂參天兩地也周書武順篇曰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

是其義也二陰一陽則二二如四一三如三其數七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二所謂二陰一陽成氣二也二陽一陰則二三如六一二如二其數八除五生數則得成數三所謂二陽一陰成氣三也高注未得其解此陰陽之數卽易少陽少陰之數說詳羣經平議

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樾謹按高注曰收歛其所藏而閉之然二月非收歛之時義不可通太平御覽時序部引作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引高注作收歛其所藏而出布之是今本脫布字然布收連文義亦未安收疑攷字之誤攷書

洛誥篇乃惟孺子頒說文攴部作乃惟孺子攽是布攽卽布頒猶言頒布也上文云至秋三月地氣下藏故至二月乃布頒之也高氏據誤本作注後人以布攽異義不得連文遂以布為衍字而刪之矣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温涼

樾謹按温涼異義不得連文涼當作良聲之誤也

南方曰巨風 地形

樾謹按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為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

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樾謹按萬一千里言城之高則百一十四步二尺六
寸當言城之厚然其數奇零疑有脫誤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
樾謹按門閒四里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閒九純義
不可通疑本作門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閒後人
遂妄加里字耳
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樾謹按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
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

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殥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澤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殥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本作無通藪名也蓋無通是藪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藪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而以爲皆藪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

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

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

樾謹按下文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秏土人

醜大與細對美與醜對剛與肥則不對矣肥當作脃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即脃之俗體堅土人剛弱土人脃正相對成義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柔亦脃也

食土者無心而慧

樾謹按高注曰蚯蚓之屬是也然蚯蚓之屬何慧之有大戴記易本命篇作無心而不息盧辨注曰蚯蚓之屬不氣息也此文慧字疑亦不息二字之誤

其人面末僂修頸

樾謹按高注曰末猶脊也然則末僂者謂其脊句僂

也末上不當有面字疑是衍文又按莊子外物篇末僂而後耳釋文引李云末上謂頭前也益訓末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末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樾謹按說文水部汶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潍又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是汶水有二一入潍一入泲泲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潍之汶說入濟之汶王氏讀書襍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塙指漢書地理志

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今原山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東北七十里亦名馬耳山弗其二字疑卽馬耳之誤弗與馬其與耳字形皆相似

㚓生海人

樾謹按下文又曰凡㚓者生於庶人兩㚓字皆胈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腠胝無胈韋昭曰胈膚中小毛也漢書相如傳注引孟康曰胈毳膚皮也然則凡胈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

以肱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從肉
傳寫誤從穴後人以從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
窔矣管子侈靡篇有鵩字卽寫字之誤墨子備城門
篇有膹字卽竇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葢先誤穴爲肉
後人以從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鵩爲膹與此
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窔生
海人不相應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窔
生海人窔下脫一字說詳下條

介鱗生蛟龍

樾謹按蛟龍乃鱗蟲非介蟲也不當兼言介上文羽

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下文介潭生先龍曰羽嘉曰毛犢曰介潭是羽毛介各有一字以配之使成二名則此文鱗下亦當有一字傳寫脫去又涉下文介潭而誤衍介字耳以此推之上文㚇生海人㚇下亦必脫一字矣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則）

樾謹按月令作雨水不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卽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

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竝太初以後人所追改

草木旱落

樾謹按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旱字卽早字之誤

令滂人入材葦

樾謹按高注曰滂人掌池澤官也然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卽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

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滂而古義湮矣

大禱祭于公社

樾謹按月令作大割祠于公社割者禂字之誤也禂之與禱猶裯之與幬說文分禱禂爲二字非是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所錄無專鼎銘有㔏字釋爲割字然其文云用㔏眉壽萬年則非割字也此字當讀爲禂其左旁乃周字蓋叚周爲禂而右旁又作刀翁氏

方綱以爲持刀立戈之類古鐘鼎文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用禍眉壽萬年卽用禱眉壽萬年也說詳余所著金石瑣談月令大割祠之文甚爲無義以此鼎文證之疑本亦作㔁學者不識古文故誤以爲割字耳淮南作禱可證月令之誤余著羣經平議未見及此故於此詳之

春行夏令泄

樾謹按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眚也管子幼官篇作春行夏政閹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

也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闇與奄通因脫闇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夏令所致乎卽此可知其非矣

直而不爭

樾謹按爭讀爲綒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綒屈也江沔之閒謂縈收繩索爲綒故此曰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綒

自古及今不可移匡

樾謹按移之言迆也說文辵部迆衺行也移亦有衺義禮記玉藻篇手足毋移正義曰移謂靡迆搖動也是其證也匜與軛通說文車部軛車戹也考工記輪雖敝不匡匡卽軛字不移匡言不衺曲也

諸子平議卷二十九終

成都舒君實覆校

[illegible]

諸子平議卷三十

德淸俞樾

淮南内篇二

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覽冥

樾謹按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然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寛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即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

直偶於人形

樾謹按偶與寓通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高注曰外直偶與人同形則增出同字矣

觀九鑽一

樾謹按高注曰九謂九天一謳也此說迂曲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擘者少

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是其義

知不能論

樾謹按論者知也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改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惀欲知之貌論與惀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

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樾謹按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此說殊失其義周易繫辭傳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也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

樾謹按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故高注曰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

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神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

左右若鞭

樾謹按鞭當讀爲緶說文糸部緶交枲也段氏玉裁曰謂以枲二股交辮之也交絲爲辮交枲爲緶此云左右若緶言如枲之交辮也左右若緶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所列二說皆非

黃雲絡

樾謹按此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於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於後是說正文後奔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樾謹按高注曰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上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然懷當二字甚爲不辭高注亦曲說耳懷當乃壞常之誤言羣臣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

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獵不聽其樂

樾謹按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即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與上句喪不盡其哀文義一律後人不知德爲得之叚字遂臆改爲聽耳

相攜於道奮首於路

樾謹按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搖頭

耳此說極爲迂曲淮南原文本作奮於首路首猶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師古曰首嚮也是其義也相攜於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可證此篇之誤

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

櫆謹按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涸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瀇瀁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瀷而無源也與上

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
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 精神
樾謹按惟乃惘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罔故惘與惟
相似而誤也惘像即罔象也文選思元賦儵汨飄戾
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
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澒濛鴻洞一律皆
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
乃高注訓惟爲思則其誤久矣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樾謹按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

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

樾謹按熏當讀爲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勳而言之則勞亦勳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

勳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勳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燻而不息葢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

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

樾謹按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之於形骸之內也求與得文義相應下文曰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衞宏古文官書曰㝵得二字同體㝵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

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樾謹按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長得生亦當作得長生後人依既倒之正文而改之耳

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

樾謹按文子九守篇作以千生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兩文相儷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

以死爲生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是故眞人之所游

樾謹按是故眞人之所游本作是眞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眞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眞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眞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眞人之道矣其謬殊甚不可不正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

樾謹按充當作元元者本也謂不失其本也文子九守篇作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與此不同雖不必據彼改此而元字之義自較充字爲長高注曰充實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於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

樾謹按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

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輿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葢與今本互易故以傴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抱樸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

行快而便於物　本經

樾謹按快當爲決周易文言傳鄭注謂古書傳作立

心與水相近決快相亂正由此矣說文水部決行流也是決有行義上句曰發動而成於文發亦動也此云行決而便於物決亦行也

元元至碭而運照

樾謹按高注曰元天也元氣也分兩字爲兩義殊不可通疑正文及注均誤正文本曰元光至碭而運照注文本曰元天也光氣也俶眞篇曰斃其元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此元光二字見於本書者高彼注曰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然則此曰元天也正與彼注同疑彼亦有光氣也三字而今脫之也

菑榛穢聚埒畝

樾謹按高注曰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此注殊失其義菑者殺草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揚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菑榛穢聚埒畝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埒畝也下云芟野菼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菑榛穢故芟野菼聚埒畝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

橑檐榱題雕琢刻鏤喬枝夌阿夫容芰荷

樾謹按高注曰阿曲屋不說夌字之義疑高氏所據本夌字作淩言橑檐榱題之上雕刻樹木故其喬枝上淩於曲阿也淩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因下句言芰荷遂改淩作夌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

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

樾謹按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句氣蒸

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
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
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
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
烝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遠卽由近
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
烝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
此蒸字之義也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樾謹按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秎總俗作

惣其上半相似因而致誤周書大匡篇及其利害今本利亦誤作總是其證也德之所利道弗能害利與害義相應高注曰總一也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九嬰大風

樾謹按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鷙鳥四字而今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鷙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疇華之野野本作澤青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鑿齒奮於華野華野者疇華之野也若本作疇華之澤何不曰華澤而曰華野乎然則古本自作疇華之野青丘之澤類書所引殆未足據

燎焚天下之財

樾謹按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焚燎焚當作撩聚古人書聚字或作焣漢書古今人表焣子師古注曰焣聚

字也俗書焚字作焚兩形相似而誤聚誤爲焚自然
改撩爲燎矣廣詁釋詁撩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
萃彖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
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
撩聚卽撩取謂撩取天下之財也

地愛其平

樾謹按詩黍苗篇原隰既平毛傳曰土治曰平此平
字之義也高注曰平正也未得其旨

抑減怒瀨以揚激波

樾謹按高注曰減怒水也減既爲怒水何以又云怒

瀨乎高說非也減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
莊子天下篇其風窢然郭注曰逆風所動之聲水逆
謂之減猶風逆謂之窢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
跳矣

樾謹按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本作舞則禽獸跳矣與
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
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
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尚未有干鏚羽旄之
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跳踉無

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念孫謂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侚非所論於此也

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主術

樾謹按於天下三字衍文也涉高注曰爲天下人所法則也故誤衍此三字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

樾謹按害字無義王氏念孫謂是用字之誤然用與害字形不似無緣致誤也害蓋容字之誤容亦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合事宜之用也是其義也無所容其鋒卽無所用其鋒老子曰兵無所容其刃此

淮南所本也

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

樾謹按水戾破舟當作石戾破舟故云不怨木石今作水戾則下句石字無著矣巧字疑功字之誤功與工通周官肆師職凡師不功故書功爲工是也不罪木石而罪工拙工即工人之工言不罪木石而罪作舟車者之拙也高注曰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任輕者易權

樾謹按文子下德篇作任輕易勸也勸字之義視權

字爲長言任輕則易舉故人皆相勸而爲之也高注曰權謀也其所據本已誤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樾謹按無不任也當作無不聖也上文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此卽承上文而言說文耳部聖通也無不聖卽無不通也後人不達聖字之義疑無不聖也於文難通故臆改爲任字不知任卽勝也勇當言勝智當言聖若亦言任則與勝義複而無以爲智勇之別矣

是以勇者盡於軍

樾謹按此下當有智者云云而今闕之下文云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鬭爭亦以智勇竝舉是其證也

不隨南畝

樾謹按脩務篇隨山栞水注曰隨循也不隨南畝者不循南畝也王氏念孫以隨爲脩字之誤非

大羹不和

樾謹按高注曰不致五味疑本作大羹不致故高注云然桓二年左傳曰大羹不致杜注亦曰不致五味卽本諸此

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樾謹按此本作以爲社稷非有利焉言皆以爲社稷而非自以爲利也涉下文舉天下而傳之舜句衍此四字當刪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

樾謹按設賞者賞當賞也七字疑衍文下文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即承縣法者法不法也而言文子上義篇正作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可據以訂正王氏念孫謂上句當作縣罰者罰不法也與下句對若然何不竟改爲罰當

罰與下句不尤對乎
夫寸生於稞稞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
樾謹按王氏引之以稞爲標字之誤標與秒同其說是也惟標生於日義不可通疑本作寸生於標標生於形形生於景景生於日與下文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文義一律言度之本生於日聲之宗生於風也傳寫錯亂其文耳
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
樾謹按此本作桓景臣管晏言桓臣管景臣晏也因

傳寫誤作桓公後人遂加景字於桓字之上先景後桓與管晏不相當而景桓公臣管晏與上文衞君役子路句法又參差不一律足知其非矣

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離是雖字之誤使上應有可字皆是也疑握劍鋒以之下有脫文則尙未盡得此當於鋒字絕句操其觚招其末之下更無它文則握劍鋒下亦不必更有何字矣以字本在雖字之下其文曰故握劍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蕢不可使應敵因

雖字誤作離遂移以字於上使成句耳

中田之獲卒歲之收

樾謹按旣言之獲又言之收重複無謂疑本作中田卒歲之收無之獲二字故文子上仁篇作中田之收葢省卒歲二字耳若使本作中田之獲卒歲之收而文子省其一句則何不曰中田之獲而必變獲言收乎

處靜持中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處靜以持躁當從之靜躁對文與上文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文義一律

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樾謹按高注曰六反謂孔墨萇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此注大謬上文雖有此六人然非舉以相較萇宏孟賁不過謂孔子之智勇過此二人耳初非言其相反也六反者卽上文所謂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也小與大反員與方反多與鮮反是謂六反

眾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樾謹按此有脫誤當云物之可備者眾愚人之所備

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人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下文曰物之可備者者智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與此文反覆相明是其證也衆上脫物之可備者五字王氏念孫遂欲以衆字屬上句讀然上文云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其文義已足必綴衆字於句末轉爲不詞矣

治國上使不得與焉

樾謹按高注曰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此蓋屬上文讀之然文義迂迴不可從也此當屬下文讀之下文曰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

而可得爲也釋已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焞矣是不得可得兩文反覆相明疑治國下脫非字本云治國非上使不得與焉蓋上文言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此言國之有義無義乃治國之事治國之事非上使我爲之我不得與焉若人之有善無善則在我而已故曰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上令卽上使也不得上令而可得爲正與非上使不得與相對高所據本已脫非字故失其解矣

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惟恐失仁義

樾謹按文子微明篇作中世守德而不懷此文壞字亦懷字之誤懷卽懷來之懷言中世守德未知仁義之爲美猶無意乎懷來之也字誤作壞失其旨矣

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

樾謹按高注曰戴心所感也此未得戴字之義戴當讀爲載釋名釋姿容曰戴載也載之於頭也是戴載聲近義通下文曰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可證此文戴之當爲載矣下文又曰義載乎宜之謂君子亦與此載字同

葢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樾謹按高注曰克猶能也則是克不能及爲能不能及矣於義難通王氏念孫以能爲衍字然力優而克不及義亦未安今按此文葢有錯誤此注亦後人竄入非高氏原文也克當作悳及當作㞋皆以形似而誤悳者惪之古文與德字通㞋者服之本字也古書服字每作㞋而傳寫多誤爲及尙書呂刑篇何度非及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並㞋字之誤說詳羣經平議此文本云葢力優而悳不能㞋也高注於上文注曰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本當注於此句之下德不能服四字卽本正文因悳誤作克㞋誤作

及遂移注於上文又竄入克猶能忘四字為此句之注而文義俱晦矣

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樾謹按高注曰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此未得議字之旨議當讀為儀周易繫辭傳議之而後言釋文曰議陸姚桓元荀柔之本作儀國語鄭語伯翳能議百物漢書地理志議作儀是議儀古通用廣雅釋詁儀見也喜憎儀謂喜憎見也淑眞篇是非無所形高注曰形見也儀與形同故廣雅形與儀竝訓見齊俗篇曰是非形則百姓眩矣此云喜憎儀而

治亂分矣句法一律乃諸書多以形爲見少以儀爲見而此又叚議爲之其義益晦宜表出之以存古訓也

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

樾謹按戎兵以器言猶曰器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耳兵器有大小如考工記所載弓與劍皆有上制中制下制是也知上制如干則等而下之皆可知矣故曰戎兵以大知小高氏以湯武說上句堯舜說下句殊非其旨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樾謹按方言曰斟益也凡相益而又少謂之不斟然則羊羹不斟謂羹少也上句魯酒薄而邯鄲圍酒薄羹少其事正相類宣二年左傳其御羊斟不與羊斟自是人名此云羊羹不斟自謂羹少必幷爲一談則皆失之矣

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

樾謹按至當作宜害當作容皆字之誤也容用也說見主術篇容與庸通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庸爲用故容亦爲用也夜行者不用目而用手是事之宜也故曰事有所宜而明有不容也

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可證此文至字之誤不施亦卽不用也

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

樾謹按孟嘗君下當更有孟嘗君三字而今脫之覽冥篇曰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彼文再言孟嘗君故知此亦當同不然則涕流沾纓仍屬雍門子而不屬孟嘗君不見其感人之至矣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 齊俗

樾謹按文子道原篇作其衣煖而無文其兵鈍而無刃故王氏念孫謂致與戈皆衍文其說是也高解銖字曰楚人謂刃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意也煖與無文則非一意矣疑煖當爲緩緩者縵之叚字也說文糸部縵繒無文國語晉語曰乘縵不舉韋注曰縵車無文也是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故曰其衣縵而無文正與其兵銖而無刃同義縵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詁慢謾竝訓緩故緩亦通作縵也後人不知緩爲縵之叚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矣

山處者木

樾謹按木乃采之壞字謂采樵也山處者采與上句水處者漁下句谷處者牧陸處者農一律漁也采也牧也農也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可據以訂正說林篇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木亦當爲采

涕之出於目

樾謹按莊氏逵吉曰太平御覽引此目作鼻疑是此說非也周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注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然則涕出乎目非出乎鼻不得據御

覽之誤字以改淮南之不誤者也

雖之夷狄徒倮之國

樾謹按廣雅釋詁徒袒也徒倮猶袒倮徒與袒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異用篇非徒網鳥也高注曰徒猶但也袒與但同

絹以綺繡

樾謹按絹當爲羂漢書司馬相如傳羂要褭師古注曰羂謂羅繫之也文選上林賦李善注引聲類曰絹係取也羂以綺繡謂以綺繡繫之作絹者省不從网耳太平御覽皇王部引作飾以綺繡殆由不得其義

而臆改也

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樾謹按兩得字皆當爲中周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是其例也文子自然篇正作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

跌衽宮壁

樾謹按跌衽宮壁於文未明高注曰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疑本作跌衽中壁跌猶越也言越過平公之衽而中於壁也今作宮壁卽涉注而誤

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樾謹按此言欲爲虛則不能爲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則又慕之而不能致也葢性之自然非可勉強故慕之而不能致文子道德篇作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於義不可通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殊爲失之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

樾謹按或人即國人也說文戈部或邦也口部國邦也或國古通用

諸子平議卷三十終

成都舒君實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三

可以窈可以明道應

樾謹按窈讀爲幽故與明相對禮記玉藻篇再命赤韍幽衡鄭注曰幽讀爲黝窈之通作幽猶幽之通作黝也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

樾謹按中字衍文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精諭篇竝作若以石投水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

樾謹按先生乃長老有德者之稱惠子為國法而示諸先生乃就正有道之意呂氏春秋淫辭篇先生皆作民人舊校云一作艮人此當以艮人為是序意篇艮人請問十二紀高注曰艮人君子也然則諸艮人卽諸先生也若是民人則惠子豈能一一示之且使民人皆以為善則其可行也必矣下文翟煎何以云善而不可行乎王氏念孫反以民人為是而欲改淮南以從之誤矣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樾謹按飄風暴雨下脫不終朝三字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是其義也日中不須臾乃日中則仄之義今脫不終朝三字則若飄風暴雨亦不須臾者失其義矣列子說符篇正作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可據以訂正呂氏春秋愼大篇亦脫不終朝三字

異哉歌者非常人也

樾謹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歌者上有之字當從之之猶是也之歌者卽是歌者也無之字則文不備新序雜事篇作此歌者此亦猶是也

寡人得立宗廟社稷

樾謹按立字無義疑主字之誤

輪扁曰其人在焉

樾謹按焉猶乎也儀禮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禮記檀弓篇曰子何觀焉論語子路篇曰又何加焉皆是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其人在焉猶曰其人在乎故桓公告之曰已死矣莊子天道篇作聖人在乎與此文異而義同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

樾謹按君字衍文涉下文君自行之而衍此但言行

賞罰下乃分別言之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若此文有
君字則下文不可通矣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

樾謹按韓非子喻老篇周下有塗字是也行而見之
則必在道塗之閒故曰見徐馮於周塗周塗猶周道
也

爭者人之所本也

樾謹按本字無義乃去字之誤下文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說苑指武篇作殆人所棄逆之至也彼作棄

此作去文異而義同惟始字亦不可通說苑作殆尤爲無義始乃治字之誤吳起欲砥礪甲兵故屈子以爲治人所去言取人之所去者而治之也文子下德篇作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治字不誤可據以訂正

差須夫子也

樾謹按此本作嗟句須夫子也嗟乃歎辭說苑指武篇作譆且待夫子也是其證也嗟字闕壞高注遂以差須連讀而釋之曰猶意須也失之甚矣

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

樾謹按行字衍文也下云太子發勇敢而善謀中子

旦蒸儉而知時若此句有行字則與下兩句不一律矣葢涉上文與之競行而衍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

樾謹按高注曰三玉爲一工也五貝爲一朋也然三玉爲一工宅無所見疑本作元玉百珏注本作二玉爲一珏也說文珏部二玉相合爲一珏是也莊十八年左傳賜玉五瑴僖三十年傳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襄十八年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國語魯語行玉二十瑴穆天子傳於是載玉萬瑴杜預韋昭郭璞注竝以雙玉說之瑴卽珏之或體是古人用玉率

以玨計未聞其以工計也蓋玨字闕壞而爲𤣩後人因改爲工又改高注二玉爲三玉以別異於玨耳至朋之訓五貝本詩菁菁者莪篇鄭箋然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成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然則高氏泥鄭箋五貝之說以注此文殊非塙詁古者實以二貝爲一朋周易損六五十朋之龜李鼎祚集解引崔憬曰雙貝曰朋得之矣詩七月篇朋酒斯饗毛傳曰兩樽曰

朋貝以兩爲朋猶樽以兩爲朋也此云元玉百玨大貝百朋玨也朋也皆以兩計元玉百玨者玉二百也大貝百朋者貝二百也其數正相當矣

是以犯敵能威

樾謹按威乃烕字之誤烕讀爲滅言能滅之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正作滅又按呂氏春秋此句下有去之能速四字高注曰故進能滅敵去之能速也此文無此四字則於文爲不備疑寫者脫去之

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柸治悖若有喪也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止柸治之止乃心字之誤是也

柸治之義高注曰楚人謂恨不得爲柸治也其實柸治卽不怡也不怡二字本於虞書古人習用之國語晉語曰主色不怡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曰聽朝不怡此言心不怡非必楚語因聲誤而爲柸治其義始晦矣論衡道虛篇作乃止喜句心不怠卽乃止駕心不怡也喜者嘉字之誤駕之叚字也怠者怡之叚字也

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

樾謹按嘗下脫見字下文對曰未嘗見也嘗見字與此相應呂氏春秋知分篇作子嘗見有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正有見字能兩活當作而能活說見呂氏

春秋

棄劍而已

樾謹按已乃人已之已已上當有全字呂氏春秋正作棄劍而全已

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

樾謹按載當作哉聲之誤也哉下脫不以二字呂氏春秋正作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

樾謹按掩字無義高注曰掩猶揮也義亦未詳掩乃

扶字之誤管子宙合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是其證也下文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王氏念孫引陳觀樓說謂當作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按鳥飛準繩本管子宙合篇其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卽說鳥飛準繩之義也然則此云大人之行不扶以繩亦本管子掩字之誤無疑矣宙合篇又曰夫繩扶撥以爲正卽此扶字之義因扶字闕壞止存扶形淺人遂以意補成掩字耳

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敎

樾謹按全乃令字之誤令猶使也道與導同謂導使

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也

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

樾謹按高注曰瞀被髮也木鷩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鷩王氏引之以木爲朮字之誤朮即鷸字也引匡謬正俗鷸字音聿亦有術音蔡氏獨斷謂爲術氏冠爲證其說洵塙不可易矣惟未說瞀字之義瞀當爲鍪鍪者兜鍪也說文兜部兜兜鍪首鎧也從省言之則止曰鍪氾論篇古者有鍪而綣領高注曰鍪頭著兜鍪帽是也去其鍪而載之朮謂去其首鎧而戴之鷸鳥之冠正與解其劒而帶之笏文義一律作瞀者叚

字耳高注以被髮說之夫被髮豈可言去足知其非矣

夏后氏祭於闇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

樾謹按高注首句曰於室中中夜祭之也二句曰於堂上日平旦祭也三句曰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所說皆未得其義此文本禮記祭義篇其文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注曰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

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正義曰此郊之祭一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然則此文所說本屬郊祭郊祭必爲壇初非廟祭有何室中堂上庭中之分乎祭於闇者於中夜時祭也祭於陽者於日中時祭也祭於日出卽是祭以朝朝者日出也因周人尙文郊祭終日有事日出而祭及闇而畢故曰以朝及闇淮南引此文不連及闇二字者意在明三代之祭不同若言闇則疑與夏同且周人初非有取於闇直以禮繁不得不及闇耳檀弓篇止言大事以日出其無取於闇明矣故淮南省此二字也高

氏誤以朝爲庭中遂幷上文亦以室中堂上言之與祭義不合不可從也

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

樾謹按而將不能恐失之義不可通高注曰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愼之至也疑本文作而將不能勝之而與如古通用謂如將不能勝之也恐失之三字高氏自解如不能勝之義此三字誤入正文而轉脫去勝之二字於是文不成義矣

古者人醕工龎商樸女重

樾謹按重本作童大戴記王言篇民敦工璞商慤女

憧卽淮南所本也童與憧通今作重者形聲相似而誤

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樾謹按下言春分而生上言日夜分而生物文義重複且春分秋分皆日夜分也日夜分而生物於秋分而成義亦不合文子上仁篇作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然則此亦當同上而生二字乃故萬之誤

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

樾謹按德當爲得字之誤也文子上仁篇正作得國

之所以存者道得也與下句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正同一律高注曰理道也然則道理一也得則存塞則亡矣高注此句曰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葢以道德本屬恆言故加德字以足句非正文本作道德也下文曰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正與此文相應疑此塞字亦卽失字之誤故高氏無注矣

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

樾謹按當字無義羣書治要作慮然謀卽慮也何謀之敢慮義亦難通當疑蓄字之誤言救罪且不給不

暇更蓄他謀也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樾謹按高解相與篡之句曰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夫上文竝無恭王見禽於晉之事卽云相與篡之於文不備據戰於陰陵下有高注曰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疑此二十字是正文本在昔楚二字之下因此二十字誤作注文後人遂於昔楚下補恭王戰於陰陵六字耳

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樾謹按上云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莫邪是良劒之名則碧盧亦必是美玉之名地形篇碧樹瑤樹在其北高注曰碧青玉也是其義也下文云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然則莫邪碧盧是喻君子非喻小人高注曰碧盧或云碔砆失之

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

樾謹按狐甲之義不可曉狐疑爪字之誤荀子大略篇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楊注曰蚤與爪同此爪甲連文之證若爪甲者言其小也言燭庸子之於劒止見若爪甲者而已識其利鈍矣下文曰臾兒易牙淄

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一哈言其少也與此文正一律

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

樾謹按讓當爲攘詮言篇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攘也高注曰攘卻也此云不攘福義與彼同

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詮言

樾謹按下用字衍文文子符言篇作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是其證

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

樾謹按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休高誘注竝曰固必也治未固於不亂行未固於無非言爲治未必不亂爲行未必無非也下文曰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是可知固必同義高此注以尙未牢固說之其義轉迂

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樾謹按常與尙通史記衞綰傳劒尙盛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憚以危爲安賈子宗首篇尙作常竝其證

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

樾謹按使之者至上當有其能也三字上文云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下文云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皆以智能對舉故知此亦當然

然而守重寳者必關戸而全封

樾謹按全字無義乃璽字之誤國語魯語追而予之璽書韋注曰璽書璽封書也此璽封二字之證時則篇曰固封璽封璽與璽封同五音集韵曰璽俗作㚲

與全字形相似故誤爲全矣氾論篇盜管金高注曰金印封所以爲信金亦璽字之誤說見王氏讀書雜志彼璽誤爲金此璽誤爲全其誤正同

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

樾謹按寶字無義疑當作資荀子性惡篇離其資楊注曰資材也謂雖有聖賢之材也資與寶形似而誤

一身之身既數變矣

樾謹按上身字當作人氾論篇曰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文義與此同

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

樾謹按鼻字衍文也上文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

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

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

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止言耳目口不當兼言鼻

今衍鼻字者葢後人據文子符言篇增入不知彼文

上言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故下言耳目鼻

口此文上言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故下止言耳目

口兩文不同未可據彼以增此也

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

樾謹按先字衍文先卽倡也言倡不必言先文子上德篇正作不爲物唱無先字

智遽於事

樾謹按遽讀爲劇說文力部勞劇也然則劇亦勞也劇於事謂勞於事也遽劇古通用公羊宣六年傳釋文曰據本作遽

不能爲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

樾謹按高注曰佐君位也則正文及注佐字均當作左禮記曲禮篇正義曰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是左爲君位也今加人旁作佐則失

其旨矣

行成獸止成文

樾謹按成獸之文殊不成義高注曲爲之說非也獸疑獻字之誤隸書獸或作獸見桐柏廟碑形與獻似故獻或誤爲獸周官庖人職賓客之禽獻注曰獻古文爲獸杜子春云當爲獻是其例也論語八佾篇文獻不足故也文獻對文自有所本行成獻止成文者獻賢也言行則成賢善止則成文采也字誤作獸則不可通矣

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

樾謹按王氏念孫以本爲卒字之誤其說是矣惟調之言和也合也與簡字之義殊不相應調當作𡖿玉篇多部𡖿丁幺切多也大也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𡖿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莊子人閒世篇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巨者大也大與多義相近故玉篇𡖿訓多亦訓大且其字亦或從大作奝也

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

樾謹按文子符言篇作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當從之此申明上文神貴於形之義言可使神制形不可使形勝神也觀高注則其所據本已誤

故不得不中絕 兵略

樾謹按此當作故人得不中絕言聖人勃然而起夷險除穢故人類不至於中絕也今作不得不中絕於義難通文子上義篇亦然則其誤久矣

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養禽獸者必去豺狼

樾謹按主術篇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太平御覽獸部引作狼契王氏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獖犬屬也玉篇猰公八切獟犬也猰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不如狼契說見讀書襍志今以其說推之此文豺

狠亦當作狠契葢猵獺能食魚狠契能搏獸故猵獺不可與池魚竝畜而狠契不可與禽獸同養若豺狠本非人之所養又何待言去乎此於義不可通且獺與契爲韵若作豺狠則於韵亦不可協矣葢由後人習聞豺狠罕聞狠契故率意更改皆非其舊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呂氏春秋懷寵篇作若此者此天之所以誅也此民之所以仇也

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無兩以字文子上義篇同

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

樾謹按帥字義不可通呂氏春秋作衞是也當由衞

誤作衛因改爲帥耳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

樾謹按相支以日甚爲無義文子上義篇作相交於前當從之交與支形似而誤交誤爲支因改於前爲以日使成文義耳

凡物有朕唯道無朕

樾謹按高注曰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則正文及注文朕字皆勝字之誤故以可不可言若是朕字則但當言有無不當言可不可也文子自然篇作夫物有勝唯道無勝當據以訂正

察行陳解贖之數

樾謹按解贖當爲解續解之言解散也續之言連續也解續猶言分合下文曰出入解續是其證

摶則能禽缺

樾謹按摶與缺義不相應與上文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不一律矣博當作摶字之誤也說文手部摶圜也故與缺相對爲文太元中亥六曰月闕其摶月之有闕有摶卽此文摶缺對文之證

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亥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

樾謹按於字衍文也處堂上之陰者謂察堂上之陰也兵略篇曰相地形處次舍是處與相同義主術篇曰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不處猶不察也蓋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國語魯語曰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也故處卽有辨別之義後人不達而妄加於字處於堂上之陰於義殊不可通且處堂上之陰本與見瓶中之冰相對今增於字則句法亦參差不齊矣

典凝如冬

樾謹按高注曰典常凝正也此未得典字之義典讀

為頎典之典考工記輈人是故輈欲頎典鄭注曰頎典堅刃貌然則典凝猶堅凝也與上句湫漻如秋一律若訓典爲常則失其義矣

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

樾謹按俟字義不可通乃併字之誤併與并通廣雅釋詁并同也併饑寒與同甘苦一律

魄曰言者獨何爲者吾將反吾宗矣 說山

樾謹按吾將反吾宗矣上當有魂曰二字此乃魂之言也吾將反吾宗者魂欲反其宗也故下文曰魄反顧魂忽然不見惟反其宗所以不見也高解反吾宗

曰黿將反于無形則其所據本正有黿曰二字不然何知其是黿而非鬼乎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

檝謹按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不可使長言當從之高注曰長主也又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爲長主之言則未得長字之義長主也則長猶典也不可使長言猶曰不可使典言謂不可使典主敎令也

獸不可以虛氣召也

檝謹按氣當作器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釋文曰

向本作諰器云器氣也是器氣聲近義通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逸周書官人篇氣作器此古書以器爲氣之證獸不可以虛器召猶上句云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文子上德篇正作獸不可以空器召

保者不敢畜噬狗

樾謹按高注曰保城郭居也然以居城郭者謂之保者義殊未安此保字乃阿保之保禮記內則篇其次爲保母是也保者不敢畜噬狗恐其驚孺子也上句云亡者不敢夜揭炬亡者保者皆以事言非以地言

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樾謹按上非字衍文也本作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言馬則小大同類知則大小迥殊正以馬之類明知之不類也孟子告子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亦以物之同見人之不同與此語意相近呂氏春秋別類篇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卽淮南所本後人不達其旨誤謂兩句一律於上句亦增非字失之矣然觀高注曰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則其所據本已衍非字

見卵而求晨夜

樾謹按晨當作辰淺人誤謂與夜對文故加日作晨不知非其義也辰者時也詩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毛傳曰辰時也正義曰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然則辰夜卽時夜也莊子齊物論篇正作見卵而求時夜葢皆本於毛詩淮南用其文莊子用其義耳

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莫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樾謹按寒下當有暑字兵略篇曰是故處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彼以暑與序爲韵此以暑與莫爲韵今删暑字則失其

韵矣上文曰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縣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味氣爲韵則此文亦必有韵可知當據兵略篇補

孫叔敖制冠浣衣

樾謹按制疑㓺字之誤爾雅釋詁㓺清也故與浣衣對文

祭之日而言狗生

樾謹按生當作胜說文肉部胜犬膏臭也狗胜猶言狗臭

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財勃矣

樾謹按藥當讀爲𤻲說文疒部𤻲治也或作療古每以藥爲之詩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叚字韓用正字也病而不就藥謂不就其療治申鑒俗嫌篇曰藥者療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一終　成都舒君實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

德清俞樾

淮南內篇四

曹氏之裂布 說林

樾謹按高注曰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然則高氏所據本疑無氏字若有氏字則曹是人之氏族何得以布言之乎今有氏字者蓋涉下文夏后氏之璜而衍非高本之舊也惟高注義亦未安若從前一說則曹卽布之異名言曹不必更言布若從後一說則當以曹布連文不當曰曹

之裂布也曹疑當讀爲襀廣雅釋器曰襀褯也玉篇巾部曰幘藉也幘卽襀之異文又衣部曰褯小兒衣也然則襀者疑是小兒承藉菌㬥之布故亦謂之褯褯猶席也漢書宣帝紀注引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卽其類也襀之裂布者說文衣部裂繒餘也字通作烈爾雅釋詁烈餘也裂布卽餘布言承藉小兒其四邊所有之餘布也是其爲物至賤然而棣者貴之正上文時有所合之意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將將翔水各哀其所生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各依其所生也哀與依古聲

同此作哀者卽依之叚字耳高注曰哀猶愛也非是

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

樾謹按大匠大勇皆以人言而大豆獨以器言且大豆不具義亦難通殆非也淮南原文本作大庖不豆呂氏春秋貴公篇曰大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鬬卽淮南所本高氏彼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簠簋籩豆也疑高氏此注亦與彼同今但存豆簠簋籩豆之器七字葢後人刪改之以合於旣誤之正文非其舊也又按豆者剅之叚字廣雅釋詁剅裂也大庖不剅謂不自割裂與不斲不鬬一

律說詳呂氏春秋

任動者車鳴也

樾謹按高注曰任者輦也詩曰我任我輦此說失之黍苗篇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傳曰任者輦者車者牛者鄭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是毛鄭皆以任輦爲二事若曰任者輦也亦將曰車者牛也其可通乎今按此任卽所謂任木也考工記輈人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康成說任正衡任未得其義宋戴侗六書故曰任正者輈也衡

任者軸也近世學者程氏瑤田則謂必在輿下者始足當任木之名隧深四尺四寸輈在四尺四寸下者任正也車廣六尺六寸軸在六尺六寸下者衡任也金氏榜則謂凡任木縱者皆名任正橫者皆名衡任任正者輈也伏兔也衡任者軸也衡也其說皆本戴氏而推之可以說此文任動車鳴之義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

樾謹按高注曰但古不知吹人此殆望文生訓且既不知吹矣又何能中節乎文子上德篇作使倡吹竽使工捻竅然則但氏二字乃倡工之誤倡也工也特

爲異名以別之明非一人實則同義蓋倡與工雖善吹竽然必自吹之而自厭之若一人吹竽一人厭竅則雖中節而不可聽矣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此意卽淮南所本倡也工也猶曰田連也成竅也彼舉其人以實之此則不舉其人耳倡字闕壞而成但字隸書工或作五氐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作氐高據誤本作注曲爲之說失之矣

蝯狖之捷來乍

樾謹按高注訓乍爲暫疾而以疾擊取之申明其義

此曲說也乍與作通當讀爲斮爾雅釋器魚曰斮之禮記內則篇作魚曰作之卽其例也成二年公羊疏引樊光曰斮砍也砍乃斫之俗字斫者擊也猨狖之捷來斮謂見斫擊也方與上句虎豹之文來射文義一律繆稱篇曰猨狖之捷來措高注曰措刺也刺擊義亦相近

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

樾謹按文子上德篇作轂虛而中立是此文轂下脫虛而中三字一輻文子作一軸亦當從之葢一軸在

轂中三十輻在轂外若一軸獨入而三十輻皆棄郎不成爲輪矣故不可以致千里也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

樾謹按此當作蘇秦步曰何步趨曰何趨馳曰何馳因首句高注有何故二字遂誤正文何步爲何故而馳下又脫曰何馳三字則文不成義矣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

樾謹按高注曰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王氏念孫謂的的提提皆明也引管子白心篇爲善乎無提提爲證其說得之矣惟未說獲字之義今按

的的猶提提也獲猶射也兩句實止一意儀禮鄉射禮篇獲者坐而獲鄭注曰射者中則大言獲是古謂射中爲獲上句言獲下句言射變文以成辭耳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

樾謹按故之與先本作得之與失草書得字作𢔶故字作𢔶兩形相似隸書失字或作失先字或作先兩形亦相似因誤得爲故誤失爲先耳之與矣三字衍文也葢校者見淮南舊本有得之與失句因補注於諾之與已也下而傳寫又脫得字且誤失爲矣耳文

子上德篇正作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可據以訂正

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

樾謹按以字衍文高注曰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則其所據本無以字

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

樾謹按四語相對成文且陽霜爲韵非有脫誤文選洛神賦注引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生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引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於霜有迹疑無迹也有迹也是許叔重注引者幷注

文舉之使其意明顯耳王氏念孫欲據以增入正文然則處於陰處於陽下又將增入何語乎足知其非矣

寅丘無壑泉原不溥

樾謹按寅丘謂大丘也方言夤大也廣雅釋詁同寅即夤之叚字言丘雖大而無壑則泉原不溥也下文曰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尋常言其小則寅丘必言其大矣高注以爲汙潦水名非是

抮和切適

樾謹按高注曰抮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然則正文

疑當作抮和適切切者急切也適猶之也往也言轉其和平之音而適於急切之調也

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

樾謹按高注曰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然隨牛未知何人據人閒篇注曰蹇他弦高之黨未聞其有隨牛也隨牛疑當作隨生卽謂漢初之隨何也生猶先生也史記儒林傳索隱曰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然則稱隨何爲隨生乃漢時常語也隨何爲漢初辯士故曰尾生之信不如隨生之誕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曰隨何辯達因資於敵

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此卽隨何稱生之證

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人閒

樾謹按總一筦三字當在周八極之上蓋言發於一端而散於無竟總於一筦而周於八極猶下文所云執一而應萬也兩句誤倒失其義矣

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樾謹按諸書無言孫叔敖以病疽死者疽乃疒且二字之誤病將二字皆衍文也說文疒部疒痾也人有疾痛象倚著之形是古疾病字止作疒其從矢之疾蓋疾速字而非疾病字也後人叚疾爲疒疾行而疒

廢矣疒且舛卽疾且舛也其事亦見列子說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竝作疾將死將猶且也彼作疾此作疒古今字耳因疒且二字誤合爲疽字後人乃於上加病字下加將字失之矣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

樾謹按二世而爵祿文義未完疑本作二世而奪祿下文曰夫孫叔敖之請有寑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奪字卽承此而言因奪與爵草書相似又以文在祿上故奪誤爲爵耳夫所謂孫叔敖獨存者存其寑丘之地也祿也非爵也不當兼言爵韓子喻

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亦言祿不言爵
則爵字之誤無疑矣
魯君聞陽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逸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注曰
失讀爲逸是其證也桓八年左傳隨侯逸杜注曰逸
逃也陽虎逸卽陽虎逃古字逸與佚通故亦通作失
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
樾謹按弗欲與之本作欲弗與之下文求地而弗與
卽承此而言戰國趙策作魏桓子欲勿與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

矣

樾謹按勢字義不可通疑本作相恃而存也呂氏春秋權勳篇曰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卽淮南所本虢不亡恃虞虞不亡恃虢故曰相恃而存也今本誤作勢者葢因呂氏春秋此文之上有虞虢之勢是也句韓子十過篇亦有虞虢之勢正是也句疑淮南不當無此句因以意竄改非其舊矣

此吉祥以饗鬼神

樾謹按吉祥下脫也字列子說符篇論衡福虛篇竝

作此吉祥也當據補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樾謹按近謂近時也此葢淮南舉近事言之故曰近非連塞字爲義也班孟堅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郎用此事而云北叟者以下文言胡人大入塞故知是北方之塞耳乃顏師古注漢書敘傳引此文作北塞上之人葢涉正文北叟而誤非顏注之舊是以李善注文選幽通賦止云塞上之人若使本作北塞則正宜引之以證北叟之義安得删去之惟其是近字故可有可無也後漢書蔡邕傳得北叟之後福李賢

注曰北叟塞上叟也但言塞上不言北塞上然則淮南子原文不作北塞明甚而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文並作北塞上之人則爲漢書注所誤王氏念孫反據以訂正淮南謬矣下文近塞之人死者十九則當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諸類書所引無作近塞者可知近字之非然亦無作北塞者又可見此文作北塞上之誤矣

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樾謹按調當爲周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逸注曰周合也心周於君謂心合於君也作調者古字通用文子微明篇正作心周於君

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

樾謹按愈當爲愉愉古偷字也周官大司徒職以俗敎安則民不愉釋文云愉音偷是其證也愉利卽偷利謂雖偷取利而後不可復也呂氏春秋義賞篇曰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至其日之夜

樾謹按其當作期謂所期之日之夜也韓子十過篇正作至於期日之夜

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

樾謹按後字義不可通乃從字之誤佞人得志故晉國之士皆舍仁而從佞也晉國之武即晉國之士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

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廷中而弒簡公於朝

樾謹按攻乃殺字之誤殺宰予弒簡公君臣異辭其實一也下文曰廷殺宰予是其明證

郈公作難

樾謹按郈昭伯魯大夫不得稱郈公乃郈氏之誤上文云郈氏介其雞是其明證也今作郈公者涉下文

魯昭公出走而誤又按魯昭公出走句王氏念孫謂衍公字以上下文皆四字句故也然上文云簡公遇殺身死無後疑此文本作昭公昭公不稱魯猶簡公不稱齊後人誤加魯字遂致句法參差而王氏乃議删公字失之矣

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磬字之誤爾雅釋詁磬盡也言北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卽有盡義

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樾謹按憤然非自反之貌憤疑隤字之誤周易繫辭

傳夫坤隤然示人簡矣虞注曰隤安也馬注曰柔貌皆與自反之義合上文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王氏念孫謂憤然當作嘳然此誤隤爲憤猶彼誤嘳爲憒皆形似而誤古書從賁從貴之字往往相亂詳見讀書襍志

武王蔭暍人於樾下

樾謹按注曰樾下衆樹之虛也此注未得精神篇曰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曰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此注得之越樾古同字而前後異說疑有許高

之異繆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略人間泰族要略八篇標目下無因以題篇四字與宅篇不同或許注也因無塙證故不別言之

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樾謹按盤罪二字甚爲無義盤疑本作服服古字作𦨈𦨈與般字相似往往致誤爾雅釋詁服宜貫公事也釋文曰服又作般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楊注曰服本或作般並其證也服誤爲般因又誤爲盤耳服者負之叚字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是負服一聲之轉古得通用服罪威王而出奔言其負罪而

出奔也高注曰盤辟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　修務

樾謹按浴字衍文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扶字疑卽疾字之誤隸書疾字或作疾見圉令趙君碑扶字作扶見桐柏廟碑兩形相似故誤耳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卽淮南所本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潦得谷行

樾謹按高注曰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然循谷而行謂之谷行甚爲不辭且水注谿曰谷水之東流豈必循谷而行乎於義亦不可通

谷疑沿字之誤沿字鈌壞止存右畔之㕣因誤爲谷矣荀子禮論篇榮辱篇楊倞注竝曰沿循也然則沿行者循行也高注本作循沿而行葢以循訓沿耳又下文說申包胥事曰於是乃嬴糧跣足跋涉谷行夫申包胥自楚至秦非必行於谷中且其下說所經歷之地曰峭山曰深谿曰川水曰津關乃獨以谷行二字冠之則於文轉爲不備矣谷亦沿字之誤沿亦循也申包胥恐爲吳軍所得不敢從正路循沿邊際而行故曰沿行楚策載此事曰於是嬴糧潛行是其義也

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感

樾謹按感下本有之矣二字傳寫脫之則文義未完

文子精誠篇正足故在所以感之矣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

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樾謹按非學者多下有闕文或是言字或是曰字未

敢臆補蓋人性各有所脩短云云乃世俗非學者之

說意謂人性之自然者非學所能損益也下文吾以

爲不然則淮南自爲破之之說

使未嘗鼓瑟者

樾謹按瑟當作琴上文云然而搏琴撫弦此與相應不容異文

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

樾謹按不字衍文多暇日者謂其人偷慢懈惰而不學故多暇日也今衍不字失其指矣荀子修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也不遠矣卽淮南所本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

樾謹按彊立本作務立上文名可務立功可彊成高注曰務事也然則此亦當言務立今作彊立者乃後人據文子精誠篇改之不知彼上文云名可強立功

可强成與此文本不相同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
樾謹按治字衍文本作卒勝民全此時但求民之全不當計其治不治也後人誤以全字屬下句讀故妄增治字耳楚策作社稷其庶幾乎無全字然則此全字上屬無疑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
樾謹按竭筋力以下皆申包胥之言也申包胥下當有曰吾二字而今脫之楚策曰棼冒勃蘇曰吾被堅

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是其明證

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樾謹按側室二字無義高注曰側室或作廟堂也廟堂亦無義疑淮南原文本作則尙士爭鼓之尙與上通尙士即上士也考工記桃氏爲劒弓人爲弓並有上士服之之文故此言琴亦曰上士鼓之也上文曰今劒或絕則贏文齧缺卷鋌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兩文相對此曰則上士爭鼓之猶彼曰則

貴人爭帶之也因叚尙為上而尙士二字誤合為堂字淺人因改則字為廟字高所據或本是也又因古本實是則字遂改堂字為室字而加人旁於則字之左使成側字高所據本是也皆非淮南之舊

藜藿之生蠉蠉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

樾謹按高注曰櫨屋也然則正文及注文竝當作廬漢書食貨志注曰廬田中屋也故高注訓廬為屋以為廬棟猶曰以為屋棟說山篇曰郢人有買屋棟者彼云屋棟此云廬棟其義一也因棟字從木遂幷廬字而亦誤從木作櫨櫨者柱上枅也若果是櫨字何

得以屋訓之本經篇標棣構櫨高注曰櫨柱上柎卽梁上短柱也然則高氏非不知柱上柎之義何以於此篇必變其說乎且以文義言之曰加數寸言其長也屋棟之木必取其長若櫨則短柱耳以方木爲之其形如斗故亦謂之斗拱非必長木乃可爲之何取於日加數寸者乎

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泰族

樾謹按聲然二字文不成義聲當作謦涉上文四海之內寂然無聲而誤也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謦然又稱曰孔注曰謦然自嚴整也是其義也下文故聖人

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聲然亦馨然之誤

能讀爲而

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

樾謹按旅字無義疑放字之誤廣雅釋詁放效也言天地所生者雖奚仲不能放效之雖魯般不能造作之也高注曰旅部旅也其所據本已誤

故聖人懷天氣抱地心

樾謹按文子精誠篇作懷天心抱地氣是也上文云故聖人者懷天心則此文亦當作懷天心矣懷天心之文既與文子同則下句亦當作抱地氣矣傳寫誤

耳上文故聖人者懷天心下疑亦當有抱地氣三字今闕此句文義不備

巢枝穴藏

樾謹按枝乃跂字之誤巢跂穴藏相對成義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通俗文曰高置立跂棚曰跂閣郎此跂字之義巢高故言跂穴深故言藏

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

樾謹按故立當從文子上禮篇作以立王氏念孫已訂正矣惟木水二字傳寫誤倒當作水木蓋金水木火土相生之序故本之以立父子之親也

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塡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用而財使之

樾謹按勇者當作輕者上文云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以輕重貪廉對舉其本作輕者明矣淺人不尋上下文理見有進鬬之文妄改爲勇者非其舊也又按上言四者而下言五者義亦可疑且輕與重

反貪與廉反所謂四者相反也信則與何者相反乎乃云五者相反義不可通疑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十二字淺人竄入淮南本無此句五者亦作四者與上文相應因竄入信者句遂改四爲五以合之而不悟其不可通耳

小見不達必簡

樾謹按小上當有道字因涉上句小藝破道兩道字適相連寫者止於上句道字下作二小畫以識之而遂脫去也見乃則字之誤則字闕壞止存左旁之貝因誤爲見矣達下當更有達字亦因止作二小畫而

脫去也其文本曰道小則不達達必簡文子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與此文小異而義同若如今本則不成文理矣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樾謹按天心動化本作無心動化因無字作无故誤爲天耳文子上仁篇亦作天心誤與此同而精誠篇曰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无心動化者也无字不誤可據以訂正上仁篇卽可以正淮南子矣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

樾謹按興字衍文葢卽與字之誤而衍者高誘注呂

氏春秋觀世篇引此文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是其明證文子下德篇亦無興字

乘衰而流

樾謹按衰乃等衰之衰水之從高流不必有次弟故曰乘衰而流高注訓衰爲下未得王氏引之因以衰爲衺之誤字更非矣

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

樾謹按旣云百川則不得又云不爲川川字衍文也後人因下句云不爲君子故妄增川字使字數相當耳文子上義篇正作不注海者不爲谷

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

樾謹按刎下當有其字文子上義篇作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

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

樾謹按身之重也本作身句所重也與天下句大利也一律涉上下句兩言比之而誤文子上義篇作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則輕所字不誤之字亦涉上下句而衍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鬭

樾謹按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文不成義當作乃相率爲勇而致之寇與下句相對致如致師之致寇卽謂吳人也言致死於吳也下文曰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是其義也王氏念孫改爲相率致勇而爲之寇然百姓却敵初非爲寇於義不可通矣

天地之閒無所繫戾

樾謹按繫戾當爲擊戾主術篇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是也擊戾猶拂戾也擊者轂之叚字說見荀子修身篇

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樾謹按因乃困字之誤言困於患難則造作其備也與下句犯其難則得其便一律

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

樾謹按知應無方而不窮哉句衍知字哉字應無方而不窮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三句一律皆蒙又況二字爲文因涉上文欲知高下欲知輕重欲知遠近而誤衍知字則與下二句不一律遂於句末加哉字使自爲句而文義隔絕矣

根深則本固

樾謹按根卽本也不得云根深則本固本乃末字之誤上文云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是也後人習於根本之說遂妄改爲本字失其義矣根深則末固與下句基美則上甯一律說文木部曰木上曰末然則末卽木之上也末固上甯文異而義同王氏念孫據上文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謂本當作木然則下句上字亦當作城字矣下句不言城知此句亦不言木王說非也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

樾謹按撫下脫止字本作大息而撫止之史記樂書

作師曠撫而止之韓非子十過篇作師曠撫止之論衡紀妖篇作曠撫而止之竝有止字是其證

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

樾謹按生百隙本作開百隙涉下句而誤也下文曰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是其證

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 要略

樾謹按爲字涉下句多爲之辭博爲之說而衍本作懼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與下文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一律衍一爲字則文不成義

發號施令以時教期

樾謹按期當讀爲惎宣二年左傳楚人惎之杜注曰惎敎也文選西京賦人惎之謀薛綜注曰惎敎也是惎與敎同義故曰以時敎惎

標舉終始之壇也

樾謹按高注曰壇場也然終始不當以壇場言此注未得其義壇當讀爲嬗說文女部嬗一曰傳也精神篇以不同形相嬗也高注曰嬗傳也終始之嬗即終始之傳作壇者叚字也

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樾謹按酒白二字文不成義疑本作白酒而傳寫誤

倒之周官酒正職鄭注曰昔酒今之酋久白酒然則白酒正漢時常語藝文類聚雜器部引此白作甘蓋因已倒爲酒白故臆改爲甘字一盃酒甘亦於義不安未足據也

諸子平議卷三十二終

雙流李維泰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德清俞樾

楊子太元

火魁頤水包貞 中

樾謹按諸家本皆作大魁頤溫公從王涯本作火魁頤與水包貞對文是也惟魁字義當從范望訓藏周次三吉凶之魁積次七魁而顏而元告篇神之魁也范竝曰魁藏也魁之訓藏他書所無而范注屢見必有所受之說文衣部褢袖也一曰藏也訓魁爲藏蓋讀魁爲褢魁褢竝從鬼聲故得通也說文包部包象

人裹妊是則裹與包同義故曰火裹頤水包貞漢書外戚傳晉灼注曰包藏也是裹包皆藏也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言包不言裹以其義同耳因叚魁爲裹學者但知有魁首之義而范注遂莫之從矣

拔車山淵　礥

樾謹按山疑出字之誤言拔其車而出之於淵也范望注雖亦有山字然曰民溺於世惟大位能濟之也則其所據本必作拔車出淵若作山淵則淵可言溺山不可言溺也注中山字或後人竄入非其舊耳次六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拔車出淵與將車入虛

文正相對

將其車入于巨虛

樾謹按巨字衍文也次七出險登巨或牽之牛范注曰火生土故爲巨彼巨字有注此巨字無注知所見本無巨字也因注云將車入險在於巨虛之中故後人於經文增入巨字不知注有巨字以足句耳其下云車以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虛也是可爲經文無巨字之證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亦無巨字增次七巨貞范注亦曰火生土故言巨可知七有巨象六無巨象矣且以義言之次五曰拔車出淵次

六日將其車入于虛次七日出險登巨蓋由淵而虛而巨經文固自有次第也今出淵誤作山淵入于虛誤作入于巨虛全失其義矣

閑于遽篨或寑之廬閑

樾謹按范本作蘧篨王涯宋惟幹本作蘧篨溫公從宋衷陸續本作遽篨然止字體之小異古文以聲爲主不足爲異同也惟范訓蘧篨爲不能俯者王訓籧篨爲傳舍則皆失之方言曰簟宋魏之閒或謂之籧苗其麤者謂之籧篨上文次六閑黃垺席金第王曰垺古雉字謂城也第簀也此云閑于遽篨或寑之廬

盧則非黃埃之固遽篨則非金第之安兩贊之義正相反然則遽篨當從方言訓簟矣

赤臭播關

樾謹按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象也播於遠關之外然播於遠關之外而但曰播關似爲不辭播疑當作燔或字之誤或聲同而借也干次八曰赤舌燒城此云赤臭燔關兩文相近燔猶燒也關猶城也

閑門以終虛

樾謹按終衍文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贊辭終字即涉測辭而衍

眇于謙少

樾謹按范注曰眇微也溫公同然測曰不見謙也則是以不見解眇字當爲眇能視之眇易釋文眇盲也

少持滿今盛後傾

樾謹按持疑恃字之誤惟其以滿自恃故今盛而後傾也若作持滿則與持盈同詩鳧鷖篇序曰能持盈守成國語越語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不當反以致傾危也

女不女其心子

樾謹按子猶我也女子從人者也全其心惟知有我

斯不女矣所以覆夫謂也范注曰予我也得其旨矣

又曰我謂五也則未必然溫公謂予與與同非是

殺生相午 戾

樾謹按范本作相矢然其注云矢乖也則疑矢乃失字之誤因其下云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故乖後人遂改失爲矢不知范引次五之文以說此贊射兕東南而矢西北正見乖失之意今改經作相矢改注文作矢乖也不可通矣必非范本之舊諸家本作相午違牾之與乖失義亦不甚遠耳

思登于天谷在于淵 上

樾謹按谷當作𧮫字之誤也𧮫者卻之借字古文以聲爲主卻從𧮫聲故卽以𧮫爲之廣雅釋言卻退也卻入於淵猶退入於淵也思登天而退入淵正由上無根之故今字譌作谷失其義矣

陽扶物如鑽乎堅干

樾謹按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溫公從二宋陸本然諸首辭多言陽氣者如中首曰陽氣潛萌于黃宮周首曰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礥首曰陽氣微動閑首曰陽氣閑於陰皆是也范王本作陽氣未始不可從至如與而古書通用二宋陸本作如鑽乎堅卽

而鑽乎堅也增首云日宣而殖二宋陸本亦作如溫
公於彼不從於此從之何歟
蚩蚩于于巨飴或錫之坏
樾謹按巨飴未詳何義范注曰巨聚也飴美食也溫
公曰巨以喻高大飴錫也以喻甘美其義皆似未安
巨飴疑甌瓵之借音說文瓦部甌瓵謂之瓵是也甌
從區聲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
與雨丘與區也是古音巨與區同故巨可讀爲甌至
飴之與瓵竝從台聲義更可通矣范曰未成瓦曰坏
溫公說同所求者甌瓵而或錫之以未成瓦之坏故

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坏之與甌瓿竇爲同類之物但不好耳若釋飴爲美食爲餳則與坏絕遠矣豈楊子屬辭之旨乎

四馬就括　羨

樾謹按括當讀爲廥說文广部廥芻稾之藏也軸折衡抈則車不可行故四馬反而就廥也廥從會聲括從昏聲兩聲相近話籀文作譮卽其例也詩車舝篇德音來括毛傳曰括會也括之訓會亦以聲近而義通儀禮士喪禮鬠用組鄭注曰古文鬠皆爲括尙書禹貢篇杶榦栝柏史記集解引鄭注曰柏葉松身曰

栝爾雅釋木篇則曰檜柏葉松身然則以括爲檜猶以括爲髻以栝爲檜矣

迷腹達目以道不明也 達

樾謹按范本如此溫公從之宋陸本作以不道明似於義爲長葢必達於腹而後達於目此明之以道者也今迷腹而達目則明不以道矣是謂以不道明范本誤

大圈閎閎小圈交之 交

樾謹按管子幼官篇强國爲圈弱國爲屬然則范望訓圈爲國正得其解大圈小圈猶大國小國謂小國

交於大國也王曰圈者斂羞之器溫公謂圈養畜閑也竝與交之之義未合

不禍禍僕天活我 僕

樾謹按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疑贊辭亦當作禍不禍范注曰近比於九秋氣將降禍不爲禍正釋禍不禍之義是范氏作注時經文未倒也下云故言不禍禍則後人據已倒之經文而改之

進以高明其道迂也 進

樾謹按迂大也蓋即訏之叚字爾雅釋詁訏大也字亦作盱周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王肅注曰盱大也

又或作于書大傳名曰朱于鄭注曰于大也葢于盱
訏迂竝聲近而義通禮記文王世子篇況迂其身以
善其君乎正義曰迂猶廣也大也是其義矣進以高
明故其道大范注以迂遠釋之非是

動之丘陵失澤朋

樾謹按范注曰朋類也此未得朋字之義古朋字與
崩通史記齊太公世家隰朋集解引徐廣曰朋或作
崩周易復彖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無
咎竝其證也此贊朋字當讀作崩言高以下爲基其
下無澤則丘陵不能成其高而致崩壞矣測曰動之

丘陵失下危也以失下危明失澤朋之義可知朋之當爲崩矣

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㕕

樾謹按二宋陸王本嗄作嚘溫公從范本作嗄然實以作嚘爲長葢此贊三句柔一字爲句嚘與柔韻若作嗄失其韻矣玉篇口部嚘於求切老子曰終日號而不嚘嚘氣逆也而今本老子亦皆作嗄惟傅奕本作歔尚爲近之

或飫之徒

樾謹按王曰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此說於

義未安溫公謂雖有美食不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已然按之經文亦未允協測曰食不足嘉也豈謂有美食而不能食乎徒盍塗之叚字或飫之塗即所謂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者故曰食不足嘉也列子天瑞篇食于道徒者道徒即道塗故釋文曰徒道旁也以徒爲塗正與此同

臂膊脛如爭

樾謹按王小宋本脛作胵然胵爲鳥胃於此殊非所施溫公從大宋范陸本作脛言臂大如脛不可使也然脛如乃形容之詞與下句股腳膹如一律若以脛

如爲如脛則下句䐜如當爲如䐜溫公曰䐜音嗔肉脹起也然則兩句不一律矣脛當訓直漢書楊惲傳注脛脛直貌是也脅膊脛如言其不能屈伸也爾雅釋詁頲直也禮記曲禮篇鮮魚曰脡祭鄭注曰脡直也脛與頲脡聲竝相近

丈人扶孤豎子提壺事

樾謹按王曰丈夫有扶持孤弱之事然居次七曰老夫擐車少女提壺與此贊辭義相近擐車與提壺竝實指一事言則扶孤與提壺亦當如之若謂扶持孤弱之事則虛實不倫矣孤疑弧字之誤國語晉語侏

儒扶盧韋注曰扶援也然則扶弧者援弧也孟子告子篇思援弓繳而射之是其義也丈人扶弧小子提壺弧壺對文與周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壺相似太元本準周易楊子所見周易葢與京馬鄭王本同也

懷威滿虛　毅

樾謹按范注曰虛空也雖威而消故曰滿虛然次三曰戴威滿頭句法與此同若訓虛爲空則與滿成兩義以次三之文例之殆非然也淮南子淑眞篇虛室生白高注曰虛心也葢虛訓空故亦訓孔竅淮南子

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注曰虛孔竅也訓孔竅故亦訓心矣史記吳起傳批亢擣虛猶言批其亢擣其心也管子心術篇心者智之舍也淮南子詮言篇虛者道之舍也是虛與心義相近更以本經證之斷初一曰斷心滅斧失初一曰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則刺虛與斷心同矣此云懷威滿虛猶云懷威滿心與戴威滿頭一律盛次三懷利滿胷次五何福滿肩末一字皆屬形體更可證矣

不出而穀毅于揀祿

樾謹按宋陸王本揀作棟溫公從范本作揀言剛果

所施施于擇祿而已然揀祿之文義殊未安范望注
云五為天子家性毅毅然自亢處高食祿故不田也
是范氏竝無揀擇之說尋繹其意所謂自亢者正釋
棟字之義周書作雒篇孔晁注曰重亢重棟也是棟
與亢同范氏所據本必亦作棟故以亢字釋棟字又
以處高申明之見經文所謂毅于棟祿者棟則高亢
之意祿則但知食祿之謂也若是揀字則注何以不
及而所謂自亢與處高者何指乎次五毅于棟柱卽
承此贊而言毅于棟祿處高食祿而已毅于棟柱則
處高而有楮柱之功不徒食祿也兩贊意本相承後

人不達因棟祿連文他書罕見遂妄改為揀字非范本之舊溫公從之誤也

躆戰喈喈若熊若螭 眾

樾謹按躆卽豦字說文豕部豦鬬相丮不解也從豕虍豕虎之鬬不相捨是豦之本義爲兩獸相鬬老子曰猛獸不據鹽鐵論曰虎兕相據竝卽豦字也彼從手作據此從足作躆皆古文借字耳躆戰卽以熊螭言溫公謂躆當作劇非是

其志資戚 親

樾謹按范注曰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在親

戚骨肉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此二說竝非經義初一曰其志齟齬此曰其志資戚文法正同資戚與齟齬竝雙聲字也資讀爲咨周易略例不諮于闇釋文諮本作資是其例也資戚猶咨戚訓用訓取分資戚爲二義胥失之矣

準繩不甫法

樾謹按范注曰甫始也然準繩不始甚爲不辭溫公訓爲美義亦未合甫當讀爲尃說文寸部尃布也昭三年左傳寡君使虎布之杜注曰布陳也然則準繩不尃猶言準繩不陳禮記經解篇繩墨誠陳是其義

矣

幽遇神及師夢 遇

樾謹按范注師衆也此未得其解也衆次七師孕唁之哭且瞋范曰師盲者也瞢次三師或導射范曰師爲瞽者也此贊師字亦當同之蓋所遇者神巳爲幽矣而又見夢於無目之人幽益甚也

兌人遇雨

樾謹按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又曰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虞注竝曰兌爲雨然則兌本有雨象蓋雨者水氣兌爲澤故爲雨也兌人言處川澤之人以兌人而

遇雨故測曰還自賊也范注以兇爲巫說之雖亦用易義然非楊子之旨

陽蓬其外大

樾謹按范本蓬作逢溫公從二宋陸王本作蓬宋曰蓬猶盛也其實逢亦盛也禮記儒行篇衣逢掖之衣鄭注曰逢猶大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其衣逢楊倞注曰逢大也逢訓大則亦卽與盛同義矣葢逢與豐通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其證也訓大訓盛皆豐字之義是故作逢者豐之叚字作蓬者逢之異文溫公疑逢無盛義必作其葉蓬蓬之

蓬始得訓盛是猶未達乎古訓也
雉之不祿而鷄蓋穀文
樾謹按宋陸本而下有不字葢卽而字之誤而衍者王本無而字則更非矣溫公從范本是爲得之惟未解蓋字之義方言蓋餘也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蓋廣雅釋詁亦曰蓋餘也雉之不祿而雞蓋穀言雉不祿而雞有餘穀也
子序不序永
樾謹按上序字疑衍文葢卽子字之誤而衍者王云子而不居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疑王涯

所據本正作子不序而溫公不言有異同葢寫者改從旣衍之本矣居次三長幼序子克父宋陸王本並同而范本作長幼序序誤亦類此

浚欲招寇積

樾謹按王本浚作快當從之方言逞曉恔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逞自關而西曰快然則快欲猶逞欲也逞欲故招寇矣諸家作浚乃字之誤溫公從之非是

前尸後喪沈

樾謹按尸當訓陳言前雖陳列之後終喪失也故測

曰終以貪敗也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未得其旨

爾儀而悲坎我西階內

樾謹按范注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然坎我西階甚爲不辭且既言悲不必更言憂矣范說非也坎乃次字之誤次者卽也說文垐古文作垔是次卽古音相同尙書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宥坐篇並引作勿庸以卽是次與卽通用也次我西階者卽我西階也范引婦升西階爲說是矣

睄提明 晦

樾謹按睄當從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范云睄目不明也意亦與眇同眇從目少聲睄從目肖聲少與肖竝從小聲其聲同也本或誤從日王涯以爲古宵字然宵何以從日乎殆不然矣提字之義自來莫得其解王云提明自照提明謂燭之類其說至爲鄙陋提當爲隄說文目部隄迎視也睄隄明謂眇而視明正周易眇能視之義范本明下有德字因測而誤溫公已正之

天禍以他窮

樾謹按他古字作佗說文人部佗負何也負何故有加義詩小弁篇子之佗矣傳曰佗加也字亦作拕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拕云三加之也佗拕字異義同然則天禍以他猶曰天禍以加故測曰逢不幸也范注以為不偶天禍非是王曰咎非他作亦於文義未合

車纍馬纈行可鄰也 止

樾謹按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盧注訓鄰為郄盍鄰者遴之叚字說文辵部遴行難也行難則宜止而不行故亦得訓郄此云行可

鄰也謂其行可以郄退也范注謂止於鄰里失之矣

弓善反弓惡反止

樾謹按范注云善反詩云四矢反兮言反其故處也惡反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此注非是弓善反弓惡反言弓善者亦反弓惡者亦反與下文善馬很惡馬很義正一律不曰善弓惡弓而曰弓善弓惡故與下文錯綜其辭見文法之變亦猶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之比耳善惡以弓言不以反言注以善反惡反爲說則兩反字義異矣

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成

樾謹按殆當讀爲怠詩玄鳥篇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曰徒使人精神疲殆解殆與疲殆其字竝當作怠而作殆者古字通也此贊言成之尙微而改之又改則未及其成而先已解怠矣故測曰不能自遂也王以危殆釋之非是

羈角之吾勤

樾謹按吾當讀爲牙後漢書崔駰傳注童牙謂幼小也是其義也牙吾古同聲故得通用猶騶吾之或爲騶牙矣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尹注曰吾

子謂小男小女也與此吾字義同王曰吾者吾吾然
無所歸之貌此未得其義而曲爲之說

闕也皆合二而密也成用一 元錯

樾謹按成乃咸字之誤咸用一與皆合二相對爲文
范注曰二氣協和而成一是其所據本已誤矣

親附疏割犯血

樾謹按血與疏對文則血是親近之意猶言骨肉也

疑者提之 元攡

樾謹按范注曰提猶正也然提無正義且於文亦未
合提當爲題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疑者題之

謂使之明顯也提亦從是聲故得通用耳

纖也入薉

樾謹按薉字無義當讀爲奯說文大部奯空大也玉篇大部奯空也空與孔同謂其纖細者可入乎孔穴之中也

榆漏率刻 元瑩

樾謹按范注曰榆猶寫也則榆當讀爲揄說文手部揄引也揄訓引故得訓寫作榆者叚字或字之譌也

嘖情也抽理也瑩事也照君子之道也

樾謹按上云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橫所以瑩理也明

晦所以昭事也此當云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方與上合今抽嘖誤作嘖情情字盍卽嘖字之誤而衍者於是移抽字以易下句瑩字而瑩理誤作抽理矣又移瑩字以易下句昭字而昭事誤作瑩事矣至昭字無下句可易因置之下句之首楊子原文本作抽嘖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今作昭君子之道也此昭字卽昭事之昭其致誤之由尚歷歷可指耳

爲猛 元數

樾謹按許翰曰唐人避諱書多改虎爲猛此字疑當作虎而未有本證定然范注曰金堅剛也則晉時已

作猛矣非唐人改也又按以虎爲猛楊子書固自有之養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嶽猛君子養病范注曰婦人謂四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嶽猛然則以虎爲猛亦非自唐人避諱始也若謂彼文正避唐諱而改則固不然象猛養三字爲韻若本文作虎則非韻矣故知不然也

爲大哆

樾謹按許翰曰丁宋無此一句今考范望本此句無注是范本亦無此一句也當删

辰辰未戌丑

樾謹按許曰多作辰戌丑未今從丁宋本然范注曰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戌丑之言畜也是亦以辰未戌丑爲次今作辰戌丑未寫者誤耳非范本之舊

二爲方沮

樾謹按沮與且通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郎沮也方沮當爲方且廣雅釋詁方始也莊子庚桑楚篇與物且者釋文且始也是方且竝有始義一爲規模二爲方且言規模既定始爲之也范注謂將有事而自止非是

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戴也 元文

樾謹按許昂黃伯思本均作載范注曰枝葉已成蒙覆於上皆可戴載者是范本亦作載然戴載自是兩義蒙則戴也而非載也不當并爲一談而以戴載說蒙字之義也章詧丁謂郭元亨本竝作戴戴與蒙義合自以作戴爲長

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

樾謹按膊字無義乃端之叚字膊從專聲端從耑聲兩聲相近禮記雜記篇載以輲車注云輲或作槫是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摶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

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竝專耑聲近之證膊之爲端猶槫之爲輲槫之爲揣團之爲揣也福則有膊猶云福則有端正與禍則有形文義一律

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 元挸

樾謹按斛與觸同義御覽八百三十引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廣雅釋言曰角觸也然則相斛猶相角相角猶相觸也日月歲十二會故相斛星辰不相干犯故不相觸斛與觸變文以成句耳其義一也范曰斛量也非是

輿物旁震元圖

樾謹按丁謂本輿作與是也下文云與物時行正與此句一律涉上文百卉權輿下文天地輿新故誤作輿耳

南征不利遇崩光

樾謹按章詧本作遇乎崩光宋惟幹本作遇於崩光竝非也范注曰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不利然則遇崩光謂相遇而崩毀其光若作遇乎崩光或作遇於崩光均不可通矣讀者因此篇多四字爲句故妄增之然下文曰天地人功咸酉貞亦七字句

天甸其道

樾謹按詩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官稍人注引作維禹敶之是甸與敶通古田陳同聲甸通作敶亦猶齊陳氏之爲田氏也說文攴部敶列也今經典皆以陳爲之天甸其道者天陳其道也范注曰甸之言挺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未得其義

歲寧悉而年病 元告

樾謹按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其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一歲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其三百五十四日有奇

是爲一年歲與年較多十一日弱所謂氣盈也年與歲較少十一日弱所謂朔虛也歲寧悉卽氣盈之謂年病卽朔虛之謂寧乃語詞諸本或作能能亦語詞也悉者盡也自立春至大寒而歲實始盡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尚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於是三年必置閏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范注曰一歲之數足則年安不足則病混歲年爾一之然則足與不足於何見之乎

諸子平議卷三十三

成都舒君實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德清俞樾

楊子法言一

羿逢蒙分其弓學行

樾謹按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焚文十一年左傳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魯世家作棼如爾雅釋天焚輪謂之穨釋文作棼曰本或作焚然則分之通作焚猶棼之通作焚也羿逢蒙焚其弓正與下文良舍其策般投其斧一律

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樾謹按李軌注曰言諸賢之有妙蓺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宋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彝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彝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爲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吳祕曰周孔顏子之

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處一而已羿逢蒙亘般之
蓺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衆人所能踰也今按正文
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
著作謂其依誤文爲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
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所據本作高而且
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
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人丘陵仲尼
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
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有不字
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惟吳司封本實無不字故云羿

逢蒙亘般之蓺如山川高而且大者甚眾人所能踰也音義謂俗本脫不字殆指此而言然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眾人所能踰也猶曰眾人所能踰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爲俗本者轉是古本矣

桐子之命也

樾謹按桐者侗之叚字法言序云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郎此桐子之桐序用正字經用叚字耳李注曰桐

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夫洞有通達之義故淮南子原道篇遂兮洞兮高誘注曰洞達也此乃云洞然未有所知義不可通疑注文洞字卽侗字之誤注本云桐侗也侗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葢不破經字而卽以訓詁明叚借用毛傳例也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正李注所本矣宋著作以經文桐字爲誤又譏李氏依誤文訓爲洞恐皆失之至吳司封以桐子爲太甲則不達叚借之旨務穿鑿而喜新奇宋以後說經者多此類矣

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

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樾謹按睎之則是上已有曰字而其下又有曰字明世德堂本遂將上曰字刪去然睎之則是明是楊子應語不得以爲或人問也以文義求之上曰字不當刪下曰字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睎之則是昔顏嘗睎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睎故又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古人之文往往有一人之辭而亦加曰字

以別之者若禮記檀弓篇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哀十六年左傳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論語憲問篇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皆加曰字以別更端之語此文亦猶是耳不然楊子之意自以顏睎夫子爲主至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汎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閒無曰字以別

之則顏之晞夫子正考甫之晞尹吉甫公子奚斯之
晞正考甫直是一律而論漫無主賓之辨矣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
之徒與
樾謹按君子貴遷善與參辰之不相比意不相承下
文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
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鶂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頻頻之黨與惡畫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
誤楊子蓋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晏故
曰頻頻之黨甚於鶂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

注亦以黨比游晏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意正一
貫矣至君子貴遷善乃申明惡畫之義遷善是不畫
也兩節傳寫互易而其義皆不可通今訂正如左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
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
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
利如其富如其富
樾謹按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者深疾之

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安國注云誰如管仲之仁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其以仁也如何其以仁也即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固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葢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

不必論其智也楊子以法言擬論語正在此等處吳
秘注曰如何其智如何其智非智也卽可以說論語
之如其仁矣

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

樾謹按不字衍文已當從世德堂本作也也邪古字
通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
踰也文法一律學者不達古語妄增不字又改也字
爲已字失其舊矣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李善注引此
文正作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當據以訂正

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禮記祭義篇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爲述韓勑後碑其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竝以術爲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敎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爲仲尼述業不止則爲顏淵也李宋吳本竝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 吾子

樾謹按蒼蠅當以聲言此乃與紅紫竝以色言義似可疑李注曰蒼蠅閒於白黑夫蒼蠅則何閒於白黑

引之有疑楊子原文本作蒼駹駹與蒼皆色也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本龍作駹云駹蒼色字亦通作尨文選思元賦尉尨眉而郎潛兮舊注曰尨蒼也是蒼駹同義故得連文廣雅釋器蒼青也故亦曰青駹史記匈奴傳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馬然則李注所稱閒於白黑其郎本史記爲說與[illegible]

如玉如瑩爰見丹青[illegible]

樾謹按宋龔鼎臣東原錄曰嘉祐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楊子法言後數年

乃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曰夫智
[illegible]者達天命如玉如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
軌注以就文義爾以上皆龔說今按華嚴經音義引
倉頡篇曰瑩治也爾雅釋鳥篇釋文曰瑩磨瑩也如
玉加瑩爰見丹青言屈原之拔遂猶玉加磨瑩而成
文采也說文玉部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然則楊子
此文自有所本今作如玉如瑩不可通矣當據龔說
訂正[illegible]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illegible]

樾謹按學行篇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然則德之藻矣自是美之之辭容猶用也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字亦通作庸莊子胠篋篇容成氏六韜大明篇作庸成氏是也庸亦用也足言足容謂旣足以言之又足以用之斯其言非空言乃德之藻飾也李注曰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眞恐非楊子之意今試連上文讀之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然則足言足容所謂事辭稱者正中明君子事之爲尙也上文竝未言及容儀

烏得分言容而二之乎

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

樾謹按廣雅釋詁介獨也此介字當訓獨與眾山相對爲義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

樾謹按卓亦約也莊子大宗師篇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郭象注曰卓者獨化之謂也是卓有獨義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踔與卓同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竝謂聞見宜多而所守宜少也蓋卓與約本疊韻字莊子逍遙游篇淖約

若處子文選上林賦便嬛綽約此云守之以約守之以卓亦猶淖約綽約之比變文以成辭初無異義也溫公注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强爲區別未達古人用字之法矣

熒魂曠枯糟莩曠沈 修身

樾謹按熒魂以喻輕清之氣糟莩以喻重濁之質糟者酒之滓莩者米之皮也其輕清者日以枯其重濁者日以沈斯旨矣柳宗元注以糟爲精之誤而訓莩爲目精之表殆失其旨李注曰莩孰也義亦未安

簞瓢捽茹

樾謹按捽讀爲啐禮記雜記篇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鄭注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仁以人之 問道

樾謹按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仁以人之當從此讀咸曰有仁則人必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均未達古義

佗則苓

樾謹按咸曰苓當爲蒙字之誤也然苓與蒙雖並從

艸其下絕不相似安得致誤祕曰苓苓耳也苓耳從
有其名而無聆聞之實然上文言惟聖人爲可以開
明此當從目取喻不當從耳取喻也光曰苓音聆闕
蓋以二說皆未安故闕其義今按苓當讀爲笭說文
竹部笭車笭也釋名釋車曰笭橫在車前織竹作之
孔笭笭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佗則如車笭
然所見者小矣

閉之閈然不覩牆之裏

樾謹按此卽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者上句云開之廓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也

此云閉之閑然不覩牆之裏言聖道之深也李注云不開聖卷喻無所見非楊子之意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不學牆面皆仍李注之誤

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

樾謹按宋吳二說皆未解贅虧之義溫公謂有餘曰贅不足曰虧是也惟疑不爲衍字非也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知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故曰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文義甚明亦無衍字舊說均失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

樾謹按塗當讀爲斁說文丹部雘篆下引周書惟其斁丹雘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雘是塗與斁通也說文攴部斁閉也從攴度聲讀若杜經典即以杜爲之尚書粊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斁乃擭是也斁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

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

樾謹按李注曰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是但釋膢臘二字之

義而於狐狸螻蛽未有發明咸曰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自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蛽至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蛽不過乎膢臘之候矣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蛽不言人如狐狸螻蛽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膢臘也歟若謂不過乎膢臘之候當云不膢臘矣如左傳云虞不臘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應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

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螻蟻得饜其肉如人遇膢臘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蟻不膢臘也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爲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螻蟻也自來未達此旨

如申韓如申韓

樾謹按兩言如申韓謂如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寢如其寢同義祕曰豈如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爲法皆未達楊子語意

請問之 問神

樾謹按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之益旣誤心爲之因又改問爲間以就其義溫公從之非是

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樾謹按李軌注曰手者桎梏之屬義甚淺陋咸曰手當爲干聖人雖爲紂囚然終不干其刑祕曰手持也執也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此二說亦未安旣見幽囚安得云不干其刑亦安得云終不能執也光曰手謂人所提攜指使枉已之道而隨人左右

也如此說則與羑里之問不相應矣今按手當爲午
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
也說文午部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釋
名釋天曰午仵也陰气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然則
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
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
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囚
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
乎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

樾謹按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惷知闕焉至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自來說此者皆未明曉吳說略近之宋以大衍虛一說上文易損其一謬甚矣

狄牙能喊

樾謹按李注曰喊呃物聲也然義不可通吳曰喊聲也直訓爲聲更無義矣喊者諴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詒吟卽其例也說文言部諴和也廣雅釋詁諴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戰國魏策曰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所謂狄牙能喊矣又按狄牙卽易牙猶𥳑狄漢書古今人表作𥳑逷也溫公以狄爲儀狄牙爲易牙失之

面相之辭相適

樾謹按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溫公曰之亦適也宋注非

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

樾謹按忞忞與㖧㖧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卽忞忞也李注曰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得其義矣宋吳從本義訓爲勉非是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樾謹按光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今以下文證之頗以溫公之說爲然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

樂弛則無如何是所重者在其文不在其人也下文
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
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是難不難
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艱易存乎文矣溫公所改
殆非無見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

樾謹按李注曰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
之合勢以近名也祕曰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
以近名也二注大略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
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盍勢諸三字爲句古勢力字

止作埶種蓺字亦止作埶葢本一字耳盡勢諸卽盡蓺諸蓺猶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盡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盡蓺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

𢡱語君子不出諸口

樾謹按李於𢡱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𢡱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同然義實未安𢡱字當合下語字

爲句愆語者過愆之言也過愆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言之也正得其義或宋固以愆語連讀乎

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問明）

樾謹按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聽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篇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

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涽君子不貴也

樾謹按咸曰翳塞也衝衝多也祕曰翳路言多也然上文言明哲此文宜與相應但言其多不相應矣漢

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也衝說文作衝本從童得聲此衝字即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涽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涽君子不貴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翳路爲文故從行作衝也此古人屬辭之法後世解此者希矣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樾謹按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也則增出議字矣旃疑稱字之誤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

靈場之威宐夜矣乎[illegible]

樾謹按李注曰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此未得楊子之意也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爲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涉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録之其後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爲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

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傳受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乎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誤以靈場爲鬼神壇祠斯失其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

樾謹按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蓋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爲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

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葢其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夲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葢涉上下文並言說難而衍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 寡見

樾謹按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

古者之學耕且養

樾謹按此本作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

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耆字下句用也字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邪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竝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

魯不用眞儒故也

樾謹按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孔子故也此恐非楊子之意上文曰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是楊子固以魯人爲能

用孔子矣豈有甫言其能用而又言其不能用乎且如吳說但當曰魯不用儒足矣何以言不用眞儒乎葢或人所問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此問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眞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眞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是魯穆公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

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眞儒矣觀楊子不用眞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

奔壘之車

樾謹按光曰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此未解奔字也說文夭部奔走也從夭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大學此謂一言賁事釋文曰賁本又作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下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

車僨於濟車以僨言古語然也僨通作賁叉通作奔

而學者據本字說之失其義矣

諸子平議卷三十四

成都舒君實覆校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德清俞樾

揚子法言二

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五百

樾謹按千謂千歲一謂一歲從其極疏者言之或千歲而生一聖人從其極數者言之或一歲而生一聖人故曰雖千一不可知也李軌注曰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夫聖人之生必無一歲千人之理疑李注本作一歲一人傳寫誤耳祕曰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則但從其疏者言之於義爲不備矣

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

樾謹按國語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呂氏春秋樂成篇夫開善豈易哉韋昭高誘注並曰開通也然則開跡者通跡也如魯兩生之不肯行則絕跡於漢廷矣故以孔子之歷聘諸侯為通跡也宋訓開為開布於義未安吳分開跡為二義則更失之

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

樾謹按不聽正當從宋讀作不聽政溫公亦云正與政同也噫當作意意者吾於觀庸邪七字為句邪乃

語詞蓋託爲孔子之言若曰意者吾將於此觀彼庸
庸者邪故又曰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楊子書每
以庸爲庸衆之稱問明篇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又
曰如庸行翳路宋吳竝以庸愚釋之此文庸字亦當
與同因叚噫爲意說者遂不得其解宋吳本又增雖
字於噫字之上於義益不可通矣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

樾謹按如讀爲而古字通用故李注曰有時而盡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

樾謹按地疑也字之誤下文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

占天但言天不言地可證地字之誤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樾謹按晷者日景也古人以土圭致日景以定南北易通卦驗所謂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也故楊子卽借晷爲推測之義言君德隆盛則當晷之於星以驗德之至與不至星象隆盛則當晷之以德以驗星之應與不應也吳訓晷爲規本之釋名意葢近之惜所說不了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義殊未安光曰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夫星崇何以壞德此說甚不可通且正文但言晷星

晷德亦不得強爲區別也

月未望則載魄於西

樾謹按李注曰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此古義也咸曰按周書召誥惟丙午朏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曰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卽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於西今未望亦言魄葢字之誤溫公從其說故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今以古義求之則宋說非也康誥篇釋文引

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是朏卽魄矣說文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是言之魄者霸之叚字壁中古文本作霸後人因經傳相承作魂魄字遂誤以魄爲月質而有死霸朔生霸望之說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則成魄白虎通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之說皆不合矣是故康誥之惟三月載生魄實卽洛誥之越若來惟三月丙午朏說詳羣經平議此文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始終皆以魄言足徵僞孔傳之誤而宋咸輒生異說溫公亦爲

之惑信古義之久湮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

樾謹按聆聽疊用無義故宋吳本改作聆德溫公從之然其注曰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則雖從作德之本而仍不及德字之義若然德字爲贅設矣宋吳之本殆不可從今按聆當作泠泠與清本雙聲字文選風賦曰清清泠泠蓋聲近者義亦相同泠聽前世清視在下泠亦清也揚子正以泠聽與清視相對爲文後人不達因其與聽連文改泠爲聆又因聆聽不宜疊用而改聽爲德愈改而愈失其

眞矣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先知

樾謹按管子四時篇曰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是以周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㫖以春三月言也又稱先庚三日後庚三日㫖以秋之日言也揚子此文獨稱先甲則專以春言耳其三日一日皆行事之節如冠禮前期三日筮賓此先三日之例也子生三日卜士負之此後三日之例也祭禮前期一日視濯視牲此先一日之

例也鄉射禮明日有息司正之事此後一日之例也說互見羣經平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卽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耳舊說皆未得

死者逋

樾謹按既死矣又何逋之有祕曰見死者遁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皆就生者言亦曲爲之說耳逋乃膊之叚字膊從尃聲尃從甫聲逋亦從甫聲故得通用說文肉部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方言膊暴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然則死者膊猶言暴露也正與上文死者

葬相對

或問民所勤

樾謹按僖二年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釋文曰麋氏音覲集韵去聲二十二稕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覲雨麋氏此文勤字當從彼讀音義無音失之

吾見玄駒之步

樾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字亦作⿰馬步玉篇馬部⿰馬步盆故切習馬此云玄駒之步葢因螘有駒名故借用步馬之義正古人屬辭之密吳注但曰步行也未得其旨

雷不一風不再

樾謹按李解上句曰三令五申解下句曰制無二也甚得楊子之旨惜其說下句未了耳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淸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是一時有一時之風風不再謂不竝至也王者法之故號令亦無錯出矣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然則一與再何必異其文乎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樾謹按宋吳本樂下有天字然於義殊不合疑天乃夫字之誤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其旨亦與李本不殊因夫字誤作天字吳遂依誤本爲說鑿矣宜溫公不之從也

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

樾謹按李注曰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然正文並無不運籌策之說光曰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然正文亦無無財之說是二說皆以意增益非楊子意也算疑篹字之誤方言曰凡取物而逆謂之篹爲國者必先迪其法而後望其效今不迪其法

而卽望其效猶之乎逆而取之矣故曰譬諸篡乎論語陽貨篇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亦以人事爲喻正與此同法言固擬論語而作也

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重黎

樾謹按應難二字衍文也此本云蓋哉蓋哉未幾也李注曰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是應難之文乃李氏解再言蓋哉之意猶言應之難也正文卽涉注而衍耳

迄始皇三載而咸

樾謹按始皇二十六年始幷天下始稱皇帝而此言

三載於義可疑祕曰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此亦曲說矣今按重黎一篇多楊子之微言李注上文黃帝終始章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何明言眞僞之分也然則揚子之文固有深意矣夫始皇以二十六年并天下當時無不知之乃云始皇三載者故爲悠謬之辭以寓意也按漢書元始五年平帝崩莽稱攝皇帝改明年爲居攝元年至居攝三年十一月戊辰遂卽眞天子位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始建國

元年然則所謂始皇三載者其文則指始皇其意則在新莽以居攝三年當始皇之二十六年使其文若謬誤者而其旨微其辭曲矣學者拘文牽義烏足以語此哉又按咸者戔之叚字說文戈部戔絕也讀若咸經傳卽以咸爲之尙書君奭篇咸劉厥敵周書世俘篇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咸皆戔之叚字也迄始皇三載而咸謂至始皇三載而絕也李注云皆屬秦也訓咸爲皆失之

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

樾謹按此論秦楚而秦楚初無子弟欲喪之事揚子

是言豈虛設乎葢爲王莽發也莽子宇非莽隔絕衛
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婦兄呂寛議其故使
寛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其
後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自殺
莽有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不知厭足窺欲非望之
語事在天鳳五年亦揚子所及見也然則所謂子弟
且欲喪之殆以是而發乎至地皇二年太子臨與莽
妻侍者通恐事泄謀共殺莽此則非揚子所及見然
其言愈信而有徵矣重黎一篇雖論古人實寓時事
上文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

人曼云此刺莽之以符命自立也下文論韓信黥布
云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亦刺莽始以誅淳于長及
徹去定陶太后坐獲忠直名而後乃躬爲大逆也孟
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讀揚子書宜論其世矣

如矯世則葛溝尙矣

樾謹按葛溝未詳何義李注曰古者未知喪送之禮
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然裹尸何必以葛亦似曲
說也葛疑楬之叚字周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
令埋而置楬焉楬溝言棄尸於溝而置楬其上較之

倮葬爲更疏略矣

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淵騫

樾謹按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古本揚發揚也是李本無巽字盧氏弨弓云李本巽作翼不知翼者即涉上句附鳳翼而誤衍溫公但云揚發揚也不及翼字之義是其所據本無巽字亦非別有他字也今各本皆作巽以揚之葢據宋吳本加非李本之舊

起臨洮擊遼水

樾謹按擊字無義疑繫字之誤爾雅釋詁繫盡也言起臨洮而盡遼水也史記作起臨洮至遼東至即有

盡義

力不足而死有餘

樾謹按力者功也周官司勳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爲秦築長城無救於秦之亡以論功則不足以致死則有餘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餘宋吳本死作屍誤也溫公從之非是

忠不足相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相省視也從目從木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是相與觀義近忠不足相也猶曰忠不足觀也不曰觀而曰相子雲好爲艱深之辭故耳

李注訓相爲助將使誰助之乎失揚旨矣

賨蛛蝥之靡也

樾謹按李注曰若蜘蛛之蟲小巧耳然下文曰賨壯士之靡也賨刺客之靡也豈亦小巧之謂乎祕曰靡披靡而死也光曰謂靡爛也義皆未安靡與爲古音相近故廣雅釋詁曰靡爲也蛛蝥之靡卽蛛蝥之爲猶曰是乃蛛蝥之所爲耳下文兩靡字義同

曼面爲姊

樾謹按曼當讀爲鏝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木部杇所以涂也是鏝者所以塗之具故塗卽可謂之鏝

鏝面者塗面也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此說得之祕曰曼無也使他人無所識認則不可通矣

折節周昌汲黯

樾謹按以周昌汲黯而謂之折節義不可通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資彊直而乃能降其折節可尚矣斯亦曲爲之說非揚子意也折疑抗字之誤言其能抗節而不撓也隸書亢字或作亣華山碑禮與岱亣是也凡從亢之字亦或作亣劉寬碑伉浮雲之志伉卽伉字殽阬神祠碑於是殽阬以爲之賓阬卽阬字竝其證也此文抗

字從隸體作扸形與折似因誤爲折吳氏曲爲之說謬矣

滕灌樊酈曰俠介

樾謹按俠與夾通尙書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此卽揚子所本一切經音義十二引倉頡曰夾輔也爾雅釋詁曰介助也夾介猶言輔助說詳羣經平議李注曰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得其義矣吳說非

叔孫通曰槧人也

樾謹按李注謂見事敏疾未詳其義據五百篇揚子以魯兩生爲大臣則其不滿於叔孫通也甚矣不當

如李氏說也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襍著漢儀
僩牘之人也槧猶牘也此說亦殊未安槧疑當爲鏩
大元上初一挫厥鏩鏩溫公解爲挫其銳進躁急之
志叔孫通不知禮樂百年而後興而急欲爲之豈非
所謂鏩鏩者乎故揚子以爲鏩人鏩字依說文本作
鏨茲作槧者或亦如鎜之與槃古本一字耳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樾謹按咸曰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
世已漸幷之矣故至漢世但可三千而已此說殊謬
古之建國蕩然無存安得云可三千乎祕曰周一千

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葢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此亦曲爲之說非揚意也今按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四年授諸侯茅土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是合諸侯與附城凡三千六百國血國三千依莽制言之舉成數耳揚子此文葢亦有譏焉是時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楊子因或問貨殖而應之曰蚊又復爲此言若謂彼貨殖者亦猶蚊之爲蟲食人之血以生耳今天下建國三千彼得國者亦將血之以自肥也乃使

之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邪句末也字當讀爲邪揚子書多有此文法學行篇衆人所能踰也其樂可量也竝以也爲邪說已見前矣上文已有曰字而此復有曰字乃更端之語溫公謂衍字非也說此文者皆不達血國三千之義故不得其解

陳平之無悟

樾謹按李注曰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疑其所據本作無牾說文午部牾逆也故注曰外無違牾若是悟字則違悟之文不相屬矣後人多見悟少見牾因改牾爲悟宋吳本又因悟字無義易以悟字而訓爲謬悟

愈失其眞溫公反謂悟與忤同而從之其失甚矣

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

樾謹按征乃鉦字之誤詩采芑篇鉦人伐鼓傳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是鉦鼓相對爲文鼓之以道德鉦之以仁義猶言以道德動之仁義靜之耳今誤作征殊失其義

應諧似優

樾謹按李注曰似倡優此說非也下文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哲也直也隱也皆美名不應首句言似倡優也且似倡優矣尚何名過其實之有與問

意亦不相應也此優字乃優游之義論語憲問篇皇侃疏曰優猶寬閑也左氏春秋序優而柔之正義曰優柔俱訓爲安寬舒之意也皆可說此優字之義

或問航不槳衡不薺有諸 君子

樾謹按李注曰樓航不挹槳衡車不載薺然薺有三說文艸部薺蒺藜也此一薺也詩谷風篇其甘如薺釋文曰薺菜也又一薺也禮記月令靡草死鄭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又一薺也此所謂薺何薺乎且草類亦多矣何獨言薺乎薺當爲齏周官醢人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鄭注曰齊當爲齏凡醯醬所和

緇切爲韲然則航不槳衝不韲謂樓航不可挹酒槳衝車不可盛齏醢也槳與韲以類相從作薺者叚字耳以本字讀之則不倫矣

玩而廉

樾謹按上句柔而堅堅與柔對則此句必廉與玩對祕曰玩猶珍也廉棱也珍玩與廉棱則不對矣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如溫公說則當改玩而廉謂廉而不玩矣殆亦未得也葢溫公雖知玩爲刓之叚字而未得其義凡物刓之則圜楚辭懷沙篇刓方以爲圜兮是也故史記酈生陸賈傳刻印刓而不

能授集解引孟康曰刓刓斷無復廉鍔也然則刓而廉正與刓斷無廉鍔相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鈍耆利無恥者如淳曰頑鈍謂無廉隅也孟子萬章篇曰頑夫廉頑與廉對足證此文之義以物言之爲刓而廉以人言之爲頑而廉矣

隊乎其不可形也

樾謹按宋訓隊爲衆未知何據祕曰隊乎猶言垂之如隊溫公從之然玉之德多矣何獨以下之如隊言之乎說文心部⿰忄㒸深也隊疑⿰忄㒸之叚字或學者多見隊少見⿰忄㒸而改之也惟其深故不可得而形矣

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樾謹按說文木部果木實也木實謂之果故果與實同義淮南子道應篇高誘注曰果誠也誠卽實也傳書之不果言傳記之書多失實也宋吳說果字皆未得其義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樾謹按焉德爾當作焉得爾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正釋焉得爾之義因涉上文德故爾而誤耳

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 孝至

樾謹按世德堂本無兩乎字然觀宋咸注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是宋所據本亦無兩乎字不然則豈不知其爲疑問之辭而顧疑其脫非字乎

是以祭不賓

樾謹按以儀禮言之則祭必有賓揚子此言非古制矣祭疑齊字之誤上文曰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此云是以齊不賓義正相應謂方齊之時不接見賓客也齊誤作祭

義不可通宋吳之解與禮不合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則曲爲之說矣

或曰何以處僞

樾謹按物居其所謂之處使物各得其所亦謂之處魯語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是其義也故處卽有審察之義文十八年左傳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漢書谷永傳臣愚不能處也淮南子主術篇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其義竝同何以處僞謂何以辨別其僞也下文揚子應之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觀人者審其

作輟而已矣是告之以審察之道故知此處字非居處之謂也祕曰何以居僞失之矣

知情天地形不測

樾謹按光曰知與智同是也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並誤讀知字矣知情天地形不測與上文德誥頑嚚讓萬國相對爲文天地不能匿其情是謂情天地不測者無所隱其形是謂形不測舊說皆失之

不亦享乎

樾謹按享字無義乃厚字之誤隸書厚字或作厚婁

壽碑高位厚祿是也亦或作庳度尚碑惠以庳下是也厚庳二形均與隸書享字作享者相似因誤爲享耳此言單于來臣禮之太厚也自來皆依誤本作注祕曰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增益其文殊非本義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亦爲迂曲

周公以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樾謹按王莽居攝三年劉歆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稱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

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錯之功然則伊尹周公者莽居攝以前所以自比者也至始建國元年莽曰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則不自以爲伊尹周公而以爲虞舜矣揚子仍以伊尹周公待之恭不許其爲虞舜也揚子此言與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箋同意箋曰昔伊尹有莘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是亦以伊周比之也末云令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是

亦不許其爲虞舜也此皆古人之微辭後人鮮或能喻矣或疑揚子既不詔莽何必爲此言溫公釋之曰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刼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溫公之諭亦屬膚淺揚子特著此文葢有微意矣法言一書終以孝至是篇論唐虞成周而終之以漢上文曰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又曰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下文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終之曰唐矣夫葢以漢德上媲唐堯也中閒特著此文以見漢祚中絕之由

且上言允懷見民心之思漢也下言中天見漢祚之方半也若無此文則前後文之微意皆不見矣故依揚子之文觀之自唐虞成周而漢漢絕於新新復爲漢歷歷可數至誠前知揚子之謂矣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敎之

樾謹按後漢書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揚子之言至是驗矣上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其信然乎

陳施于意序

樾謹按意漢書作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溫公
不言諸本有異同是其所據本皆作意然祕曰然陳
施之動成萬法則吳司封本固作億也

幽宏横廣

樾謹按宋吳及溫公本均作横度當從之廣即度字
之誤耳惟横度之義宋吳皆未得横與光同書堯典
光被四表後漢書馮異傳作横被四表是也度與宅
同堯典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五流有度禹貢三
危旣宅夏本紀作三危旣度是也然則横度即光宅
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此卽揚子所

本

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樾謹按舊讀皆於齊字絕句非也詩載馳篇毛傳曰進取一概之義正義曰一概者一端然則此云一概諸聖不可通也疑當於一字絕句淮南子脩務篇故立天子以齊一之是齊一連文之證惟其參差不齊一故必概諸聖也學行篇序曰訓諸理五百篇序曰經諸範此云概諸聖句法正同

諸子平議卷三十五

雙流李維泰覆校